

茶花女

茶 花 女

世界文學名著 茶花女

小仲馬原著  
徐懋慈譯述

我覺得開始描寫人物以前，應對人物先有深刻的觀察，宛如要能運用一種文字，應先精通那種文字一樣。我現在尚未到寫作的年歲，單說說故事，也足以自豪了。

但我希望讀者相信這並非是個杜造的故事，因為書中的人物，除了女主角以外，還都健在着。

而且，這本書裏所收集的事跡，如果有人懷疑，那末可到巴黎去找到證人，不過爲了某種特殊的原因，只有我個人可以寫出來，因爲我知道他們的底蘊，否則這個故事也就不算完全了。

關於事實的經過，據我所知道是這樣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那一天，我在拉斐達路，看見一張拍賣傢具古董的黃色大廣告。至於拍賣那個物主死後的遺物，廣告上倒沒有說出，單是說拍賣的地點是亨特路九號。時間是本月十六日正午到午後五時。

此外還有一件附告，三十四兩天，任人先期參觀那座住宅和傢具。

我素向愛好古董，怎能失去機會，縱使自己不買，也可以享受一點眼福。

翌日，我就上亨特路九號去。

時間雖然還早，可是裏面却擠滿了男女顧客，尤其一般女子，她們自己穿着天鵝絨的衣服，圍着毛絨的披肩，門外還停着華麗的篷車，然而她們對於眼前的豪華富麗，也不禁表示驚訝和羨慕。

我不久就明白了他們所以驚訝和羨慕的理由了。因爲我已小心考察過，這原是一家妓院的住屋。妓院是一般善交際的

女子最關心的。(這般就是交際界的女子)因為妓女的生活和她們有些類似;平時進出,總是以重代步,在大戲院裏,各有包廂;大家又都住在毗鄰,在巴黎的街道上,同樣賣弄她們的風情,表演她們的誘惑。

這所房子裏的姑娘已去世了;所以連最規矩的女子也敢進她的臥室,死亡濼淨了這穢濁的空氣,事實上,她們要是託詞,也不乏藉口,她們儘可說是爲了拍賣而來,並不明白物主是誰,因為她們見了廣告,就想來看看廣告上所說的東西,預先選定了幾種,說來倒是言正名順,可是一見了這許多珍貴的傢具,不禁要探詢死者生活上的遺跡和這個奇聞,她們是急欲所知的。可惜這種祕密和死者俱滅,無論她們怎麼探詢,除了能看出死者身後出賣的東西以外,再也看不出她生前的蛛絲馬跡了。

說到可買的東西,正是琳瑯滿目,傢具的陳設,儘是華貴富麗,紅木的椅桌,中國的瓷器,薩克斯的彫像,綢緞,上等的紗絨,可說美不勝收。

我跟着一般好奇的閨女隨意漫步,她們進了一間懸掛波斯花錦的房裏;當我跟着她們走進去時,她們一忽兒便帶笑地出來了,從她們的表情看來,似乎覺得自己的好奇心是一種羞恥,而我呢,倒反想進去看個究竟,原來這是個梳妝室,裏面陳列着各式的梳妝用具,從這裏可以想像到死者生前的窮奢極慾。

靠近牆邊的一張桌子,長約六呎,廣約三呎,上面陳設者奧古克和阿蒂歐的所有珠寶,綢得閃爍奪目,非常講究,在成千的件數中,後有一件不是金質或銀質的,這大概是逐漸積成的,決不是愛好者個人的力量所能購辦。

我呢,倒不認爲賞鑑一個青樓姑娘的梳妝室是可恥的,在悉心賞鑑之餘,發現了一件彫鏤的物品上,鐫着許多縮寫的人名和不同的標誌。

我挨次看去,在每件東西上面,都可聯想到她的失身的醜事,心裏暗想着仁愛的上帝,不讓她花殘葉落,受人冷眼,而死於青春榮華之中,亦足聊以自慰了。

世上還有什麼比老年人受的罪更悲慘呢,尤其是女人,年紀一老,一點尊嚴都沒有了,且不過悔恨從前的墮落,誤入歧途,

浪費金錢。這可謂慘苦之極了。我會認識一個女人，她年輕時過着浪漫的生活，現在一切那烟消雲散，只剩得一個女兒，算爲她年青時代的惟一產物。這女孩生得跟她母親一樣漂亮，真可憐，她的母親從未對她說過一聲：「你是我的女兒。」只是叫她供養她的老境，像老女人年青時供養自己一樣。這可憐的女兒名叫路易慈，她服從母親的叮囑，犧牲了自己的色相，既非出於自願，亦非出於情慾，更非出於享樂，不過當這種是職業，正和其他的職業一樣。

長時間的墮落生活——尤其是早熟的墮落——加上多愁善病的身體，完全消失了她的辨別善惡的智慧，說不定上帝曾經賦與她這種智慧，但從未有入想到去啓發她。

我永遠記得這個年輕的姑娘，她差不多每天有一定時經過大街。她的母親很關心地伴着她，彷彿像真的母親一樣。那時候我年事尚初，却已慣見當時放恣的道德，我還記得每次見了這可咒詛的監視，就會引起我的鄙夷和厭惡。至於女孩臉上的表情，却純潔得匪可言喻，她的一幅天真和忍耐的表情，彷彿是基督爲世人犧牲的神像。

一天，這小姑娘的臉色開朗了。在她的母親的鞭笞之下，過着墮落的生活，上帝好似給她一點恩惠。真的，上帝爲什麼竟使她一無幫助，而擔當愁苦生活的重累呢？又有一天，她發現自己懷孕，她的靈魂彷彿有了寄託的地方。路易慈連忙將這好消息告訴母親，說起來也可恨——可是我們並非在造風流的趣史，而在說述一個真的事實，要是我們冤枉了人家，那還是不說爲是——說起來也可恨，路易慈的母親說她有了二個孩子，墮落已感到相當困難，何況又來第三個呢？她說孩子是無需，而且生產是費時間的。

第二天，來了一個產婆，不用說，這產婆自然是她母親的朋友了。路易慈經她看過之後，便在床上睡了幾天，等到再起來時，臉色變得更慘白，身體變得更瘦削了。

三個月以後，有人憐惜這女孩子，要設法醫好她的病，恢復她的精神，然而小產的刺激，始終過於強烈，結果不免一死。而她的母親却仍活着，她怎樣活下去，只有天知道。

在我瀏覽這些金銀器具時，使我回憶到這件故事，時間隨着我的沉思溜去了一大段。當我走進房間時，只剩得我和守門

入了，他站在門口，帶注意地監視我，看我是否在偷竊。

我索性挨近他的身邊，免得他替我就心。

我問他：「先生，你能告訴我這屋子裏的主人的姓名嗎？」

「麥格麗脫·古基耶女士。」

我知道她的芳名，而且曾經見過她。

「怎麼？」我又問看守的人說：「怎麼她死了？」

「是先生。」

「什麼時候死的？」

「我想大約有三星期了。」

「那末，爲什麼讓人家來參觀她的住宅呢？」

「一般債主想了這個辦法，可以使人樂於購買。人們對於這些什物，預先有了個印象，然後才容易脫手。」

「難道她還負債嗎？」

「喔，先生，她是債台高築呢！」

「拍賣下的錢够抵償嗎？」

「還有得多。」

「那末，多下來的錢該給誰呢？」

「就給她家裏。」

「難道她也有家？」

「好像是有的吧。」

「多謝你的指教，先生。」

守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辭出。

我在途上自言自語道：「可憐的女人，她死時必定很慘吧，因為她所有往來的人，只有在健康的才是朋友，等到害了病，誰去看她呢？」於是我對麥格麗脫、古基耶的命運，不禁使我憐憫起來。

在別人看來，或許當這件事可笑，但我對於這類娼妓，却抱着深刻的同情。不過也不願討論同情的理由。

一天當我正在縣政府裏領取護照時，看見鄰街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跑。我不明白她犯了什麼罪，只見她哭得很傷心，同時掙着向一個初生的嬰孩接吻。她的被捕硬拆散了他們母子，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敢藐視女人了。

## 拍賣日定於十六日舉行。

在參觀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着一天空閒，爲的是好把陳設的那些窗簾、壁畫之類的東西，有時間撤下。

這時我正從遠處回來，一般久別重逢的朋友，在報告各種新聞時，並不向我提到她的死亡的消息，這也很尋常的事。因爲麥格麗脫雖然生前漂亮，而死後却很寂寞，正像太陽的沒落和高升一樣，少人注意。如果女人死時年青，尚引得若干情人的留戀，因爲在巴黎一個聲名大的女人，她的愛人們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可以交換交換感想。而今他們對於麥格麗脫，既沒有一點印象，自然也更引不出他們一點眼淚。

在這個時代裏，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他們的眼淚是成爲稀有的寶物，不肯浪費一滴的了。只有父母，他們曾經爲幼兒洒過淚的，始有資格換得他們的眼淚。

至於我在麥格麗脫的任何物品上，雖沒有刻上名字，可是憑我的同情和憐憫，使我懷念到她的死亡惋惜，這也許太過分吧。

記得我常在雪沙利色的叢林裏遇見她，每天必坐在她的嬌小的藍漆篷車裏，由兩匹健壯而帶栗色的馬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的絕色的丰姿，優美的態度，真是動人可愛，非書樓中其他的女子所能及其萬一。

那些可憐的女子，出門時總有人伴着。男子們不願陪着她們，因而引人注目。可是她們又怕孤寂，所以身邊常拖着幾個境况困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或者一些歡喜講漂亮的老婦人作爲伴侶。旁人見了，也就一目了然，不用再打聽姑娘們的身世了。然而，麥格麗脫却不願這樣。她常一個子到雪沙利色去。冬天圍着重裘，夏日披着極樸素的衣服，獨自深坐車子裏面。當她閒步時，常遇見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種微笑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個有公爵夫人地位的人，才有這種笑法。她不在圓場到雪沙利色的道上來往徘徊，她的兩匹馬一直拉她進入樹林。那兒她下了車，散了約摸一小時的步，然後再趕着馬兒回家。

我從前目擊的景象，如今又使我重新回憶起來。我惋惜她的死，好似人家惋惜一件藝術品被毀壞一樣。

世間任何美物沒有再比麥格麗脫更美的了。她的身材雖然略嫌瘦長，但她富有藝術的天才，可用裝飾品來彌補這天然的缺陷。她的披肩長及脚跟，兩旁飄飄着綉花的衣襟，厚的皮袖，緊貼她的胸前，旁邊現出褶紋，安排得非常美妙。任你有些挑剔的眼睛，再也找不出批評的話來。

尤其是她的頭臉，生得那麼地媚人。生得嬌小玲瓏，正像光賽所說，她母親好像故意造成她這樣小巧的。

你可試一下，在描摹不出的鵝蛋臉上，點上兩顆黑眼珠，上面畫着兩彎純淨的眉毛，遮着一層長長的睫毛，在低垂時有一陣輕微的陰影。玫瑰色的兩頰上，再添上一個清秀靈活而又筆直的鼻子，高聳着像一種肉感的強烈表現。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在柔唇啓開處，淺露着乳色的白齒，然後添上天鵝絨樣的膩膚，一張未經人接觸過的桃色的臉頰。這樣的描摹，你就能獲得美人的輪廓了。

黑玉般的頭髮，飄蕩着成了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兩份，腦後露出兩耳的下尖尖端，各閃耀着鑽環。其價值當在五千元以上。



麥格麗脫過着那麼熱情的生活，然而留在臉上的表情，却如此純貞幼稚。關於這問題，我只能敘述，但不敢研究。韋達拉會替她畫過像。世間也只有他的筆才能傳神。這幅畫像，在她死後，我還保存着，像這種驚人的藝術，實使我難以忘却。

在這一章裏還有一些細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隨手將它記下來，免得說到故事時，又得回頭追記。

麥格麗脫在生前，每遇着演什麼劇本，第一次她總是到的。天天晚上，她只是在戲院裏消磨光陰。任何時候，只要有新劇本上演，都可以遇見她。同時有三件東西，可永遠在她坐上發現：一副遠視鏡，一袋糖菓和一束茶花。

一個月當中，有二十五天，她執着白的茶花，其餘五天是執着紅的。誰也不能解釋她所以改換的理由，我也只能提提而已。她的朋友和常到她所出入的戲院的人，都留心這件事。

除了茶花以外，她並不戴別的花，所以賣花給她的女人，就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她茶花女。這個名字就是這樣傳下來的。

我知道麥格麗脫在巴黎城中，像某種社會裏面活動的人一樣，會作過最漂亮青年的愛人。她自己也曾公佈過，他們也以此誇耀，彷彿彼此之間，頗為愜意。

據說三年以來，她從巴邱旅行回來之後，曾和一個外國老公爵同居。這位老人家極富有，盡力想矯正她的既往的生活，她也感到很滿意。

我聽說這件事是這樣的：

一八四二年的春天，麥格麗脫被病魔所纏，依照醫生的囑咐，到有礦泉的地方去調查。因此她就到了巴邱城。

這位公爵的女兒，也在同一醫院內養病，她不但跟麥格麗脫患着同樣的病，而且面貌也相像，外間的人都誤認她是姊妹。這時公爵女兒的肺病已到了第三期，當麥格麗脫到了不多幾天，她就死了。

公爵因欲見他女兒的墓地，所以便留居巴邱。一日清晨，偶兒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麥格麗脫。他好似見了自己愛女的麗影，便一直向她走去，冒昧地握住她的雙手，擁抱嗚咽，連她是誰都不問，就要求她許他常常來往，並願將愛已死女兒的

情感移愛到她身上。

麥格麗脫在巴邱只有一個女僕。她猜想跟這老年人往返，是無須避嫌疑的，因此就答應他的要求。

有幾個認識麥格麗脫的人，把她的身世報告給公爵。公爵聽了，受了嚴重的打擊，因為他覺得在某一點上，她却並不像他自己的女兒。可是曉得已經太遲了，他的心裏已少不了她。他在傷感之餘，還能繼續活下去，倒要全賴她了。

他沒有責罵她，而且也沒有責罵她的權利。只是徵求她的同意，跟她商量改變生活的方式。至於因此而蒙的損失，他却情願補償。她於是也答應了。

我們要知道，這時麥格麗脫的病很是沉重。過去的多愁善感，也許是得病主因。她養成了一種迷信的心理，希望上帝許她懺悔，並恢復她的健康和美觀。

夏靈秋來，由於泉水的治療，長睡的靜養，和適度的運動，她可說完全恢復了健康。

於是公爵伴着麥格麗脫回到巴黎，和在巴邱一樣，時常去看她。

他倆的結合，動機究在何處，誰也不知道。可是沒有人不注意。從前以財富著名的公爵，現在變成浪費著名了。大家都認為這老頭兒愛上了年輕的姑娘，是老年人的常例。他們雖然這樣猜想，但却不切合事實。

其實，這位老公爵對於麥格麗脫的感情，完全是純潔的。除了要求兩心的契合以外，其他的念頭，好似全是卑鄙污穢。他從沒有對她胡言過，所說的話都是像父親對女兒說的一樣。

我呢，除了老老實實報告事實以外，也不想作分外的加添。她跟公爵的約言，在巴邱養病期中，自然不難遵守。可是一旦到了巴黎，過慣歌台舞榭的她，要實行杜門謝客，單與公爵這人往返，未免要使她悶悶不樂。因此舊的回憶，常擁上她的心頭。

而況，麥格麗脫旅行歸來，比往日更為艷麗，兼以年華雙十，病體雖愈，而野性未脫。她的熱烈的慾望，和肺病互為因果，越加狂盛起來。

一般公爵的朋友，一向就認為她倆的關係有些曖昧。所以常在暗中考察她的行動，告訴公爵，說她算準公爵不去的日子。

在接待別的客人並且留宿，公爵聽了，感到非常痛苦。

公爵盤問她時，她却完全承認，同時還坦白地告訴他，以後勿必再關心她，因為她自信不能再堅守前約，不願受人之惠，而欺騙其人。

公爵的惟一辦法，是在一星期中不去看她。可是到了第八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只好上門請求她仍舊和他往來，常常見面，一切完全聽她自由，即使他痛苦到死，也不出一句怨言。

這就是一八四二年年底麥格麗脫回到巴黎後的三個月的事情。

### 三

十六日下午一點鐘，我到了亨特路。

在門外的遠處，我就聽得拍賣商的叫喊聲，屋子裏擠滿了人。

在繁華社會裏墮落的主角，現在都到了場，他們趁這機會可以偷看大戶人家的貴婦人，這些貴婦人也借來看拍賣的名義，希望可以接近那些姑娘們，因為她們平日和那些姑娘沒有接觸的機會，心裏却很羨慕她們的自由享樂。F公爵夫人的手臂，纏着著名艷麗的A姑娘；T侯爵夫人和風流成名的D太太，在爭購一件傢具；Y公爵總是準備毀家，去度放蕩生活——而事實上他的收入是化不完的——他一邊陪着健談的M夫人胡扯，一邊又瞟着常喜在雪沙利色道上騎馬的N夫人，迭送秋波。還有以為聰明致富的R女士，不論天氣怎樣，她總得上這兒來買點東西。

其他在場的人們，我也可以指出他們的名字，為避免讀着的厭倦，姑且從略。我們要知道在場的大眾，都像發狂似地，說不定有若干太太們，本來是認識死者的，現在都裝出記不清楚的模樣。

人們高聲談笑着，拍賣商的叫喊聲，可以震碎腦袋。站滿在拍賣檯前的商人，只是要求大家靜一點，好讓他們結果始終無用，像這樣嘈雜的會場真是少見的。

我在一片喧嘩聲中溜了進去。一想到那個可憐的姑娘，死在隔壁的房間裏，不禁心傷淚落。與其說我來買，是來看熱鬧的。我看見每當商人們售出一件東西，價格超過他們預料的數目時，他們臉上總露出了快樂的神情。君子，居然在妓女身上運用市偷手段，賺了雙倍的錢回去。他們向她索債，一直把她逼死。現在她死了，他們都來收取可恥的利貸。古人拿商人和強盜作比喻實在有道理。

衣服、珠寶、毛織品。這許多東西都很快地賣完了。可是沒有一件東西是我所要買的。我只是靜待着。

突然間，我聽得一陣叫喊聲。這是一本精裝金邊的書，書名叫作漫郎、櫛質、戈。第一頁上面寫着一點東西。售價十個法郎。停了一會兒，一個聲音說：「十二個法郎。」

我說：「十五個法郎。」

我爲什麼要買，簡直連自己也不知道。大約就是爲了上面寫着的一點東西吧。

「十五個法郎。」拍賣商重新說了一遍。

「三十個。」第一個聲音又提高了價格。那種聲調，彷彿跟原來提高價格的人挑戰。

於是，競爭開始了。

「三十五個。」我用同樣的聲音喊着。

「四十個。」

「五十個。」

「六十個。」

「一百個。」

忽然場內寂然無聲。大家都把視線向我射來。看看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爲什麼肯出重大的代價去買這本舊書。我使力說出最後的聲音，克服了我的競爭者。於是他放棄了這件愚蠢的事，不再要買這本舊書了。停了一會兒，他溫和地向我打了個招

呼說：「先生，我讓休吧。」

後來也沒有人說什麼，這本書我就買下來了。

爲了怕別人再跟我賭氣，競買，我竟先在書上寫了我的名字。可是我雖要面子，我的腰包却不爭氣。只好把書仍放在旁邊，奪門而出。在場的人們，見了我也許會覺得奇怪，就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理由來。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化了一百法郎買這樣一本，只用十法郎或至多十五法郎可以買到的書。

一小時以後，我差人取回我的購買物。在第一頁上，寫着贈送者的勁秀的筆跡。寫的名目有這幾個：

「漫郎對於麥格麗脫是慚愧的。」

下面的署名是亞孟·都華拉。

這「慚愧」兩字太令人難解了。照這位亞孟·都華拉先生的意思，難道以爲漫郎在流浪的生涯上，或是在愛情上，應當承認麥格麗脫勝過自己嗎？這種解釋要比較近情一些，要不然，如果說的是諷刺麥格麗脫，她怎能接受呢？

後來我又外出，直到晚上臨睡時，才想到這本書。

關於漫郎播實戈，確是一本動人的故事。我熟透了裏面的情節，然而當我見了書時，我還是不肯放手。現在，我又展開它，又跟着普霍夫牧師所創造的女主人翁過了一度生活。（這已經是第一百次了。）她的印象在我腦筋裏非常深刻，我好似和她承認一樣。尤其是現在發生的這件事，和麥格麗脫對比起來，讀時更添上興趣不少。我不但寬恕了麥格麗脫，而且還帶着憐惜，甚至有一種恩情。漫郎雖然死在荒僻的沙漠裏，可是她死時，頭却枕在她愛人的臂上，情人並親手替她掘成墳墓。她埋葬時，伴着情人的愛心，沾着情人的眼淚。至於麥格麗脫呢，她和漫郎一樣，名花飄零，最後同樣皈依了上帝。然而，她雖死在富麗華貴的環境中，內心的痛苦，却比埋在沙漠中的漫郎，更爲淒涼和慘酷。

我曾聽說，當麥格麗脫在死前的兩個月中，誰都不近她的病床，給她一些安慰。

從漫郎和麥格麗脫的身上，我想起了許多認識的女子，我看見她們走向墮落的道上。可憐的靈魂呀！若說不應去愛她們，

難道連憐她們也不可以嗎？你憐看不見太陽的瞎子，憐聽不到聲音的聾子，憐宣洩不出靈魂的啞子。但你却以羞恥爲託辭，却不憐這般心靈被摧殘的女子，使她們呼救無門，無法窺探幸福的門，不能聽到上帝的愛和福音。

休果寫過 *Marion Delorme*，米賽寫過 *Barcelone*，大仲馬寫過 *Tamino*。每個時代的思想家和詩人，莫不用慈悲的心腸安慰娼妓。甚至還有大人物，用他的愛情和名譽，恢復她們的人格。現在我且向讀者怨切地表白一下，我決不是在這裏誨淫，或者在給無病的呻吟。也許作者這樣幼稚的年齡，更會使讀者懷疑。如果讀者中有這種錯誤的觀念，那末，請繼續看下去吧。

我很相信這個道理：在沒有受過好的教育的女子，上帝總給她開了兩條善的路徑：這就是苦和愛。這是兩條崎嶇的路，必須流着血汗，踏過荆棘，才能洗清過去的罪惡。這樣的達到目的地，在上帝面前是不慚愧的。

人們若在途上遇見這樣勇敢的旅人時，便該扶助她們，公開告訴世人，因爲說出了，就是對她們指示一條途徑。

世間的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以爲在人生的入口處，只要鑿着兩塊牌子就夠了一塊上面寫着「善的路」，一塊上面寫着「惡的路」。然後在歧路上對人說：「任你選擇一條。」我們其實應像基督樣的精神，要用指導的方法，而減少行旅者的許多痛苦，甚至於無從入手。

也許我有點胆大妄爲，想從現在所敘述的小說上，推求出一個重大的結論來。然而我相信，任何事物都是由小成大的。嬰孩是小的，但他是將來的大人。腦袋是小的，但它蘊藏着無窮的思想。眼睛是小的，但它可以看到很遠的東西。

## 四

兩天後，拍賣告畢，一共售得十五萬法郎。除了債主得了三分之二外，其餘三分之一給了她的大姊和姪孫。

她的大姊接到料理後事的商人的一封信，通知他繼承五萬法郎遺產的時候，不禁駭然。因爲她已經六七年沒有見過她的妹妹，自從麥格麗脫出走之後，她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她的消息。

後來她就去巴黎。一般認識麥格麗脫的人，見了她都十分驚奇。原來繼承麥格麗脫的財產的人，是這麼一個胖大的

美女子，這還是她初次離開自己的村莊，突然獲得這筆財產之後，她還不明所以然，回到鄉村後，聽說更大地傷心一番，痛哭她的亡妹，幸而將這筆財產放了債，收得一些利息，才聊以自慰。

這些事情，在醜事發源地的巴黎，是作爲人人談話資料的。可是到後來也逐漸淡下去了。最近我發現一件新的事跡，使我寒灰復燃。從這件事，我才原原本本知道了麥格麗脫的生平，和許多動人的情節。現在我有了這樣的感慨，非付諸筆端不足以爲快。

一天清晨在那所賣空了傢具的住宅重再招租的三四天以後，我的家裏來了一位陌生者。

我的僕人（他是個僕人兼當門房的）開門迎接他，並交給我一張名片，說是執這名片的人要跟他談談。

我看看這張名片，上面有這麼幾個字：

亞孟·都華拉

這名字好像對我有點熟識，後來我就憶起漫郎、攝寶、戈書上的第一頁來。

他便是贈送這書給麥格麗脫的男子，究竟有什麼事要見我呢？我吩咐僕人立即請他進來。

他是個金髮的高個子，臉色慘白，穿着一身旅行的服裝，塵埃滿身，好像有好幾天沒有換過。可是他也懶得拂去。

都華拉先生的心裏好似很難過，也無法抑制他的悲哀的情緒。他滿眶熱淚，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

「先生，請原諒我的服飾和我唐突的拜訪。不過，大家都是青年，大約不會介意吧，我的行李還放在旅館裏，就一直上你這裏來了。雖然時間還早，我還怕會不到你。」

我請都華拉先生坐在爐邊，他從衣袋裏取出了手帕掩面而哭，然後嘆息地說：「你一定不明白這個陌生者有何事而來。

時間既早，又穿着不整齊的服裝，還這樣哭哭啼啼。先生，我是來請求你一件事物的。」

「先生，你請說吧，我答應你的要求就是了。」

「麥格麗脫·古基耶姑娘拍賣的時候，你到場了沒有？」

那個青年一言未了，遏不住的情感又像潮水樣湧起來，舉起雙手掩住他的眼睛，停了一會，才道：「你見了我這種樣子也許太好笑吧。我得請你原諒，並願你信任我，不忘你耐心聽我說話的原意。」

我說：「先生，你要是希望我幫忙，減少你的傷感，那末請你快點說出來，以後你就知道我會幫你的忙了。」都華拉先生的傷感實在叫人同情，我極願意使他快樂。

接着他又說：「麥格羅脫拍賣的時候，你買了點什麼東西？」

「我買了一本書，先生。」

「是漫郎攝實戈吧？」

「對啦。」

「現在你還有這本書嗎？」

「書還在我的寢室裏。」

亞孟·都華拉聽得了這個消息，彷彿心裏已安定了不少，立刻表示謝意，好似我代他保存了這本書，就算起首幫他的忙了。

我站起來，走往寢室，取出書來交給他。

他一面說：「就是這一本。」一面翻到第一頁，又說：「就是這一本。」他的眼淚滴在書本上。

「先生，那末，」他抬起頭來望望我，露出斷腸人的態度，「那末你有意珍藏這本書嗎？」

「你問這是什麼意義呢，先生？」

「我想求你割愛。」

「請原諒我的好奇心：先生就是送這本書給麥格羅脫的人嗎？」



「就是。」

「先生，那末這是你的書，我還給你吧。」

都華拉先生有點不安：「但至少我得還你買來的價錢。」

「讓我奉送給你吧。在這樣地方拍賣的價格本來是開玩笑；而且我也記不清到底化多少錢。」

「你是用一百法郎買來的？」

「不好意思地說：『噢，你怎麼知道？』」

「事情很簡單。我本來預備趕到巴黎去拍賣的，可是時間來不及了。因為我一定要得着一些麥格麗脫的東西，所以連忙趕到拍賣商那邊，請他讓我調查買主姓名的名單。我查出這本書是先生買的，雖然想到這一定有什麼緣故，肯化這麼大的價錢買得，可是我仍要求你能割愛。」

顯然地，亞孟說出這話，一定疑心我和麥格麗脫也許有像她和她一樣的交通。

我連忙向他解釋：「我跟麥格麗脫姑娘，不過一面之交吧。她的死亡，對我的印象只是個美麗少女的死。……她的遺物，爲的無非是好玩，而且這本書是由鬥氣抬價爭買得來的，到底爲的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是趁一時的高興，和一位跟我競買的人賭氣，使他不快活而已。先生，讓我再解釋一遍：這本書是屬於你的，我請你接受它，你不必付什麼代價。我還希望這本書作爲禮物，使我們二人因這本書的介紹，成爲永久的友誼。」

「這也好，先生。」亞孟伸手握我，「我就這樣接受你的禮物，我此生不忘你的恩惠。」

其時我很想向亞孟探詢麥格麗脫的生平，例如書上的題名，這青年的行踪，他想獲得這本書的理由等等。這些都很引起我的好奇心。然而我又想我不該盤問他，免得他懷疑我所以不要他的錢，目的是要挾他吐露隱情。

不料，他却已預料到我的願望了，因此說：「你看過這本書沒有？」

「我完全看過了。」

「你對我寫的兩行字有何感想？」

「我立刻就猜到：在你的眼光裏，接受那本書的姑娘，一定是位非凡的人物，我不願意拿你的兩行字，作為普通的恭維話看待。」

「對了，先生。這個姑娘真是個仙女呢。看你且看這封信吧。」他當時就給了我一封像煞已經讀過多少次數的信。展開了信，我閱讀裏面所寫的話：

「我最親愛的亞孟，你的信我已收到。謝謝上帝，你仍保留着你的好心腸。是的，我的朋友，我是病了，病得相當嚴重。但你現在仍舊這樣思念我，使我減少一半病中的痛苦。我決不能久活了，不能再跟寫這封信的人握手了。如果說世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我的命，那天就是這封信裏的話了。我再也不能見你了，因為你我相隔千里，而我又離死近在咫尺。可憐的朋友呀！你的麥格羅脫是不像從前的了，要你看現在的樣子，也許還是不見為妙吧。你問我能否原宥你啊，朋友，我的整個的心都能諒解你，我深悉你過去給我的難堪，完全是你對我愛情的表示，我雖然病了一月，可是爲了使你獲得快樂，我每天都記下我的日記，從我們離別的時候起，到我無力書寫的時候止。」

「親愛的亞孟，如果你真心關切我，那末，你回來時，可以去看看俞莉·杜普赫女士。因爲她可以拿這本日記給你。從這本日記裏，你可以查出我們的往事和恕詞。俞莉待我甚佳，我倆時常談起你，當你來信的時候，她也在旁邊，我們二人含淚地誦讀。」

「即使你沒有信給我，我也已托她在你回到法國時將這封信給你了。你對我不必有什麼感謝。我每天追念既往的幸福，總覺得前塵不堪重話。你若能從這裏找到往事的恕詞，那我也可從這裏獲得救星了。」

「我總希望留下一點東西給你，讓你永遠紀念我，可是我這裏一切都受人管住，根本非我所有了。」

「你知道吧，我的朋友，我離死已不遠。從我的病床上，我聽到客廳上監守人的脚步聲，他是我的債主派來的，教他監視着，不許旁人拿我什麼東西，當我尚未斷氣的時候，已經什麼都不歸我所有了。我只盼望待我死後再實行拍賣。」

「唉！人類是那麽冷酷殘忍！我說錯了，我還是說上帝是至公無私的吧。」  
「好親愛的，你若能趕到拍賣場，就來買點什麼吧，現在，我即使代你選擇一些極細微的東西在一邊，若被他們發現，就有被控盜竊的罪名。」

「我的死前的人生，多麼悲慘呀！」

「但願慈悲的上帝，在我未死以前能再見你一面，照我前病狀看來，我們是永別了！我的朋友，請原諒我不能繼續多寫，醫生們放了我許多血，我精疲力倦，我的手已不能執筆了。」

實在的，後面的幾個字是辨別不清了。

麥格麗脫·古基耶

我把這封信交還亞孟，說不定他又在心裏重讀了一遍，像我在紙上唸了一遍一樣。一面放好信，一面他又對我說：

「誰也不信這是一封青樓姑娘所寫的信吧！」他憶起了舊日的情意，將信上的筆跡注視了一番，然後拿到唇邊吻着。

他又繼續着說：「當我想到我不會見着這樣一個臨死的姑娘，從此就成了永訣，當我想到她的待我比我親姊妹還周全，而我却讓她這樣地死去，我一想到此地，再也不願饒恕我自己了。完了，完了，她臨終時還在思念我，用筆寫着，用口唸着我的名字啊，可憐的麥格麗脫！」

亞孟索性讓他的回憶和眼淚，發洩一個痛快，向我伸着手，繼續着說：

「一般不了解我的人，以為我爲這樣一個女子而心碎，一定要當我是個傻子，怎知道我教她怎樣受苦，待她怎樣殘忍，而她又怎樣賢慧和委屈在過去，我覺得是我應當饒恕她的，現在呢，我却慚愧够不到領受她的饒恕，啊！我願拿我十年的生命來換取在她面前一小時所流的眼淚。」

一個人若不了解別人的愁哀，而想加以安慰，原是極難的事，然而我却很同情這個青年，因爲他很坦白地向我表示他內心的創傷，使我感覺到他需要我的安慰，所以我說：

「你有親戚朋友沒有，不妨去找他們，也許他們可以安慰你。至於我呢，只能憐惜你，反而會增加你的痛苦。」

他站起來，在我房裏徘徊着：「是的，我真吵擾你了。請原諒我，因我在先前沒有思慮到我的痛苦會使你煩惱，而且還是這件事又與你無關。」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完全肯爲你出力的，只可惜我的力量還不能使你減少痛苦。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們能寬你的心，如果你有什麼事情要我效勞，那我是很願意的。」

他說：「對不住，我悲傷已使我神經過敏了。請你讓我休息片刻，揩乾我的眼淚，別讓街上的流徒見了當作笑話。剛才你送我的那本書，已使我快活得永遠忘不掉了。」

我說：「只要你肯與我一些友誼，告訴我一些傷心的原因，這就算你對我的報酬了。一個人能發洩發洩心中的苦悶，也可獲得少許的安慰。」

「你的話不錯，只是我今天過於傷心，即使向你訴述，恐也不會清楚。來日我再讓你知道這個故事，那時你就明白我該不該爲這可憐的姑娘悲慟了。現在，」他揩乾他的眼淚，照了照鏡子，接着說：「現在，我只希望你別把我當作太幼稚，並許我將來再看你。」

這青年真是說得溫文爾雅，我幾乎想把抱住。可是他一會兒又眼淚汪汪，他知道我已經看出了他那種酸心，就故意側轉了面。

我於是鼓勵了他：「奮興起來，放點勇敢的精神出來！他回答我說：『再會吧！』便含淚飛奔了。

掀開了窗簾，我瞧見他走出門口，等候一輛小馬車，跳上了車子，他便掏出手帕，放聲大哭起來。

五

關於亞孟的消息，已好久沒有人提起，而麥格麗脫的名字，倒常有人說及。

我不知道人們平常有否注意到這件事。如果有個陌生者，或者是你所不關心的人，一旦有人在你面前提起他的名字，告些關於他的事實和細情，你就會受這個人的身世所感動，會發現他在你生活裏面閃現過，或者你還能從別的朋友處聽到他的許多事情，有與你相符合的地方。我對麥格麗脫，却不是這樣的情形。我是素向見過她認識她，而且還知道她的習慣的人。但自她的傢具拍賣以後，她的名字尤其使我常常聽到。何況她的名字還牽聯着許多哀感頑豔的事？自然我的驚奇心更加濃厚了。

結果呢，我每逢到朋友，縱使一向不和他們談麥格麗脫的，現在也要問問他們：

「你可知道有個名叫麥格麗脫的姑娘？」

「是指茶花女嗎？」

「正是。」

「我相當熟識。」

當他們說「我相當熟識」的時候，面上還帶些笑容，令人可疑的含有意義的笑容。

我又問：「那末，這姑娘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是個好姑娘。」

「就是這一點嗎？」

「對了她比別的女子聰明些，而且心腸也比較軟些。」

「你還知道一些關於她的特別事情嗎？」

「她會敗了某男爵的家產。」

「就這一點嗎？」

「聽說她又是某老公爵的愛人。」

「她真是他的愛人嗎？」

「誰都這樣說，要不然的話，那老公爵爲什麼給了她許多錢耗費？」

雖然我很想曉得一些關於亞孟和麥格麗脫的事情，可是聽來聽去，却是這一派。有一天，我遇見一個花柳場中的朋友，便問他道：

「你可知道麥格麗脫·古基耶？」

回答我的仍是那句話：「我相當熟識。」

「她是怎樣一個女子？」

「她是個秀麗賢慧的女子，可惜紅顏薄命，會使我唏噓太息呢。」

「她是不是有個名叫亞孟·都華拉的愛人？」

「大約是個金髮的高個子吧？」

「對啦。」

「是有這種說法的。」

「亞孟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

「他是個風流青年，曾經爲她傾家蕩產，後來被迫離開了她。據說他幾乎爲她而發狂。」

「那末她呢？」

「聽說她也很愛他，反正這類女子也只有這麼一套愛情。要向她們獲得些什麼，結果總是吃虧的多。」

「亞孟後來怎樣呢？」

「那我不明白，因爲我跟他不熟識。他同麥格麗脫在鄉下同居了半年光景，後來她回到巴黎，他就走了。」

「以後你看見過他沒有？」

「一直沒有見過他。」

我自己也沒有看見亞孟。我心裏單是猜度着，如果亞孟聽到麥格麗脫剛才死的消息，不知會不會激起舊日的情感和悲哀。同時我又懷疑着，也許他已忘記了死者和我了。

但我又換了一種想法：別人也許會這樣。至於亞孟，我會見過他在絕望中那樣悲傷，哭的聲音又那樣淒切，他決不會那麼薄情的。我猜測着：難道他憂傷成病了嗎？我已好久不得到他的消息，也許因憂而病，因病而死了呢。

我總是關心這個青年，也許這裏面有些自私的成分，可說我想從這件慘情的故事裏探出這情節，可說我的打聽這件事情的目的，是爲解除亞孟的淒涼。

亞孟先生沒有上我處來，那我只好去找他了。找他的託詞倒不難造，只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問問若干人，也都一樣不知道。

後來我跑到亨特路，心裏想：也許麥格麗脫的門房知道亞孟住在何處。怎料門房已換了人，他像我一樣不清楚。我於是又跑到埋葬那姑娘的蒙卯脫而墓地去打聽。

這是個晴明的四月，墳墓已消失了冬天淒涼的景象。氣候轉移的程度，足以溫暖起活人們的胸懷，而去憶念死者，來憑憑弔了。我走到墓地時，自言自語着我借了看麥格麗脫墳墓爲山，或者可以追尋得出亞孟傷心的痕跡，或者還能打聽得出他現在處於何種情形。

我走進看墓人的小屋，問他在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是否有個名叫麥格麗脫·古基耶的女子，埋葬在蒙卯脫而的墓地裏。他拿出一本死亡者登記的表冊，翻了一會兒，結果回答我是有這樣一個女子。

我請他領我到墓地上去。在這一座死者的城中，好像活人的城一樣，它也有街道，要是沒有熟人領導，簡直無法辨認。守墓人囑一個園丁過來幫助我，園丁不待他說完，就連忙答道：「我知道，我知道……這座墓很容易找。」於是他轉身向我。

我問他：「爲什麼容易找？」

「因為墓上有特殊的花卉。」

「是由你照料的嗎？」

「是先生。我希望世上一切的眷屬，照料他們的死者，都能像那位囑咐我看顧這座墓的青年一樣。」

我們轉了幾個灣，圍丁止步道：

「到了。」

在我的眼前，是一塊由許多花綴成的方形的地皮。要不是上面豎着一塊鐫着名字的白色的墓碑，任何人都看不出是墳

墓。

石碑筆直地豎在那邊，小的鐵柵圍着這塊墓地，上面撒滿白的茶花。

圍丁問我：「你覺得怎樣？」

「非常好。」

「如果有一朵茶花萎謝了，我便給它換上一朵新鮮的。」

「這是誰吩咐這樣做的？」

「是一個青年。他大概是死者的密友吧。當他初次來到這兒時，哭得淚如泉湧。聽說這姑娘並非是閩閩小姐，可是生得很漂亮。不知你先生認識她否？」

「認識的。」

「跟那位青年一樣親近吧？」圍丁說時臉上帶着狡獪的微笑。

「不，我從未跟她談過天。」

「你上這裏來看她，確是你的好意，其他的人可說少極。」

「難道沒有人來嗎？」



「除了那位青年來過一次外，並沒有人來過。」

「他也只來過一次嗎？」

「是先生。」

「以後他便沒有來過嗎？」

「沒有，等他回來之後，還是要來的。」

「莫非他旅行未歸嗎？」

「是的。」

「你可知道他在哪裏？」

「大約是在古基耶姑娘姊姊的家裏吧。」

「他上她家裏幹嗎？」

「他去要求她讓他掘出此地的棺材，換個墓地埋葬。」

「爲什麼不讓她葬在此地？」

「先生，你知道，那塊地只限制埋葬五年，那位青年却要替她買塊永遠埋葬的地，而且面積還得比較寬闊些的。那只有上

新墓區去找了。」

「新墓區在那裏？」

「就是左邊的一塊新地，有人正要出售。可憐的姑娘，她是死了，可是許多人還辱罵她，說像這樣的女子應跟窮人埋在一起。我聽了也有些不服。我雖然不認識這個姑娘，也不知道她生前做過什麼事，可是我歡喜她，可憐她，小心照顧她，我賣茶花給她是賺錢的。在死的許多女子中，我最歡喜的是她。」

我望望園丁，沒有說話。後來他又繼續着說：

「據說有人會爲她傾家蕩產，也有人愛她如命。然而，我一想到爲什麼現在竟沒有人來到這裏送一朵茶花給她，我不禁爲之太息。差幸她總算還有一穴墓地，也還有一個紀念她，有這一個至少可敵得多少個。其他像她一樣身世的姑娘，都埋在義塚上呢。」

我問他：「你知道亞孟·都華拉的地址嗎？」

「知道的，可是忘記是什麼街了，反正我可以查問得出來。」

「謝謝你，我的朋友。」

最後我把這座墳地看了一眼，想到在這黃土的深處，埋着一個美人，把她掘出來成了個什麼樣兒，我便心酸地走了。

「你是想找都華拉先生嗎？」走在我旁邊的園丁問我。

「是的。」

「我想他大約還沒有回來，不然我早就看見他了。」

「你確信他對麥格麗脫沒有忘情嗎？」

「我不但相信他未忘記，我還敢說他要把她遷墳，目的就是想再見她一次。」

「這是那裏來的話？」

上次他上這裏來的時候，劈頭和我談的話就是：有什麼方法跟她再見一面？我想這只有遷葬才成功。後來我告訴他要辦的手續，你得知道，要把死人遷葬，先須認識死者本身，其次只有家屬才有權辦這個手續，而且還得請警察來監視。這一次都華拉先生去找麥格麗脫的姊姊，目的就是爲了這件事。你可相信，他一回來，就會上這墓地來的，我謝了園丁，給他一點酒錢，便照他告訴我的地方走去。

亞孟沒有回來。我把字條留在他家裏，請他到巴黎後就來看我，或通知我約會的地方。

次晨，我收到都華拉的一封信，告訴我他已回來了，並要我上他家裏去看他。因爲他疲勞過度，一時不能外出。

# 六

當我去看亞孟時，他正躺在床上。看見了我，他便伸出摯情的手來。

我對他說：「你有燒熱呢！」

「沒有什麼，只不過長途跋涉後的一點疲勞而已。」

「你是從麥格羅脫姊家裏來的嗎？」

「是的，你怎麼曉得？」

「我曉得的。你所要求的事結果怎樣？」

「不成問題；把我的旅行的目的誰告訴你的？」

「墓地裏的園丁。」

「你見過那座墓嗎？」

我實在有點不願意說。他問話的聲調，表示他當是相當的痛苦。每當他自己想到她，或是別人談到她時，就要引起了他的傷心，而且總要經過很久的時候，他的情感才能被意志壓平。

因此我只得點頭示意。

「那園丁會好好照顧那座墓吧？」亞孟繼續着說。

眼淚掛在病人的頰上。恐怕我看見他連忙轉了頭。我則佯爲不見，改變了語氣說：

「你離開這裏有三星期了。」

亞孟用手揉揉他的眼睛，回答道：「恰好三星期。」

「你這次走了不少路了。」

「因爲在路上生了病，不然我早已回來。一到那邊就發熱，只得躺在床。」

「那末你動身回來時，病還未復原吧？」

「要是在那邊再就擱一星期，也許我會死在那邊。」

「可是你到底回來了，你帶着白珍攝你的友人們就會來看你的，看我是第一個來。」

「兩小時後我即刻動身。」

「太匆促了吧！」

「不去不成。」

「你有什麼要緊的事要辦？」

「我要上警察局去。」

「爲什麼不請人家替你去辦？你自己去不是要加重你的病體嗎？」

「惟有這件事可作爲我的良藥。我必須要去再見她一面。自我得到她死的消息，見到她的墳墓後，我差不多就害了失眠症。我永遠沒有想到，當我們分別的時候，還是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如今竟會猝然死去。這非我親眼看見，我是不相信的。我要看看上帝將我心愛的人弄成了什麼樣子。也許這樣可以療治我記憶中的絕望的悲哀。你若是肯伴我去，那我是不會使你費事的。」

「麥格麗脫的姊姊怎麼對你說？」

「她不說什麼話。她看見這樣一個陌生者願意替她的妹妹買一穴新地，還要替她造一座新墓，便馬上在我的申請書上簽字了。」

「相信我吧，我勸你病好了之後再辦這事。」

「不，你放心，我病就會好的。如果我不即刻去這件傷心的事，我簡直會發瘋。我要立誓地說，我要是不見麥格麗脫，我的心總不能平靜。也許這種焦急的心，就是我的病源。可是待我見了之後，我會不會從此遁跡空門，那要以後再說了。」

我對亞孟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見過俞莉。杜普赫沒有？」

「哦，看見的，當我回來的那一天，我就看見她。」

「她沒有將麥格麗脫的底稿交給你嗎？」

「這就是。」亞孟從枕頭下取出一束捲摺的紙，一會兒又放回原處。

他說：「我幾乎把裏面的字背熟了。在這三星期當中，我差不多每天要唸它十遍，將來我也要請你來讀一讀。現在我且請

教你一件事。」

「是什麼事？」

「你不是有一輛車子停在下面？」

「是的。」

「要是你高興的話，請你拿我的護照上郵政局去，看看我的信箱裏有沒有信。我的父親和妹妹該有信到巴黎來吧。我臨行匆匆，來不及通知他們。待你回來之後，我們一道去通知警察局，決定明天行遷墓的典禮。」

亞孟把護照交給我，我就往魯宋街郵局去。果然，有二封信寫着都華拉的名字。我就替他拿回來。

等我回來時，我看見亞孟穿好了衣服，預備出門。

「多謝你。」他拿了我手上的信。「不錯。」他看了信封說，「還是我的父親和妹妹的信。他們一定不明白我何以會沒有消息告他們的。」

他當時就拆開了這兩封信，可是，與其說他是看信，不如說他是猜測裏面的話來得妥當。因為信紙雖有四張，他却沒有細看，便摺疊好了。

他對我說：「我們現在走吧，明天我再寫信。」

我們便一塊到了警察局，呈上一件麥格麗脫姊姊的委辦證給警官。警官換了一封通知守墓人的信給他，說定明天上午十點鐘遷葬。後來我們約定我明天早一點鐘去邀他，一起同往墓地。

我也看看看這種情形，實在說一句，我一夜都未睡覺，想來，亞孟也一定度夜如年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當我到了他家裏時，我看見他臉色蒼白，不過態度還鎮定。他跟我握了手，微笑地望望我。

他點完了幾枝蠟燭，當我們未動身以前，亞孟還拿着一封厚的信，據說是寫給他父親的。大概是告訴他父親昨夜的感想吧。

半點鐘以後，我們到了蒙卯脫而墓地。警官已先我們到場。我們慢慢地向麥格麗脫的墳墓走出。前行的是警官，亞孟和我跟在他們背後。

我們行走着的時候，我不時覺得我的友人的路膊作痠擊地抽動，彷彿全身在抖擻。我轉過頭來望望他，他明白我的意思，還是我微笑着。但從他家裏出來之後，我們還未曾說過一句話。

將要到墳墓的時候，亞孟停了脚步，揩乾滿臉的大汗。我也利用這點時間，透了一口氣，同時心裏覺得很緊張鬱悶。

爲了想看這種玩意，却換來了痛苦中的高興，這種高興真不知由何而來。我們走到墓前的時候，圍了巴移開花盆，搬開鐵圍柵了。有兩個人正在那邊掘土。

亞孟斜靠在一株樹上，凝視着他們。彷彿他的整個生命，完全集中在一雙眼睛上。

突然間，有一柄鐵鏟碰着了一塊石頭。亞孟聽得這聲音，像觸電般退了幾步，拼命握着我的手，甚至把我的手握痛。掘墓的工人執起一柄鐵鏟，漸漸把墳土清除乾淨。後來又把棺材上面的石頭一塊一塊地移去。

我注視亞孟，時刻担心他那種一往情深的感觸，會使他受不了。但他仍舊目瞪口呆，睜大了眼睛凝望着，彷彿有點癡。他的臉頰和嘴唇有時輕輕地發顫，表示他的神經錯亂。

至於我自己呢，我只悔不該上這裏來。

當棺材從土裏完全露出的時候，警官對掘墓的人說：

「打開來吧！」

掘墓的工人唯命是聽，覺得是件極平淡的事。

棺材的木料是橡木，他們動手旋開棺蓋上的螺釘。這些螺釘因為受了泥土的潮濕，已經生了銹，所以很費力地才把棺蓋旋開來。剎那間，裏面就冒出一陣難聞的臭氣。雖然棺木上面鋪蓋着許多香的花，還是敵不住這臭味。

「啊，上帝！上帝！」亞孟低聲自語道，臉色變得更慘白。

這時甚至掘墓的人也後退幾步。

屍身是裹在一幅闊大的白色的屍幃裏面，剝開出幾道曲綫來。屍幃的一角已經在破爛，死人的一隻腳露在外邊。

那時我的身邊也差不多支持不住了。就是現在執筆寫這故事時，這一幕景象，還彷彿活現我的面前。

警官催促道：「快點！」於是二人中的一個，便動身撕開了屍幃，隨時拉起漸去的一端，麥格麗脫的真面目就露了出來。

那種模樣真够駭人，說起來也不禁毛骨悚然。

她的眼睛只剩得兩個窟窿，嘴唇已腐爛，白的牙齒緊密地排列着。黑的長髮露出枯乾的顏色，掩在太陽穴上，遮着深凹的青色的面龐。但我仍舊能從這個輪廓上，認得出生前嬌媚動人的紅顏。

亞孟目不轉睛地釘着她，嘴唇咬緊了他的手帕。

我好似覺得頭上戴了一個鐵環，眼前罩着一幅帷子，耳朵充滿了嘈雜；當時我只好打開我身邊，偶然拿着一個小瓶，放上了鼻子嗅氣。

我在這昏亂中，聽得警官對亞孟說：「你還認得出吧？」

亞孟發出啞聲回答道：「認得出的。」

警官於是叮囑道：「好，蓋上抬走吧。」

掘墓的人放下屍幃，照樣掩在死者的臉上，蓋好棺蓋，抬着棺材走向新墓地。

亞孟像木雞般站着，注視這個空洞的墓穴；他的臉宛如剛才所看見的屍身一樣慘白；有點兒像化石。

我猜測在這悽慘的屍身移走以後，他大概可以減少痛苦吧，因此也就不去扶攙他。

我挨近警官旁邊，問他道：「現在不需這位先生再到場吧？」我的意思是指亞孟。

他說：「不必，我看還是把他帶走爲妙，因爲他有些病態呢。」

「過來。」我招呼亞孟，同時去挽他的路臂。

「怎樣一回事？」他的眼睛釘着我，彷彿不認得我一樣。

「我再告訴他說：『現在事情完了，朋友，你該走吧。你的臉色蒼白，身體抖擻，而感情又是那麼地激動，這樣下去，恐怕要損

壞你自己的身體呢！』

「你的話不錯，我們一道走吧。」他只是沒精打彩地回答我，然而仍舊是站在那邊。

我只好抓了他的手臂，拖着他走。他像孩子一樣任人攔導着，偶然還自言自語道：「你見過那雙眼睛嗎？」說完時掉過頭

來，好似這雙眼睛在背後喚他。

他蹣跚着脚步，一歪一斜地拖動着；牙齒顫動作聲。雙手發冷，全身陷在難耐的激盪裏。

我跟他說話，他也不回答，只讓我領他走。

在門口我們找到一輛車子。一坐下來時，他全身打戰更厲害了，顯然是神經受了莫大的打擊；同時又怕我擔憂，便緊握着

我的手，輕輕對我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只是想哭吧了。」

他的心急促地跳動着，血液冒上了頭部，但却流不出限淚。我叫他試嗅我的藥瓶。等到我們走到他家裏時，他的全身抖擻，

尙未會退。



我同兩個僕人幫助他躺到床上，再在他房內生起了火爐。後來我連忙去替他接醫生，將這經過詳細告訴他。醫生也就馬上趕來。

亞一臉色變紫，神志不清了。言語毫無倫次，只聽得出他連呼麥格麗脫的名字。待醫生診過病人之後，我問他：「怎麼樣？」

「他正害了腦膜炎。如果變成瘋狂，還是算僥倖的。（但願上帝饒恕我的話）只要肉體的病能壓下精神的病，那末一個月以後，也許兩種病都能醫治好的。」

## 七

亞一患了病倒很爽快，不是馬上醫好，就是立刻死去。居然他在半個月恢復了。我們的友誼日趨親密。當他的病魔纏身時，我差不多沒有一刻離開他的房間過。

春天到了，百花開放，飛鳥歌唱，我朋友房間的窗戶，正對着他的花園，園裏新鮮的氣息，不斷地吹送到他身邊。

醫生已允許他起床，我們老是相對談天，從正午談到下午二點鐘。太陽最暖的時候，還推開窗戶，閉坐窗口。

我謹慎着，不敢向他提起麥格麗脫，因為我怕他只是表面上的寧靜。如果再提起她的名字來，也許過去的傷痕，又會重湧上他的心頭。然而，亞一正趨於相反的地位，他彷彿歡喜談起她，但不若先前一樣，用淚洗面了。他現在談起她時，却帶着一種溫和的微笑，這才使我放心下來。

我細心考察，覺得自從他那次看過墓地之後，他的精神上的痛苦，似乎被他的一場大病洗刷得乾淨了。麥格麗脫的死，對於他不像先前那種傷心了。他把痛苦去換得一種安寧，忘去了常有的那種黯淡的影像，努力回憶往時和麥格麗脫結合時的幸福生活。

病後的身體，再也受不住強烈的刺激。明媚的春天，環繞着亞一，使他見了一切都感到快樂。

他很固執地不肯將他的病狀告訴他的家屬。直待他病完全好了之後，他的父親還不知道他曾病得幾乎死掉。一天傍晚，我們坐在窗口。那時天氣晴朗，太陽在閃爍着的金黃色的黃昏裏入睡。雖然我們是在巴黎四周的幽雅的景緻，却彷彿使我們脫離了俗塵。只有偶然的一兩聲銜車過去，稍稍阻擾我們的談話。

「我認識麥格羅脫，也差不多在這樣季節裏的一個黃昏。」亞孟對我說，心裏只管想着自己要說的話，並不注意我對他說了什麼。

看我沒有回答，他又轉身對我說：「我要告訴你一件故事，你可以寫出一本書來，也許別人不相信，但寫出來却很有趣。」我說：「我的好朋友，你的身體尚未會恢復健康，還是過幾天再說吧。」

他微笑地對我說：「今晚天氣這樣和暖，而且我也健康得可以吃雞了。我的熱度已退，沒有事情可作，就拿這故事告訴你作爲消遣吧。」

「你若一定要講，我當然樂意傾聽。」

「這是個很簡單的故事，我且按照事實講下去，將來你歡喜創作，你自己去安排就是了。」下面便是他對我說的話，我差不多沒有改多少字。

「是的。」亞孟接着說，頭仰在椅背上：「是的，那一個黃昏，正像今晚一樣。我跟我的朋友卡斯東在鄉下遊玩。晚上我們回到巴黎，因爲覺得無聊，便同往戲院看戲。」

「正在休息的時候，我們到場外去散步，在走廊上，我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姑娘走過我們的面前，我的朋友向她打了個招呼。」

「我問我的朋友：『你向誰打招呼呀？』」

「他對我說：『麥格羅脫·古基耶。』」

「她已變了模樣，我差不多不認識她了，我說話的時候有點情不自禁，但等一會你就會明白的。」

她害了病，可憐的女子，她大約活不長久了。

這些話我都記得很清楚，彷彿昨天所說的一樣。

我得告訴你，我的朋友，我每次遇到這個姑娘，腦筋裏總是常引起一種莫名的印象，這樣已經有二年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老是露出蒼白的臉容，緊張的神情。我有一個朋友是研究星相學的，他以我的那種感覺，稱爲「流體的親和」，我自己則覺得這是我的命運注定要我愛上她。我的心裏發動了這樣的預感。

我的朋友們都明白我的心思，他們一想到誰是我的情人時，就跟我大開玩笑。

我第一次見她是在一月名叫許斯店的門前，那兒停着一輛車子，有一個穿着素衣的姑娘，從車上走下來。她一踏進店舖，大家都對她作一陣低聲的讚嘆。我則立定在我所站着的，地方從她走進店舖的時候起，一直站到她出來爲止。我在外邊隔一層玻璃，看她在舖子裏選擇些什麼，我本來就想進去，然而我有點不敢。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誰，怕太冒昧，因而被她察出我進去的動機。在當時，我也想不到我再有機會見到她。

「她的裝飾很幽雅，羅衫下面的兩個滿綴着輕紗的飄襟，肩上披着一方印度披巾，四角繡着金縷和綢花，頭上戴着一頂意大利草帽，腕上帶了一隻手鐲，胸前掛着一條新式的金質項鍊。」

不久，她重坐在她的車子上，漸漸遠去。

有一個店員站在店門口，目送這位豔如天仙的女主顧遠行。我走近他旁邊，想探詢這個姑娘的名字。

他回答我說：「這是麥格麗脫·古其耶女士。」

我不敢再打聽她的住址，就離開了。

從此我一見傾心，一輩子也忘不掉她。我會到處訪覓這個美如皇后般的白衣女子。

幾天後，可密根戲院在上演一齣名劇，我也去看了。一到那邊，我第一眼就看見台前坐着麥格麗脫·古其耶姑娘。我的年青同伴也認識她，對我指着她說：

「你看，就是這個漂亮的姑娘。」

「正當這時，麥格麗脫取起她的望遠鏡，朝着我們這邊探視，一望見我年青的朋友，便對他笑，並表演手勢叫他過去看她。」

「我的年青的朋友說：『讓我去跟她攀談一會兒，不久就回來的。』」

我不禁羨慕着，說他的豔福不淺。

「什麼豔福？」

「是你能去看這姑娘的豔福。」

「難道你愛上了她？」

「沒有這回事，」我說，也有點臉紅，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我不過想跟她認識認識就是了。」

「跟我去吧，我替你介紹。」

「你先去徵求她的同意吧。」

「啊，跟她認識有什麼拘束呢來吧？」

他的話使我有點難堪。我懷疑着，將來也許麥格麗脫够不上我的情愛。

「在阿爾福史·卡爾的小說煙上，描寫一個男人在某一個晚上追求一個漂亮的女子，他對她真是所謂一見傾心。單想親她一個嘴，他已感覺到渾身都是力量，有做一切事情的勇氣和戰勝一切的決心了。她掀起了富有誘惑性的大腿，他連看都不敢看。當他一心想把這個女子騙到手時，她早已站在一條街角，想拉他上她家裏去談話了。」

他却頓時轉頭就走，穿過了街道，失望地回到家裏。

我記起這個故事，本來此刻我正預備爲這個女子受苦的，可是爲了怕她太容易接近我，怕她太容易愛我，我打消了這個念頭，希望能在長時間內得到她。這是男人們都歡喜的。他們願望着做着美妙的夢，留下一些詩意。肉體的要求，應該替靈魂想點餘地。

假使有人問我今天晚上你可將這個女子弄到手，但你明天就得被人殺死，我答也願意的。假使有人再要問我，你願給她二百法郎，叫她作你的情人嗎？那我便要嚴詞拒絕，寧可像孩子般哭一場的。

然而，我依舊願意認識她，這是考察她到底是怎樣一個女子的方法。

後來我向我的朋友表示，我必須要他去徵求那姑娘的同意。他走開以後，我獨自在走廊上踱來踱去，心裏這樣想着：如果她真的來看我，我該用那種態度對待她呢？同時我又在腦筋裏思索一些要跟她談的話。

愛情無異是種玩意吧了！

一會兒，我的朋友回來了。他說：『她在那邊等着我們。』

『難道她只有一個人在那邊嗎？』

『還有一個女伴。』

『還有別的男子嗎？』

『沒有了。』

『那末我們去吧。』

我的朋友靠近戲院門口走，我對他說：『走錯了。』

他吩咐我先去買點糖菓。

我們走進劇場中間的一并糖菓店。我幾乎想把店裏的糖菓一齊買了去；我留心看我的朋友，究竟想買點什麼。他正對店夥說：『密饒葡萄一斤。』

『你曉得她愛吃這種東西嗎？』

『誰都曉得的，除此以外，她並不吃別的糖菓。』

『走出了店門，他接着說：『你明白我要給你介紹怎樣一個姑娘嗎？你別以為她是位公爵夫人，她是個妓女呀！所以，我的

好朋友，我勸你不必對她拘謹，你想得什麼，就說什麼好了。」

「好吧。」我含糊地回答，一面跟他走，一面把我的熱情壓制下去。

當麥格麗脫見我走進包廂的時候，她就哈哈大笑起來。

而我却是愛她的愁眉不展的面貌。

我的朋友給我介紹過後，麥格麗脫對我微微點頭，然後開口道：

「我的糖菓在那裏？」

「在這裏。」

在拿糖菓時，她的眼睛注視我。我的眼皮順下，臉上紅了起來。她看見了，便跟我的朋友咬耳密語，接着二人哄然大笑。

我很偏促不安，覺得自己已成了他們的笑柄。記得我本來有個愛人，她是那麼的溫柔多情，可是她的那種情感和信

的哀愁常常使我發笑。現在從我自己那感到的痛苦推想起來，我才體味到我教她的難堪。在這一會兒，我忽然和她表示了同

情。

「麥格麗脫吃着葡萄，並不再理睬我，我的介紹人看了有些不舒服。」

「我的朋友說：『麥格麗脫，你別因為都華拉先生沒有跟你說話，你就當他木瓜，實在說一句，他被你打擾得連一句話都

說不出來了。』」

她說：「我覺得這位先生伴你上這兒來，就是因為你不願意一個人來到此地的緣故吧。」

我說：「未必如此吧。」

「大約是爲了敷衍時間。」

凡是稍和麥格麗脫性格相近的女子來往過的人，都知道她們對於初次見面的人，總常喜歡賣弄點小聰明，想難住人家的。自然這也是對於每天跟她們廝混的人，常使她們忍辱委屈的一種報復。

其次，同她們交際還得有一種習慣——一種我所沒有的習慣。我從前所想麥格麗脫的念頭，現在都變成了她的笑料了。我從座上站起，向她告別，記得那時我說話的聲調，有些異樣：

「小姐，要是你當我是這樣的人，那我只好請你原恕我的無禮了。此刻我只好向你告別，並且永遠不會來再冒犯你。」說完了話，我立刻向她行禮走出。

我剛才關起包廂的門，又聽到第三次哄堂大笑。那時我心疲力倦，希望有個人來扶持我。

回到我的池座裏，台前正敲着音樂的前奏曲。我的朋友也跟着我來了。

坐下之後，他對我說：「你怎樣了？她們當你是瘋子哩！」

「我走以後，麥格麗脫對你說些什麼？」

「她笑着，她說她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可笑的人。可是，你別認爲初次就失敗了。其實，你對於這種女子，用不到什麼高尚禮貌的正像一隻狗一樣，你拿香料給牠，牠倒反而覺得氣味討厭，不如喝陰溝裏的臭水。」

「我強作鎮定地說：『沒有關係，我永遠不再見這個女子就是了。當我未認識她以前，我倒很鍾情她，不料見了她之後，情形却正相反。』」

「別說得那麼斬釘截鐵吧！總有一天，我會看見你跟她坐在包廂裏，可以聽得你爲她犧牲的消息。當然，你的行爲是正當的，但她是個沒有好好受過教育的女子。不過也是個挺好的愛人。」

幸而台上已開幕，我的朋友才停止他的說話。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演什麼戲，我只被驅使的時常抬起眼光，往剛才離開的包廂探望，彷彿記得有些新的客人在那邊來來去去。

然而我始終不能忘記麥格麗脫。這時我心裏起了另一種情感：我覺得我現在不應將她給我的侮辱和我自己的可笑放在心上。我準備把這個女子弄到手，即使我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只要能達這目的，我也毫不惋惜。

戲尙未出演。麥格麗脫已和她的朋友離開了包廂。我也因此離開了池座。

我的朋友問道：『你怎麼走了？』

『是。』

『爲什麼要走？』待他看出包廂裏已無人時，他又說：『走吧，去碰碰你的運氣看，碰碰你的好運氣看。』我走出了。

在石階上有一種衣衫磨擦的沙沙聲和低微的說話聲，我隱在一角，不讓她們見到我，我却瞧見那二個女子走過來，身邊還有兩個青年伴着。戲院門口的大廳裏，有一個小使向她們而來。

麥格麗脫說：『叫車夫上美國咖啡店門口等着，讓我們步行到那邊去。』

『過了幾分鐘，我在街上躑躅着，看見麥格麗脫正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個雅座下，倚着窗外的欄杆，在摘在她所帶的茶花的花瓣。

兩個男子中一個，斜靠麥格麗脫的肩上，跟她作親密的耳語。

我走進對過的金屋咖啡店，坐在底層的客室裏，可是我的視線仍舊注意對面咖啡店的那一扇窗門。

大約夜半一點鐘光景，麥格麗脫和她的三個朋友一道坐上她的車子，我也同時跳上一輛小馬車，追隨他們背後；她的車子結果在亨特路九號停住了。麥格麗脫一個人走了下來，回到她家裏。

很湊巧，我因此探得了她的住址，這種湊巧使我非常高興。

從此之後，不論在遊戲場，或在雪沙利色的叢林裏，我都常常看見麥格麗脫的芳影。她總是那麼愉快，我也總是那麼爲她動心。

『有一次，大約隔了半個月的時間，我到處都不見她，我便去訪卡史東，打聽她的下落。

他對我說：『那個可憐的姑娘，她正病得很厲害呢！』

『什麼病？』



「她一向是有肺病的，在過去，她的生活又不許她珍攝她的身體，現在是躺在床上，恐怕離死不遠了吧。」人心真是無法分晰的。我聽了她這種病，似乎覺得很高興。每天我都上她那裏去打聽病況，既不留下我的名片，也不記下我的姓名。後來我知道她的病好了，又知道她已動身上巴乃爾去。

「時間過得很快。這一回事對於我，印象是逐漸消滅了。我的奔波，我的工作，我的許多生活習慣，以及許多新的戀愛故事，佔據了這個相思的位置，即使想起了它，也當作是青年人的逢場作戲，付諸一笑而已。」

而且，自從麥格麗脫離開以後，我也從此見不到她，更不值得說紀念這件事了。所以到了後來，她在華特惠特戲院走廊裏經過的時候，我簡直不認識她了。自然，那時她是蒙着面幕的，不過，若在兩年以前，縱使她怎樣蒙着，我也一望就認得出來。甚至猜也猜得到的。

「話雖這樣說，一旦我看出了是她，心裏還是不免在跳動。兩年來的別離，和別離後所產生的隔膜，只須輕輕地觸着她的衣襟，我們的隔膜，也就煙消雲散了。」

## 八

亞孟休息了一會兒，繼續講下去。

「但是，我雖然一面愛着麥格麗脫，一面却保守着我的自尊心；在我想和她重新來往的慾望中，我讓她知道一些我是比她高尙一等的。」

一個人爲了想達到內心的要求，往往會兜了大圈子，却說不出任何理由。

所以那時我再也不在走廊裏招待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眼光向全場一溜，看看她到底坐在那裏。

她只是一個人坐在樓下的包廂裏。我早已說過，她的外表改變了，我再也不能從她的嘴唇上發現一點微笑。顯然，她是被病魔所纏着，以致臉容清瘦。雖說這是四月的天氣，可是她仍穿着冬衣，全身都是絲絨。

我的凝視她引起了她莫大的注意。她先向我望望，後來又取出望遠鏡來仔細看看，似乎覺得對我有些熟識，但又說不出我究竟是誰。當她放下望遠鏡時，嘴唇上露出一些微笑（算是她媚人的敬禮）。這種微笑彷彿是報答我的招呼。可是我倒沒有招呼她，只是故意裝出冷淡的樣子，讓她自己去回憶。

她以為是看錯人了，又轉過頭去。台上開幕了。我看見麥格麗脫好多次，但我從未見過她有一次在正經地觀劇。至於我呢，也一樣，不留心台上演的什麼戲，只是一心關切着她，但也極力不使她發覺出來。

我見她跟對面包廂的一個人招呼，我仔細看看那個包廂，原是一個面熟的女人。她先前過的也是賣笑生活，後來打算做坤伶，並沒有成功。最後決定做生意，以一般巴黎的摩登女子為主顧的對象。她結果開了一月女子時裝店。

「我便在她身上得到和麥格麗脫邂逅的機會。趁着她的視綫遇到我的時候，我就揮手向她問好。果然，這一回我達目的，由她招呼我到她的包廂裏去。」

那個開女子時裝店的女子，名字叫普尤姐史·杜凡妮亞。她是個四十左右的胖女子。向這種人打聽一些事情，是比較便當的，尤其是像我所欲打聽的一類事情。

趁她再跟麥格麗脫招呼的機會，我問她道：「你向她招呼的是誰？」

「麥格麗脫·古基耶。」

「你跟她熟嗎？」

「她一方面是我店裏的老主顧，另一方面又是我的鄰居。」

「你住在亨特路嗎？」

「我住在亨特路七號。她的梳妝間的窗戶，正對着我的臥室的窗戶。」

「據說她是個善迷人的女子呀！」

「你不認識她嗎？」

「並不認識，但我很想跟她熟識。」

「那末，讓我請她上我們的包廂裏來談談吧！」

「不要，我看還是由你介紹給我的好。」

「到她家裏去嗎？」

「是的，我希望這樣。」

「恐怕不很方便吧。」

「爲什麼？」

「因爲那邊有個嫉妒的老公爵在保護她。」

「這倒是漂亮的名詞！」

「普尤姐史說：『確是一種保護。可憐的老頭兒，做她的情人，恐怕有點不適合吧。』」

「接着普尤姐史又告訴我若干關於麥格麗脫怎樣在巴乃爾認識老公爵的歷史。」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她今天才一個人上這裏來嗎？」

「對啦。」

「可是停一會兒有誰伴她回去呢？」

「就是老公爵。」

「那末他要來接她吧？」

「等一會兒就要來。」

「但誰伴你回去呢？」

「我却沒有人伴。」

「讓我來伴你吧。」

「可是你還有一個朋友在一起呢。」

「我們一道來伴你好。」

「你的朋友是誰？」

「是個漂亮的青年，聰明伶俐，他看見了你，定必十分快活的。」

「那末，我們看完這齣戲就走罷。」

「好的，我去通知我的朋友就是。」

「你去吧。」

「喂」當我正欲起身的時候，普尤姐提醒了我：「你看，那個老公爵走進麥格麗脫包廂裏來了。」

「我仔細一看，他是個七十左右的男子，一到就坐在那個年輕女子的背後，同時遞給她一袋糖菓，她微笑着，從袋裏取出糖菓，然後又向包廂前面的普尤姐招手，意是問她要不要吃。」

「我不吃。」普尤姐說。

「麥格麗脫收回了糖袋，回轉身來跟老公爵談話。」

「這些猥屑的事，本不值一談，可是她的一切，仍清晰地印在我腦中，今天又重新浮上心頭。」

「我下來告訴卡史東，告訴他我的做法，他聽了很是贊同。離開了池座，我們走到杜凡妮亞太太的包廂裏。當我們恰巧開了池座後面的門，我被擠得躲在一隅，讓麥格麗脫和公爵走過。原來他們已經要出場了。」

「這時我冥想寧可減短十年的生命，去換得老頭兒片刻所享受的生活。」

「走上了大橋，他請她先坐上一輛輕便的馬車。他親自趕着兩匹駿馬迅速地載他們遠行。」

「於是我們走進普尤姐史的包廂。等到散場的時候，我們就出來雇了一輛御車，送她上亨特路七號。到了門口，普尤姐史

邀我們進去參觀她的自鳴不凡的舖子。我自然很是樂意。」

「我好似覺得我已漸漸與麥格麗脫接近了。一說話就談起了她。我問普尤姐史，那個老公爵現在是否就在她的隔壁。」

「不，她大概是一個人吧。」

「卡史東說：『她得孤苦地空守閨房呢！』」

「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的，有的時候她從外面回來，也要叫我過去。她非到半夜二點鐘之後是不睡的。」

「這是什麼緣故？」

「她害肺病，天天晚上都發熱。」

「我問：『她難道沒有愛人嗎？』」

「我走的時候倒看見有人在，但我決不能說我走以後一直沒有人來。有些時候，我黃昏在她家裏，曾看見一個伯爵，據說他特地在晚上來，表示向她獻勤。凡是她有要求，任何珠寶一類的東西，他都可以貢獻過來。然而她却看不上眼。其實，她這種固執的態度是錯的，因為那位伯爵確是一個很有錢的人。雖然我常勸她，也是枉然。我說：『我的好姑娘，跟他來往正值得呢！』本來，在平常她是很聽從我的話的，可是一提起了這一種事，她便掉頭不顧，說他是個傻子。自然，我也承認他有點傻，但對於她倒可因此獲得相當地位。至於那個老公爵，他已到了風燭殘年的晚景了，而且老年人又都很自私，一方面他的家庭又不許他愛上麥格麗脫，所以各方面都對她沒有什麼好處。我再三地勸她，她總是說等公爵死了之後，再把伯爵弄到手。」

「普尤姐史又說：『她也有她的理由。我知道她不會有什麼改變。要是我處於這個地位，我早趕走這個老頭兒了。他真不要臉，叫他是他的女兒，看她像個小孩子，老是要她跟着他。我相信，現在就在這門口的街道上，一定有他所雇的僕人在附近往來，打聽有人從她家裏出來沒有，尤其注意有沒有人走進她的家裏。』」

「唉！可憐的麥格麗脫！」卡史東嘆息道，坐在鋼琴面前彈出一首華爾茲的舞曲。「我倒不知道這件事情，可是我覺得她近來的神色，不若過去那樣愉快了。」

「喂，靜點！普尤姐史吩咐道，同時側耳靜聽。卡史東也停止了奏他的鋼琴。

「我似乎覺得她在喊我呢。」

「我們留心一聽，果然有人在喚她。

「對不住，各位先生，請你們暫時走吧。」杜凡妮亞太太對我們說。

「嚇！你不招待我們，反下逐客之命了。」卡史東開玩笑地說。「我們要高興走走呢！」

「我們爲什麼要走？」

「因爲我要上麥格麗脫家裏去。」

「那我們在這裏等着就是了。」

「不行。」

「那末我們跟你一道去。」

「更不行。」

「卡史東說：『我跟麥格麗脫認識的，我可以上她家裏去拜訪她。』

「可是亞孟跟她却不熟識。」

「我可以介紹。」

「不行。」

「一會兒，我們又聽到麥格麗脫喊普尤姐史的聲音了。普尤姐史即刻奔到她的梳裝室。我和卡史東跟在她背後。她打開了窗子，我們倆躲避着，不讓她看見。」

「我喊了你十分鐘了。」麥格麗脫站在窗口不耐煩地說。

「你喊我有什麼事嗎？」

「我立刻要你上我家裏來。」

「有什麼事嗎？」

「因為N伯爵在這裏，他老是很麻煩。」

「可是我現在不能離開。」

「有誰在阻攔你？」

「有二位青年在我家裏，他們都不肯走。」

「對他們說你要外出吧。」

「我已經對他們說過了。」

「要是他們不肯走，就讓他們留在你家裏好了，等到他們看見你出來以後，自然會走的。」

「他們會把東西亂翻一通的。」

「他們到底對你有什麼要求？」

「他們要求看看你。」

「他們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是你認識的，叫作卡史東先生。」

「是的，我認識這個人，但是另外一位呢？」

「亞孟·都華拉先生，你大概不認識吧？」

「不認識，但讓他們來就事，除了伯爵以外，誰都沒有關係。我正等待着，你快點來吧。」

「麥格麗脫關上了窗，同時普才姐也關上了窗。」

「麥格麗脫在戲院的時候，倒還記得我的面貌，不過把我的名字忘記了。我希望她能記牢我，縱說對我有些不利，我還是

不願意她把我忘掉。

「卡東說：『我早料到她歡喜見我們的。』」

普才姐史回答說：『恐怕不見得歡喜吧。她的接待你們，目的是想藉此把伯爵趕走。你們要謹慎，別裝得像伯爵一樣土頭土腦，否則——我是知道麥格麗脫脾氣的——她定欲跟我爲難的。』

「我們隨着普才姐史一道下樓。」

「我的身上彷彿有些顫抖，覺得我這次拜訪，會對於我的生活發生大影響，比在上次古米格戲院介紹時還要興奮。」

「一走到她的門口，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好似失去知覺一樣。」

「鋼琴聲傳進我們的耳朵。」

「普才姐史伸手按電鈴。」

「鋼琴聲突然停止了。」

「有一個不像女僕的大姑娘，出來替我們開門。」

「我們從門外走進客廳，再從客廳走進裏座，這個裏座跟你從前見過的完全一樣。」

「一個青年人站在壁爐旁邊。」

麥格麗脫坐在琴前，雖然她的手指不斷地在鍵上溜滑，可是一點也不入調。

「這是多麼令人愁悶的景象！那個男子，因爲對方沒有理會他，非常的偏促不安，而女的呢，却討厭這個富於優氣的男子的訪問。」

「麥格麗脫一聽得普才姐史的聲音，馬上從琴前站起，向她送了一個道謝的眼光，就望着我們走過來，說：

「各位先生，歡迎得很，請進來吧。」



「麥格麗脫對我的朋友說：『晚安，我的良善的卡史東。我很高興看見你。在戲院裏的時候，你怎麼不坐到我的包廂裏來。』」

「我不敢驚吵你呢。」

「各位朋友，」麥格麗脫特別加重語氣說出這幾個字，似乎希望屋子裏的人都能聽到，意思是說，她雖跟卡史東這麼親密，可是卡史東從過去到現在，仍然是她的朋友而已。『朋友是談不到什麼驚吵的。』

「那末，我可以介紹我的朋友亞孟·都華拉先生給你吧？」

「我已托普才姐史做這件事了。」

「小姐，這是我第一次開口對她鞠了躬，好容易才勉強吐露出幾個字來。『我早已有過被人介紹給你的光榮了。』」

「麥格麗脫閃動着眼睛，好似在回憶，可是她記不起來了，也許是故意裝作忘記。」

「我又說：『我多謝你沒有記起第一次的介紹，因為我那時實在太傻了，而且一定會使你討厭。這還是兩年前在古米格戲院的事，同道的還有阿爾來斯脫先生。』」

「哦，我記起了。」麥格麗脫微笑道：「那倒並非你有點優氣，而是我的脾氣，我的脾氣現在比從前好得多了。你可以饒恕我吧，先生。」麥格麗脫向我伸出了手，我就在手上親了個吻。

「她又說：『你想想看，那時候我的脾氣太壞了，一碰着初次見面的人，我總是歡喜叫他們委屈難受。醫生說我有點神經質，這是所以時常害病的原因，請你信任我的醫生好了。』」

「可是你現在看上去很健康。」

「我會患了一場大病。」

「這是我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

「誰都知道的，我常常來打聽你的病狀，後來知道你病已愈，他覺得很快慰。」

「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我一張名片。」

「我從來沒有留下我的名片。」

「聽說有一位青年，當我病的時候，他天天都來探詢我的病況，而且從來不留下他的名字。難道這位青年便是先生嗎？是的。」

「這樣說來，你不但饒恕了我，而且還對我很關心。至於伯爵，你呢，你就做不到。」她對我使了個媚眼，然後側轉了頭，望望伯爵說。這種媚眼是女子用來補足她們對男子的意見的。

「伯爵答辯道：『我認識你不過兩個月呢。』」

「而這位先生只在五分鐘以前認識我呢，你說的是傻話呀！」

「女人老是愛刻薄地攻擊她們不喜歡的人。」

「伯爵咬着他的牙齒，臉上通紅，我非常可憐他，看上去他也一樣跟我鍾情她。麥格麗脫在兩個陌生者面前這樣不客氣地侮蔑他，確是叫他過不去的。」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你正在奏鋼琴，」我從中途插嘴，想改變談話的方式。「現在，你可當我們是熟識的朋友，仍舊彈下去嗎？」

「她向沙發上坐下，同時用手招呼我們一同坐下，說：『卡史東知道我所彈的是什麼調的。這不過是給N伯爵聽聽的吧，要是給你們聽了，恐怕太刺耳了。』」

「你倒還很看得起我呢，」N伯爵說，帶着勉強的譏笑。

「你不必怪我，我總算特別優待你了。」

「可憐的N伯爵，他聽了這樣一句話後，再也無言可說了。他帶着哀求的態度，望望麥格麗脫，普尤姐史。」麥格麗脫問她道：「我托做的事情，你做了沒有？」

「已經做了。」

「好等一會，你再詳細告訴我。我們現在有話說，在我未和你談話以前，請你不要走就是。」

「我說：『恕我們的冒昧，現在我們——不是我一個人——已經得到二次的介紹，可以把第一次的事忘得乾淨了。我和卡史東要離開了。』」

「不，我並非指你們呀！我却希望你們多留一會兒。」

「N伯爵摸出一隻名貴的錶來，看了看鐘點。」

「他說：『這是我上俱樂部去的時候了。』麥格麗脫不作聲，伯爵只好離開了壁爐，走近她的身邊。」

「再會吧，小姐。」

麥格麗脫站起來，回答說：「你要走了嗎？那末，再會，伯爵？」

「是的，我怕吵擾你呢！」

「你今天倒還好，並不比往日那麼使我討厭。那末，我們幾時再見面呢？」

「隨便你答應我好了。」

「那末，再會吧。」

「你大概總承認N伯爵富於耐性的了。」

「幸而伯爵是個受高等教育而性格又是溫和的人。他只好向麥格麗脫勉強伸出的手上吻了一下，同時對我們鞠了個躬辭出。」

「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瞧見普尤姐史，她聳了聳肩，意思說：『你叫我怎麼辦呢？凡能做到的，我都做到了。』」

「麥格麗脫喊着：『娜尼，你去拿燈來照一照伯爵先生。』」

「我們聽得樓下開關門的聲音。」

麥格麗脫送客出門後，回轉背來叫喊着：「謝謝上帝，他總算出送了；這孩子真討厭得我要死。」

「普尤姐說：『我的好女孩，你這樣對他未免太苛刻了。他多麼客氣待你，多麼溫柔慈善啊。你看，你壁爐上的一隻錶，也是他送給你的。我想起來，這隻錶的代價，至少也得化上五千法郎呢。』在凡妮亞說着，走到壁爐旁邊，取起她剛才所說過的寶貝，仔細看看，覺得很羨慕。」

「麥格麗脫坐在鋼琴面前說：『親愛的普尤姐啊，如果我要將他的禮物和他的談話比較起來，我便覺得我答應他的訪問太便宜了。』」

「這個可憐的孩子，他正愛着你呢。」

「要是我必須去聽愛我的人的話，那我連吃飯的功夫也沒有了。」

「她的手指按在鋼琴上溜了一陣，轉過頭來對我們說：

『我想喝點五味酒，不知各位要吃點什麼？』

『我想吃雞。』普尤姐說：『我們可以吃夜飯吧？』

「卡史東說：『是的，我們同去吃夜飯吧。』」

「麥格麗脫說：『我們不必到外邊去，就在這裏吃點好了。』她按了電鈴，娜尼進來。

「是叫我預備晚餐嗎？」

「要吃些什麼？」

「隨便，但越快越好！」

「娜尼走出。」

「麥格麗脫高興地說：『好我們吃夜飯吧！那個討厭的伯爵走了！』」

「我越看這個年輕的姑娘，越覺得她迷戀着我。她的體質真令人昏醉，她的姿色宛如風中的楊柳，我簡直沈迷在夢想中。我不明白我自己心裏在想念什麼。我整個的心都在原諒她的浪漫，我的整個的靈魂都在嘆賞她的嬌媚。她拒絕接受一個有錢男子的愛情，這一點更叫我寬恕她已往的錯誤。」

「她的外表上流露着一種真實的天真。雖說她是在墮落的生活，可是我們還能看出她保留着的純潔。她的穩健的步伐，柔和的身段，誘人的鼻孔，證明了她的一種強烈的氣質，她的肉香四溢，好像東方的香水瓶一樣，無論你封塞得怎樣緊密，仍不免放射出異香來。」

「不論是她的氣質或病態，從這個姑娘的眼光裏，可以看出她的閃動着希望的。凡是愛過她的人，真可謂天堂的啓示。然而愛過她的人已無法統計，受她愛的人，也一樣無從數算，不過，她是不理會這些事了。」

「總之從她的身世，我們可以看出，她一方面是個名花墮落的處女，一方面也是個容易轉變爲聖潔處女的娼妓來。在她的靈魂裏，她還保存着驕傲與獨立這兩種意志，維持她的高尚的地位。」

「我連一句話也不能說。我的靈魂集中在我的心上，我的心又會注在我的眼裏。」

「忽然，她對我說：『哦，我記起來了，從前我生病的時候，是你天天來打聽我的病況啊！』」

「是的。」

「你做了一件很可貴的事，可是我怎樣來報答你呢？」

「答應我常常來看你就是了。」

「只要你歡喜，在下午五點到六點，十一點到夜半，都可以來。」她轉過頭去，對卡史東說：『喂，請你彈一曲華爾茲吧！』

「爲什麼要彈這麼一曲？」

「一來因爲我愛聽這調兒，二來因爲我還不能彈這曲譜。」

「究竟你會彈那一節呢？」

「是第三段變高半音調的那一節。」

「卡史東站起來，坐近鋼琴，將琴譜放在琴架上，預備奏惠伯爾的樂曲。」

「麥格麗脫一手按在琴上，眼睛看着琴譜，宛如隨着一個個的符號流轉，嘴裏在低聲和唱着；卡史東按到了她說過的不會彈的一節的時候，她便放開嗓子高聲唱起來，同時又將手按在琴鍵上。」

「*Res, mi, Res, do, fas, mi, Res,* 就是這一節我不會彈，請你再來一遍吧。」

「讓我試一試。」

「卡史東就再彈了一遍。彈完以後麥格麗脫對他說：

「現在讓我自己來試試看。」

「她坐下來試彈，可是她的手指似乎不服從指導，却另外彈到另外一個音符上去。」

「她像孩子一樣的說：『爲什麼我老是不會彈這一節？有時我弄到半夜，也弄不清楚，你大概不信吧？我想起了那個愚蠢的伯爵，他却不用譜子而能彈得很好，他縱使有這一點長處，也仍使我厭恨他。』」

「什麼惠伯爾！什麼譜子！什麼鋼琴！」她拿起了樂譜向房裏一拋。『爲什麼我老是不能彈這連續的八步短聲呢？』

「她又着手臂，望望我們，兩腳在地上蹬着，她的臉也紅了。一陣輕微的咳嗽使她的嘴唇微張起來。」

「普尤姐史這時正脫了她的帽子，對鏡理髮，見了麥格麗脫這種態度，就說：『啊，你又自尋煩惱，來摧毀你自己的身體了。還是讓我們去吃夜飯吧，我餓得很久了。』」

「麥格麗脫再按了一次電鈴，重坐在琴前。她低聲地唱出一支小曲，琴聲和諸伴奏着這支小曲，卡史東也很熟識，於是他們一道合唱起來了。」

「我帶着誠懇的態度，對麥格麗脫要求道：『請勿再唱淫亂的浪調吧！』」

「噯，你倒是個很規矩的男子。」她笑着對我說，向我伸出手來。

「我叫你不要唱，是爲你自己並非爲了我。」

「麥格麗脫裝出一種姿勢，好似說：『我早已跟貞操絕緣了。』」

「娜尼這時走進來。」

「麥格麗脫問：『夜飯做好了沒有？』」

「小姐，一會兒就好了。」

「普尤姐史對我說：『我想，你或者還不會看清這幢房子來，我領你仔細看看。』」

「你知道這客廳多富麗華貴啊！麥格麗脫伴着我走了一會，然後她喚卡史東跟她上餐室裏，看看夜飯好了沒有。」

「普尤姐史看見陳列架上放着一具古董，隨手取了來說：『哦，這是色克桑的彫像，我不知道你還有這樣一件寶貝呢。』」

「你說什麼東西？」

「看那個牧人，手上持了一個鳥籠，籠裏還有一隻小鳥。」

「要是你愛的話，你就取去吧。」

「謝謝你，我有點不好意思叫你割愛哩。」

「我本來是預備送給我的女僕的，可是我覺得她太難看，現在你既歡喜，就拿去好了。」

「普尤姐史只看見人家送她的禮物，至於這禮物由何而來，她却不注意。她把彫像放在一隅，再領我上梳裝室裏去參觀，

指着掛在壁上的兩個浮彫像對我說：

「這是G伯爵，他曾經迷戀過麥格麗脫，爲她傾心顛倒的，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還有一個像是誰？」我指着另外一個浮彫問。

「這是L小子爵，他是被迫而走的。」

「爲點什麼？」

「因爲他差不多犧牲一切了。自然，這又是一個愛麥麗格脫的男子。」

「推想起來，她大概也愛他吧？」

「她是個有怪癖的女子，誰也不知道她到底愛些什麼。當他離開的一天，她照樣在劇場裏，不過等到他動身的一刹那，她居然哭起來了。」

「正在談話的時候，娜尼進來了，她叫我們去吃夜飯。我們走進了餐室，看見麥麗格脫斜靠牆壁上，卡史東掃着她的手，低聲地跟她談話。」

「麥麗格脫說：『別這麼癡心吧。你自己也明白，我是用不到你的。要化兩年的辰光，來認識我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實在有點犯不着。要我作你的情人，那更談不到了。我是抱定這種宗旨的：要則馬上愛他，不要則永遠不愛他。好，各位先生，請用便飯吧。』」

「麥麗格脫解脫了卡史東的手，把他安插坐在右邊。我則坐在她的左邊。然後她又對娜尼說：

「你去吩咐廚房一聲，如果有人叩門，可不必開。」

「她說這句話，已經是夜半一點鐘的時候了。大家在談笑中吃喝。過了一會兒，人人都興奮到極點，甚至說出了些穢語和情話，使得娜尼、普尤姐史、麥麗格脫等人大笑不止。卡史東很是愉快，他本來是個天真的男孩子，只是他的性格在早年時由不良的習慣養壞了。曾有一個時期，我想忘記了自己好讓我隨波逐流，跟他們一全高興，當作是種逢場作戲。然而我始終無法跟他們一起喧鬧。我的杯中的酒始終是滿的，我眼看這年華雙十的美姑娘，她喝酒和談話時的一種神情，簡直像個莽漢，而笑起來，越是旁人說得不堪入耳，越是笑得前仰後倒。我見了這種情形，有點漸漸爲她擔心了。」

「這種狂歡，這種談笑，在別的同席的人看來，也許認爲這是墮落生活的結果，但對於麥麗格脫，却是忘掉現實的一種要求，是一種病態和神經的刺激。當她喝完了每一碗香檳酒時，頰上便泛起像火樣的紅暈，但同時又發出一陣咳嗽，初咳時倒還輕微，後來竟愈來愈厲害，到了最後，她便仰起頭來，靠在椅背上，兩手用力按着胸部。」



「她的身體很軟弱，每逢我看見她受這種罪時，我總替她憂傷。」

「真的，不出我所料，我所擔心的一件事終於臨到了。晚餐將完的時候，麥格麗脫咳得非常厲害，我好似覺得她的胸部將要破裂了。可憐的姑娘，她的臉兒漲得通紅，連眼睛也閉攏來，取起飯巾抹她的嘴唇，在巾上留下一滴鮮血，於是她站起來，跑到梳妝室裏去。」

「卡史東問道：『麥格麗脫怎麼樣了？』」

「她她笑得太厲害了，笑得連血都吐出來了。」普尤姐史說：「沒有什麼關係。每天她都來這麼一套的。她一會兒便來。讓

她一個人好了。她是歡喜這樣的。」

## 十

「在她走進的那個房間裏，只有桌上點着一枝蠟燭。她仰臥在一張大沙發上，拉開了外衣，將一手放在胸口，一手掛在椅子外面。一只銀盆放在桌上，盆裏貯滿一半清水，水面上還浮着幾縷血絲，好似大理石的雲紋。」

麥格麗脫臉容慘白，半張着口，想吸收新鮮的空氣。胸部鼓動着窒息的氣呼出了以後，似乎使她輕鬆了不少，因而感到比較的舒適。

「我走到她旁邊，她也一點不覺得，我坐了下來，握着她的放在沙發椅上的那隻手。」

「她似微笑地對我說：『哦，是你啊。』」

「也許她見了我面色太慌張，因此便問：

「莫非你也一樣病了嗎？」

「不，你現在還覺得不舒服嗎？」

「她用手帕揩揩咳嗽出來的眼淚說：『不，我已養成慣於這種毛病了。』」

「小姐，你太摧殘你自己的身體了。」我深深地嘆了氣。「我願意做你的朋友，你的親屬，我要勸告你別再這樣使自己受苦。」

「她帶苦笑地說：『這是很平凡的事呢。你看，有誰關心到我也許他們都明白這種是沒法醫治的了。』」

「說完了話，她站起來，拿蠟燭放在壁爐上，對鏡自照。」

「我的臉色多麼慘白呀！」她一面說，一面扣起了外衣，舉手掠掠她的頭髮。「別擔心！我們再去坐到桌子旁邊去吧。你來了嗎？」

我本來就坐着的，所以沒有動。

「她知道我的心已被她感動，便走近我的身邊，向我伸出了手來說：

『來看吧！』」

我捏住她的手，放在我的唇邊吻着。我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潤濕了她的手背。

「怎麼啦？你真像個孩子哩！」她又挨近我的身邊。「我看你哭過了，到底有什麼事？」

「你以為我一定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可是我剛才见到你那種痛苦的样子，真使我有說不出的難堪。」

「你的確有好的心腸，但我夜間失眠，你有什麼辦法呢？像我這樣的女子，多一個，少一個，是不足為重的。醫生告訴我，我咳出的是肺裏的血，我只有裝出相信他的樣子，我所能做到的，只有是這樣了。」

「我感動地說：『麥格麗脫，你聽我說吧，我不明白你對於我的生命有多少影響，可是到了現在，再沒有誰，甚至連我自己的妹妹也算在內，使我關切他像關切你一樣的了。這並非此刻如此，我從認識你以後就是如此。但願在上帝面前，請你善自保重，勿再摧殘自己的身體。』」

「要是我珍攝我的身體，反而逼我早死。現在，我的生命所以還能支持着，是全靠我能過着浪漫的生活。只有有家庭有朋

友的太太小姐們，才會愛惜她們的身體。至於我們這種人呢，倘使有一天換不到情人們的歡笑，受不住他們的虛榮，他們便得拋棄了我們，叫我們度日如年的受苦了，我也明白這種事情。自從我肺病二個月，睡到三星期之久，也不再有人來看過我。」

「我說：『我實在够不上做你的什麼，但你如果不嫌棄，我願意像兄弟一樣地看待你，一刻也不離開你。也許這樣可以醫好你的病吧。等到你恢復了健康，要是你願意的話，那你還可以再恢復你舊日的的生活。可是你相信，你一定更歡喜過清靜的日子的。這樣可以使你幸福，同時永久保持你的青春。』

「今天晚上你大約多喝了點酒，才有這種想法，但你未必有這耐性吧。」

「麥格麗脫，請你讓我說一句話。在你害病的兩個月裏，我是天天都來伺候你的呢。」

「事是真的，可是你爲何不上樓來？」

「因爲那時候我跟你還不熟。」

「難道你對像我一樣的女子，還有什麼拘束嗎？」

「至於我，對於任何姑娘，都得保守一點禮貌。」

「這樣說來，你是真的可以照顧我了？」

「真的。」

「天天都可伴着我嗎？」

「是的。」

「夜夜都行嗎？」

「只要你自己不覺得厭倦，無論什麼時候我都可以答應。」

「這算什麼意思？」

「這算是忠心。」

「這種忠心從何而來？」

「我的忠心是由於對你的同情；有了同情，才肯這樣。」

「照你這樣說來，你彷彿是愛上我了。還是請你老老實實告訴我，免得大兜圈子。」

「我當然可以說給你聽的。我總有向你表白的一天，可不是今朝。」

「最好是永遠別對我說個明白。」

「爲什麼？」

「因爲你說明白了之後，就會產生兩種不良的結果。」

「那兩種？」

「倘使我拒絕了你的愛，你就會恨我！倘使我接受了你的愛，你就有了一個多愁善病的情人。我是個神經質的女子，縱使快樂的時候，也難得一歡。一個患肺病吐血的女子，一個每年要化上十餘萬法郎的女子，對於一個有錢的老年人倒也不感到什麼不便利；然而對於像你這樣的青年，實在是件厭惡的事。一切跟我要好的情人，不久都逐漸離開了我，這便是最好的證據。」

我只聽她一人說，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像這種有點像懺悔的自白，這種被黃金般的帳幕所掩蔽着的痛苦，以及放浪形骸，長夜失眠，逃避生活，可憐的姑娘呀！現在供出這許多證明，真感動我到說不出半句話來。」

「麥格麗脫接着說：『好了，我們都是談些小孩子的話。伸出手來給我，讓我們同到餐室裏去吧。被他們曉得我們臨餐逃脫，這算什麼體統呢？』

「只要你歡喜，你就上餐室去好了。但我是希望你留在此地的。」

「爲點什麼？」

「因爲你的那種興奮，反而叫我難過。」

「那末，我憂愁好了。」

「你且靜聽吧，麥格麗脫，讓我對你說一句話，這是他人也常對你說過的，你也聽得膩了，而且你也不會再相信了，然而，我却一點也不虛偽，並且也不再對你說第二遍。」

「難道是……？」她帶着微笑的說，宛如年輕的母親，傾聽她的孩子們所講的無稽的故事。

「說起來是這樣的：自從我見了你之後，不知道怎麼的，也不知道爲什麼，你的印象便在我生命上佔了重要的地位；我會極力想把忘掉，但是始終無效，你的形影，永遠刻在我的腦海中。我兩年沒有見你，如今和你重逢，你在我的心頭上佔了更重要的地位，現在你接見了我，我也認識了你，知道你一切的神奇，我實在不能再缺少你了。請你別說你不愛我，縱使你不讓我愛你，那我也够瘋狂了。」

「可憐的孩子，我日學D太太的話對你說吧：『那麼你很有錢吧？』你莫非不知道我一個月要耗費六七千法郎，我的生活萬不能缺少這些錢的嗎？我的可憐的朋友，你跟我來往，莫非不知道我會毀掉你，使你的家庭斷絕你的生活接濟嗎？我勸你像個普通朋友一樣愛着我，此外不必存其他的念頭。你可常來看看我，讓我們談談笑笑，可是別把我看得太了不得，因爲像我這樣的女人，根本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你是個好心腸的人，你需要女子愛你，但我們覺得你在社會上年紀還太青，而又多情善感了。你去找個結過婚的女子吧。你看，我是直爽地對你說的，我也是個好心腸女子啊。」

「噯！你們在這裏要點什麼玩意？」普尤姐更大聲叫喊起來，可是我們並沒有看見她進來。她站在門口，披着頭髮，袒着衣衫。

「麥格麗脫說：『我們在正經地討論事情，別打擾我們，等一會兒我就來了。』」

「好，你們隨便談吧。」她一邊走，一邊帶上門，彷彿是爲了加重她的音調。

「麥麗格脫接着又說：『就這樣決定吧！假使只有我們二人在一起，那你便不要愛我。』」

「我要走了。」

「爲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呢？」

「我從前已很熱愛她，現在怎能往後退讓？她實在使我昏倒了。這種狂歡、憂鬱、坦白、竇笑的生活，加上了促進她神經興奮和感覺銳敏的疾病，又怎能不令人焦急？」

「她說：『那末，你說的是真話吧？』」

「當然是真的。」

「但你爲何不對我早點說呢？」

「以前我沒有機會呀！」

「在古米格戲院裏介紹過以後，第二天你就可以說了。」

「我覺得，要是那時候我來看你，你未必很歡迎我。」

「爲什麼不歡迎你？」

「因爲前一晚我覺得我很可笑。」

「這倒不錯；可是你從那時起就愛上了我嗎？」

「是的。」

「可是，我恐怕你回到家裏，不能安安靜靜地睡着吧。愛情是怎麼一回事，我完全明白。」

「你纏錯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做了些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

「我先在英國咖啡店門口等你，後來又隨着那輛載着你三個朋友的車子，看你一個人下車，一個人走進住宅，我覺得非常有趣。」

「麥格羅脫笑了。」

「你笑點什麼？」

「沒有什麼。」

「請你告訴我，否則我相信你仍舊在譏笑我。」

「你不動氣嗎？」

「我沒有動氣的理由。」

「那末好——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回到屋子裏，是有個巧妙的理由的。」

「什麼理由呢？」

「因為有一個人等着我。」

「我聽了這句話，彷彿心裏被刀刺了一樣的難過。頓時站起身來，伸出手來向她告別。」

「再會吧。」

「是不是我早知道你要動氣的啊？」她說。「男子一聽到了難過的事，往往會發狂的。」

「我好像對她表示，我已完全壓制了我的情感，所以冷淡地對她說：『你放心吧，我並沒有動氣。那天夜裏有人在等你，是」

很平常的，正像現在半夜三點鐘我要向你告別一樣的平常。」

「難道你家裏也有人在等你嗎？」

「沒有，但我要走了。」

「那末，再會吧！」

「你叫我走嗎？」

「那裏來的話？」

「你爲何叫我這樣難過？」

「什麼地方叫你難過？」

「你對我說有人在等着你。」

「其實我不過借了一個巧妙的理由，讓我一個人回家而已，在你却感到那麼欣慰，真叫我不禁大笑。」

「孩子們般的性情，本來是教人愉快的，可是，如果愉快不揭穿，是多麼好的事，而你偏要毀滅它，這就太糟了。」

「但你到底當我是什麼人看待呢？我既非大家閨秀，也不是貴婦名媛，我今天認識了你，我的行為也不用對你負什麼責任。姑說有一天我成了你的情婦吧，你也得明白，我的情人也不止你一個人。假使你現在就要跟我爭風吃醋，那末將來怎麼辦呢？我實在也沒有見過像這樣的男子啊！」

「這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男子像我一樣愛過的。」

「好吧，你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到底很愛我嗎？」

「我覺得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愛你了。」

「是從幾時愛我起的？」

「是從我看見你由馬車下來進裝製店時起的，到現在足有三年了。」

「你認為這是很美麗的故事吧？那末，我怎樣去報答你的濃厚的愛情呢？」

「我說：『你也應當稍許愛我一點。』我說這句話時，心房跳動，幾乎不能開口，因為在她的談論中，總不免對我帶點譏笑，

同時我却又看出似乎她已對我鍾情，我覺得我已接近了我所最期待的緊要關頭了。

「她說：『可是那公爵怎麼辦呢？』

「那個公爵？」

「是我的一個老姪漢。」

「他不會曉得的。」

「如果被他曉得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這是因爲，」她繼續着說，握住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口，我覺得她的心房的跳得加緊我的生活。」

「我請你勿再這麼說吧。」

「她笑着說：『你放心就是，不管我能活多少時候，我活着的時間總要。」

「她說完，唱着歌進餐室。」

「娜妮那裏去了？」她一見了卡史東和普尤姐史，便這樣問道。

「她睡在你的臥室裏，伺候你上床呢。」普尤姐史回答道。

「可憐的孩子，她爲我受累了，好吧，各位先生，時候不早了。」

「十分鐘以後，我和卡史東兩人走出來，麥格麗脫。」

「我們走到外邊後，卡史東問我道：『喂，你覺得』」

「她是個尤物，我真的被她迷住了。」

「我有些不相信，你告訴她些什麼？」

「我已將這句話告訴她了。」

「她對你說她相信你嗎？」

「沒有。」

「她並不像普尤姐史。」

「普尤姐史相信你嗎？」

「何止是相信朋友，你真想不到我覺得這。」

十一

亞孟說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去。

他對我說：「請代我把窗門關上，謝謝你。我  
我便關上窗戶，病體未復的亞孟，脫去了他

樣疲勞，事實上是給這種痛苦的回憶鬧得心神

我對他說：「大約你的話講得太多了，讓我睡

「你厭聽這個故事嗎？」

「決不。」

「那末讓我再說下去，不然，你走了以後，我一個

於是他又講起來了，他一點也不用思索，可見這些

「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却不想睡，只是回憶着一天

發生得這麼迅速，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覺得彷彿是做夢。不

響，答應他的要求，約定第二天去幽會，倒並非是了不得的怪事。

「我雖然這樣思念着，可是我的這個未來的情人，她給我的第一

也有虛榮心，固執地認為她跟別的女子不同，我相信她對我傾心，像我對

「然而，我又另外聽得這樣一種話：麥格麗說的愛情是隨時變換的。

「我親眼看見，她在家裏拒絕一位青年伯爵的求愛，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許  
的公爵的供養，她可以趁這機會去挑選一個她所心愛的情人。若說這話是對的，那

史東，而偏偏歡喜和她初次見面就鬧笑話的我呢？

「很奇妙的，有時一剎那的偶遇，勝過整年的殷勤。昨夜同晚餐的那些人裏面，只有我一個人看見她離席的時候，感覺得不安。我隨着她，情不自禁，帶泣地吻着她的手。從這些情形加上過去她兩個月的臥病，我逐日的探訪，使她當我是非常的男子。也許她對我所表示的情愛，像對其他男人的方法是一樣的。這樣，便不致對她有什麼影響了。」

「這些假定，都有相當理由，可是，不管它是什麼理由，有一件事是可靠的，那就是她已經肯允了。」

「現在，我愛麥格麗脫已到最高峯了。她雖然是個妓女，也許爲了使她添加了一些詩意，我總設法使這回事有圓滿的結果。」

「我幾乎一夜都沒有睡。」

「我的神經可說是錯亂了。有時我覺得我自己不該關綽，不算漂亮，沒有佔有她的資格。有時我又覺得佔有她使我有無上的榮耀。後來我又怕麥格麗脫的愛情會像露水樣容易消滅，發生破裂的不幸。我私心覺得不如晚上不要去寫封信去告訴她。我怎樣記掛她的好，從這裏，我的腦筋裏又轉變到無限的希望，絕對的信任。我做了許多渺茫的夢，我認爲這個女子會因了我而醫好她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病痛，我會跟她同度終身的幸福生活，她的愛情會比最純潔的愛情更可貴。」

「總之我心亂如麻，一言難盡。千種事情湧上我的心頭，直到天亮，我才入睡，忘記了一切。」

「我醒時已經是午後二點鐘了。天氣晴朗。我好似覺得我過去的生活從未會有這麼幸福過。昨晚的回憶，我既感到純淨無瑕，今晚的希望，更使我有無窮的愉快。我匆忙地穿上了衣服，歡樂和情愛引起我心房的跳動。我有點覺得神魂顛倒。昨晚的那些使我輾轉不眠的念頭，現在不再苦惱我了。我只想着一會見麥格麗脫的辰光。」

「我不耐煩地留在家裏。我的房間似乎太小了，無法容納我的幸福。我需要整個自然界供我驅使，供我宣洩。」

「我走出了大門。」

「我走過亨特路。麥格麗脫的馬車正在她的門口等她。我向雪沙利色走去。當我在路上遇見任何人，不管認識不認識，我

都存着一樣的愛心。

「愛情是能引起深切的同情的。」

「我來來往往共走了一個鐘頭，從馬爾利馬像到圓場，又從圓場再到馬爾利馬像，由遠處我瞧見了麥格麗脫的車子；我不十分看得清楚，不過是猜測吧了。」

「車子在雪沙利色的角落停下了。有一個高個子的青年，正從一隊人中走出，去接近了她，跟她談話。」

「他們談了一會兒，青年們便回到他朋友的隊裏。我看出剛才和麥格麗脫談話的人，就是從前普尤姐史指着他的彫像，說是造成麥格麗脫地位的G伯爵。」

「他也就是昨天晚上她叮囑不給開門的那個人。我推想：她所以停下了車子，是爲了向他聲明昨晚擋駕的理由的，我還希望今天晚上她能借別的託辭，再拒絕他去見她。」

「那一天我怎樣消磨其他的時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邊走，一邊吸煙，談了許多話，一直到晚上十點鐘爲止，我一點都記不起來，我究竟談些什麼與何人接談。」

我可以記起來了，是我回家以後，我足足打扮了三小時，我看了我的鐘和我的表總有一百多次，可惜它們都走得一樣慢。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想，我大概可以走吧。

那時我住在普方斯路，我順着白山路走，穿過大馬路，再折入路易大帝路，馬哈路，到了亨特路。我望着麥格麗脫的樓窗，窗裏亮着燈光。

「我按了電鈴。」

「我向看門人麥格麗脫·古基耶姑娘有沒有在家。他回答我說：她從沒有在十一點或是十一點一刻以前回來過。」

「於是我看我的表。」

「我本欲慢慢步行過來的，事實上從普方斯路到麥格麗脫的家裏，路上只消五分鐘。」

「因此我無聊地在一條街上踏來踏去，這裏既沒有店舖，路上也缺少行人。

」半點鐘光景麥格麗脫回來了。下了車，她向周圍望望，似乎想找什麼人。

「於是車子慢慢地開走。原來停車的地方和住宅並不連在一處。正當麥格麗脫叩門的時候，我搶上前去，向她打招呼：

『晚安！』

『哦，是你呀！』她的口氣平凡得很，並不像對我有絲毫熱情。

『你不是答應我今天晚上來看你的嗎？』

『是的，可是我忘記了。』

『我聽了這句話，好像一盆冷水澆在我的心頭，把我早上所思念的事完全打消了，但我已知道了她的脾氣，所以我不走

開。

』娜妮開了門，然後我們走進去。

『麥格麗脫問道：『普尤姐史回來了沒有？』

『沒有，小姐。』

『去關照一聲，如果她一回來，就叫她上這裏來。可是你先去熄滅客室的燈，假使有什麼人來，說我還沒有回來，而且今天

不回來了。』

『這姑娘彷彿有什麼心事。也許是厭惡一般打擾她的人。我簡直摸不着頭腦。麥格麗脫走進了她的臥室，我則仍舊站在

原來的地方。

『來呀！』她招呼我。

她脫去了帽子和絲絨的外衣，一起拋在牀上，然後就把身子倒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大靠椅裏。她的爐子裏，直到初夏還燃

着火。她一面在手裏玩着表鍊，一面對我說：

「你有什么消息告訴我嗎？」

「什麼消息都沒有，除了我今晚不應上你處來的消息以外。」

「爲什麼呢？」

「因爲你似乎覺得有些厭煩，大概是我使你不快樂吧。」

「你並沒有叫我厭煩，只是我自己身體欠佳，不舒服了一天，昨夜又沒有睡，所以今天頭有點痛。」

「我走開讓你好好休息吧。」

「不要你不必走，如果我想睡，我會當着你的面睡的。」

「正在這時候有人按電鈴。」

「她表示一種不耐煩的神情說：『這樣遲還有人來嗎？』」

「過了一會兒，門鈴又響了。」

「怎麼竟沒有人開門？只有我自己去開了。」

「她從椅上站起，對着我說：

「你且在這裏等一會吧。」

「她穿過了幾間房間，最後我聽得開門的聲音——我靜聽着。

「開了門，她引進一個人到了客室。一聽到幾句口音，我辨別出就是青年N伯爵了。

「他說：『你晚上好啊！』」

「不好，」麥格麗脫帶恨地回答。

「我打擾你吧？」

「也許是的。」



「我親愛的麥格麗脫，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使你這樣冷待我呢？」

「我的朋友，你並沒有什麼得罪我的地方，不過我害了病，當然應當去睡了，所以你最好是走。每天夜裏，當我回來不到五分鐘的時候，就看見你候在此地，實在使我難受。你究竟有什麼要求呢？要我做你的愛人嗎？那我早對你說一百次我做不到，說過你簡直要討厭死我，說過叫你另外去找對象了。今晚我最後對你說一遍，我並不歡喜你，就是這麼一句話。再會吧，娜尼過來了，她可以照着你出去，晚安。」

「麥格麗脫不說什麼話，也不去聆聽青年人的絮聒，她轉過身來走進房間，重重地關上了門，娜尼也隨着進來。」

「麥格麗脫對她說：『以後你對這個傻子總說我不在家，或者爽快的說我不願意見他，我真的有些厭煩，老是看見一些人來向我要求同樣的事，他們認為給我錢，就算是愛我。如果被那幹這個醜業的女子們知道是那麼一回事，她們寧可去當女僕了。自然，我們免不了沒有虛榮心，要穿好衣服，要坐車子，要買珠寶。於是她的身體，姿色一天天毀壞了。人們見了她，像見了毒蛇野獸般可怕，他們向她取去的總比他們給她的爲多。死去的時候，又像一匹狗樣不值錢。她毀滅了許多人，甚至連自己在毀滅之例。』」

「娜尼說：『好吧，小姐，你可休息了，你今晚神經有點錯亂呢。』」

「這件衣服我真討厭。」麥格麗脫說，用力解除胸前的鈕扣。『給我一件睡衣吧。噯，普尤姐史來過了沒有？』

「她尚未回來，要是她一回來，立刻就有人叫她上小姐這裏來的。」

「唉，又是這麼一個討厭的東西。」麥格麗脫接着說，她脫去了衣衫，換上一件白色的睡衣。『唉，又是這麼一個討厭的東西。她用得我着的時候，她就來找我，可是總不肯替我好好做點事。她知道我今天晚上等回信的，我雖然等得那樣心焦，而她則東跑西走，不管我的事。』

「說不定她就是爲這件事就攔了呢。」

「拿一點五味酒來。」

「娜尼說：『你又要麻醉你自己了。』」

「這有什麼關係。再替我拿點水菓，冷葷，或是雞翅膀一類的東西來，不管什麼，越快越好，我餓極了！」

「我見到這種景象，發生了什麼感想，縱不說，你也可以猜想得到的。」

「她對我說：『你伴我一道吃夜飯吧。我先上梳妝室裏去一會，在等着我的時候，你拿一本書看看好了。』」

「她點起大燭台上的蠟燭，推開床邊的一扇門，走了進來。」

「我却正在想着這個姑娘的生涯，不禁對她由愛生出憐來。」

「我在房間裏踏來踏去，想得糊裏糊塗。那時普尤姐史跑了進來。」

「哦，你也在這裏嗎？」她向我道。「麥格羅脫呢？」

「在梳妝室裏。」

「我在這裏等她好了。她很愛你呢，你可知道嗎？」

「不知道。」

「她沒有對你說起嗎？」

「從來沒有。」

「你怎麼會在此地的？」

「我是來看看她的。」

「可以在半夜來看她嗎？」

「怎麼不可以？」

「來開玩笑的啊！」

「她是當我不運之客的啊。」

「此後她會殷勤地招待你了。」

「是你自說自話吧？」

「我現在帶給她一個好消息。」

「別管它吧。請問她對你談起我些什麼？」

「昨天晚上——不如說昨天夜裏——自你和你的朋友走了以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叫卡史東？」

「對啦。」我說。我想起卡史東跟我很熟，而普尤姐史却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禁好笑起來。

「我的朋友不錯。他幹了什麼事？」

「他一年中的進款有二萬五千法郎。」

「不錯！現在談到你了。麥格麗脫會問起我關於你的一切。她問我你是怎樣的人，過去做了些什麼事。曾經有過怎樣的愛人……總之：凡關於你的一切，她都向我打聽得很清楚。我呢，也將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她，並加了一句說，你是個有魔力的男人。就這樣完了。」

「謝謝你的好意。現在，我要請你告訴我，她昨天託你辦過什麼事情。」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她無非叫我把那位伯爵遣走吧。可是她今天又託我辦一件事，此刻我就是送信回來。」

「這時麥格麗脫從梳妝室裏走出，頭上嬌媚地戴着睡帽，帽上裝飾着幾束黃色的花緞帶，那種打扮的確足以迷人。」

「她赤着腳，拖着一雙緞子的睡鞋，正剔淨她的指甲。」

「她一見了普尤姐史，便問：『怎麼樣？你看見了伯爵沒有？』」

「看見了。」

「他對你說點什麼？」

「他已給我了。」

「數目多少？」

「六千法郎。」

「你帶來嗎？」

「帶來的。」

「他有吝嗇的表示嗎？」

「沒有。」

「可憐的人！」

「她的這句『可憐的人』的口氣，簡直是誰都學不像的。麥格麗脫接受了六張一千法郎的鈔票。」

「她問『普尤姐，你要錢用嗎？』」

「我的好姑娘，你知道後天就是十五號了；你若能借我三四百法郎，那對我真是一種大的幫助。」

「好，明天早上再說吧。此刻去換錢也太遲了。」

「請你不要忘記！」

「你放心吧！現在可以跟我們一道吃夜飯。」

「不，查利史在我家裏等我呢。」

「他也被你迷住了嗎？」

「我的乖乖，別瞎說啊！明天見，再會，亞孟！」

「杜月妮亞太太走出。」

「麥格麗脫打開了壁櫃，放進鈔票。」

「你肯讓我躺在床上嗎？」她帶微笑地說，走向床前。」

「我不但允許你，還正請求你呢。」

「她掀起舖在床上的單單，拋在床前，便即把身體一縮。」

「她說：『來，坐到我床面前來，我跟你談談。』」

「普尤姐史說得很對，她帶信給麥格麗脫，真叫她有無限的歡心。」

「她握住我的手問我：『你能原諒我今天夜裏的壞脾氣嗎？』」

「什麼我都能原諒你。」

「你愛我嗎？」

「我愛你到發瘋的地步了。」

「我的壞脾氣無妨礙嗎？」

「什麼也無妨礙。」

「你能對我發誓嗎？」

「我能。」我低聲對她說。

「挪尼走進來了，送上幾只盆子，一只冷雞，一瓶波爾多酒，一些楊梅和兩份刀叉。」

「挪尼說：『我沒有關照他們給你預備五味酒，先生，你可喝點波爾多酒吧？』」

「可以。」我回答。心裏還留着麥格麗脫最後問我的幾句話的印象，使我感動地，熱情地望望她。

「她說：『好，你將這些東西放在小桌上，然後把桌子搬到床面前來。我們不用你招呼。你有三個晚上沒有睡了，現在你該去睡了，我不需要什麼東西了。』」

「門要鎖好嗎？」

「當然。」

「我正要關照你，明天正午十二點鐘以前，別讓任何人進來。」

十二

「天剛亮，微光初透入窗帷的時候，約模五點鐘，麥格麗脫對我說：

「請原恕我，我覺得你現在可以走了，因為公爵每天早上都要來的，等一會兒他來的時候，雖有人會告訴他還睡着，但他也會一直等到我醒為止的。」

「我雙手抱着麥格麗脫的頭，她的頭髮散亂着。我給她最後一吻，問她道：

「什麼時候再來見你？」

「她說：『我今天會寫信告訴你一切的。你得絕對聽我的話就是。現在你先去取起壁爐上的一只小的金鑰匙，把這扇門開起來，再送回到這裏再走。』

「我知道了，可是假使我現在要求你一件事呢？」

「你有什麼事要求我呢？」

「我要求你給我這只鑰匙。」

「這件事，我對任何人都沒有答應過。」

「就答應我吧。我可向你立誓，我的愛你跟別人是兩樣的。」

「好，就給你吧。不過我預先告訴你，使用這鑰匙的權力還是操在我的手中，我能使它對於你一點用處也沒有。」

「爲什麼？」

「因爲門裏面還有一道暗鑰。」

「糟了！」

「可是我可叫人拆了它。」

「你真的愛上我了嗎？」

「我自己也不明白，只彷彿覺得有這麼一回事。現在你走吧，我要睡了。」

「我們交頭擁抱着一會兒，於是我便辭出。」

「那時街上連一個人也沒有。巴黎正在睡眠之中。到處散佈着一陣柔和清新的氣息，待數小時之後，就要被嘈雜的聲音擾亂了。」

「這座睡城好似整個是屬於我的，我竭力憶起過去所羨慕的許多幸福人們的名字，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比他們更幸福。實在的，一個純潔的少女愛你，做了她的初戀的對象，是最大的幸福，但這也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贏得一顆沒有愛的心等於奪得一座沒有防衛的城一樣。雖然有家庭教育，和責任觀念來保護，但也不能周密到不受一個十六歲小姑娘的欺騙。自然借着她所歡戀的男子的聲音，對她作初次愛情的勸告，而這勸告越顯得純潔，它的力量也越大。」

「有進取心的女子是容易就範的，即使不是對於情人，至少對於愛情這回事是如此。因為沒有懷疑，也就沒有力量，所以要博得她的歡心，是二十五歲年齡的男子都能夠的。你看她們非常謹慎地被防衛着，要是闖住這些玲瓏的小鳥，那末修道院的門牆尚不够高深，母親的枷鎖尚不够堅實，宗教的責任尚不够永久——他們連花卉也不肯向籠裏拋擲。結果呢，這些姑娘們反而沉迷於她們所不知的世界，她們想着這世界是多麼地誘人，她們也怎樣愛聽隔籬吹進的啓示祕密的第二聲，她們該怎樣祝福那第一隻揭開神奇帳幕的手。」

「至於想獲得一個妓女的真情，那實在太不容易。她們的靈魂已被肉體摧殘了，心神已被感官毀壞了，情感已被生活逼得冷淡了。人家對她們講的話，她們早已知道；人家運用的手段，她們也都清楚。甚至於她們的愛情，也都早出賣了。自然，她們的愛並非出於真心，而是出於金錢。她們打算防衛她們自己，比母親和修道院的力量防衛一個貞潔的處女更可靠。她們想出了一個名叫『風情』的名辭，所謂風情，就是她們也肯施予一種無需買來的愛情。她們拿風情當作休息饒恕和安慰，彷彿那些藉高利貸過活的人，他們在剝削了成千人之利，在某一天，忽然發出善心，肯慷慨地借二十法郎給一個快要餓死的人，不向他

索取借據，也不計較利息，以認這樣可以贖回他們的罪愆。這個比喻正很相似。

「再者，當上帝允許一個娼妓愛人的時候，這種愛情的開始，好似就是一種原恕，但結果往往成爲一種懲罰。世界上沒有一件赦罪不是由於自己懺悔的。一個懺悔過去生涯的女子，一旦覺得自己落入從未感到的熱誠和深情時，在她招出這種愛情時，這時被她所愛戀的男子定能統御了她的。他應該怎樣自處，有殘忍的權利對她說：『你的真情還好像用金錢來賣笑一樣。』」

「這時候她們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證實她們的真心。從前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孩子在野外玩膩了的時候，忽然大喊『救命』，急得一般在農場上工作的人連忙奔來。但他却很開心。後來有一天熊來咬他，當他再真地喊出救命時，却沒有一個人來理他。這個可憐的姑娘，認真愛上了一個人的時候，也彷彿這種情形。受她騙的太多了，誰也不肯再相信她，結果在痛悔的心情中給愛情吞沒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生出許多偉大的工作和艱苦的修行來。

「然而，若有一個男子能喚醒了她們這點超過的愛情，同時他又有一個慈愛的靈魂，願意忘懷過去而接受她，如果他能陶醉在這裏面，像他被愛時的一樣愛她，這個男子便立刻可以享受世間一切熱情，有了這般愛情她的心便永遠屬於他一個人了。」

「關於這些思想，在我早上回家的時候，還不會想到。這不過是一種預感。雖然我愛着麥格麗脫，其實尙未見到有這樣的結果。今天我却想像到這上面去。我覺得一切都有必然的歸宿，我的這些思想，也不是憑空發生的。」

「現在讓我說我們發生關係的那一晚吧。在回家的途中，我真高興得如昏似狂。一想到我跟麥格麗脫已經心心相印，一想到她現在是屬於我的，一想到我的影子刻在她心上，一想到她房門的鑰匙放在我袋裏，而我有權使用它，我便得意非凡，滿覺得人生的愉快，同時讚美上帝謝謝他給了我這許多幸福。

「好像有那麼一天，一個青年在街上行走，他追隨一個女子，他先釘視着她，再轉過頭來，仍走着自己的路。至於他對於這



個女子一向就是陌生。她有她自己的苦樂和恩愛，跟他毫不相干。她的眼光中根本沒有他，甚至於假使他同她談話，她會譏笑他像麥格麗那譏笑我一樣。許多時日過去了，忽然有一天，本來大家在不同地方生活的，偶然有一個機會，使他們碰在一起。這個女子結果竟成爲男子的情婦，而且還很愛他。這是怎樣愛上的？爲什麼會發生愛情的？誰也無從猜測。從此兩個生命就化作一個，彷彿前世已訂有盟約。在熱愛中的他們，視以前種種比如昨日死。我們應當承認，這件事是稀奇的。

「說起了我，那簡直想不起昨夜以前是怎麼生活了。我的整個生命都在激動着回憶，回憶定情那一天的甜蜜的情話。除非麥格麗脫善於騙人，要不然，那末，她在定情之夕以後，就對我發生熱烈的情感了。」

「我越想越感到麥格麗脫並沒有理由偽裝她的愛情，因此我聯想到女子們原是有兩種愛法，而這兩種愛法，都能互爲影響。她們不是用心靈去愛人，就是用感官去愛人。時常有許多女子，她們愛上許多男子，只是簡單地爲了要求感官上的愉快；可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却逐漸聊解了超肉慾的神祕，於是後來就過着心靈上的生活。又時常有許多女子，當初次希望在婚姻上獲得純潔愛情的結合，可是從這結合裏偶然領會到肉體上的愛的啓示，一種靈魂中最純潔的印象所產生的有力的歸宿的啓示。」

「我被雜亂的思想縈繞着，隔了多久才入睡。後來麥格麗脫的信來了，我就醒來閱讀。」

「這是我的吩咐。今天晚上你上弗特威拉戲院跟我見面。請在第三幕時去麥格。」

「我把信放在抽屜裏，爲的是我有什麼懷疑時，可以隨時取出來看。這種情形原也是很平常的。」

「她既不會約我在白天去看她，我便不敢冒然上她家裏去；可是我又希望能在晚間以前遇見她，因此我又走到雪沙利色，像前幾天一樣看見她來來往往。」

「大約七點鐘，我就在弗特威拉戲院裏。」

「包廂裏漸漸坐滿了人，只有樓下近台的一間還空着。」

「當第三幕開幕的時候，我聽得這一間包廂有人開門的響聲，本來我的眼光就注意着這間包廂的。果然，麥格麗脫來了。」

「她走近包廂前面，就張望池座，一見了我，便用國語向我道謝。」

「這一天晚上，她打扮得非常嬌豔。」

「我不明白她所以這樣打扮，是不是專給我看的？她愛我的程度到底够不够？我越覺得她美麗，是否越覺得自己幸福？這些我都不管了。我單看見她那麼漂亮，已覺得成功了。因為當她在大眾面前露面的時候，全場的人都引頸仰望她，甚至連台上的演員也掉轉頭來注意這位天仙般的佳人。」

「而我呢，手裏竟有一把可以打開這女子房門的鑰匙，並且過了三四小時以後，她又是屬於我的了。」

「有些人對於一般爲坤伶或妓女破家的人常加苛責，我覺得這般人實在沒有嘗受設身處地的妙境。必須要像我這樣度着這種生活的，才知道她們就是在日常極細微的事情上，也是叫她們情人滿足，添加他們對於她們的愛情的（除了愛情以外，我們再也找不到其他適當的字）。」

「不久，普尤姐史也隨她而來，在包廂裏坐下。還有一個男子，像是G伯爵，坐在她後面。」

「我一見了他，心上頓時起了一陣嫉妬。」

「麥格麗說大約也看出包廂裏那個男子使我不開心，所以對我微笑，並轉了頭背向伯爵，好似聆聽台上的戲。到了第三幕時，她又轉過頭去，對伯爵說了一二句話，於是伯爵出去了，麥格麗說便招手喚我上包廂。」

「我走到的時候，她對我招呼道：『晚安！』隨即伸手來握我。」

「晚安！我回答麥格麗說和普尤姐史。」

「請坐。」

「我佔了別人的座位呢，G伯爵要再來吧？」

「他還要來的，我差他去買糖菓，好讓我們趁這機會談談心。至於杜凡妮亞太太，是決不會洩漏祕密的。」

「杜凡妮亞太太說：『對啦，孩子們，你們放心了，我決不亂放謠言的。』」

「麥格麗脫說：『你今天晚上有些兩樣呢！』她一面站起來，走到包廂的角隅，吻着我的額角。」

「你應當去睡才好。」她說話的聲調，跟她那一副嬌媚的態度一樣俏皮。

「你叫我睡到那裏去？」

「睡到你自家裏去呀？」

「你知道，我在家裏是睡不着的。」

「別在這裏裝伴，你大約是爲了我包廂裏一個男子吧？」

「不是爲這個。」

「我知道一定是這緣故。可是你弄錯了。好吧，別再提起這些。散場後，你到普尤姐史家裏去，在那邊等我回來。知道了嗎？」

「知道了！」

「難道我能違抗嗎？」

「她說：『你還愛我不愛我？』」

「這無需問了。」

「你想着我嗎？」

「整天想着你呢！」

「你要明白，我正担心我會對你一往情深呢；不信，你可問問普尤姐史。」

「普尤姐史接着說：『啊，她簡直愛得你發狂了！』」

「此刻你回去吧，伯爵就要回來了，別讓他看見你在此地。」

「爲什麼？」

「因為你不歡喜看見他的。」

「不會的。可是你若早對我說你今天晚上要看戲，那我也一樣可以送包廂票給你的。」

「這是他自己送給我的，我並沒有向他要。而且他還要伴我一進來。我怎能拒絕他呢？這是你所知道的。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寫信告訴你。無論我上那裏去，我總得讓你見到我。同時我自己也歡喜早一點見到你。你現在若不能原諒我的苦衷，那我從此會學乖的。」

「這是我的錯，請你原諒！」

「好，乖乖的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別再開出醋海風波。」

「她再吻了我一次，我才走出來。」

「在走廊裏，我看見伯爵回來。」

「我回到我的座位裏。」

「事實上，G伯爵跟麥格麗脫坐在包廂裏，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他本來是她的情人，送她一張戲券，伴她上戲院看看戲，也是平淡得很。我既愛上像麥格麗脫這樣的飄泊姑娘，自然該順從她的習慣。」

「戲做到後半場，我很感覺得無聊。散場的時候，我看見麥格麗脫、普尤姐史和伯爵三個人，一道步出戲院，踏上等在門口的馬車，我才沒趣地離開。」

「一刻鐘以後，我到了普尤姐史家裏。那時她也剛才到呢。」

### 十三

普尤姐史對我說：「你回來的時間和我們相差不久呢。」

「我無精打彩地回答她：『是麥格麗脫在那裏。』」

「他在家裏。」

「只有她一個人嗎？」

「還有G先生也在一道。」

「我在客室裏來回地踏着方步。」

「喂，你在此地幹嗎？」

「你當我在守望G先生從麥格麗脫家裏出來嗎？」

「你這話有點兒不合情理。你難道不曉得麥格麗脫不能拒絕伯爵的嗎？G先生跟她是舊相識。他在她頭上化了很多的錢，直到現在，還是供養她。麥格麗脫一年要化上十萬多法郎，此外還要負債。本來老伯爵可以貼她的，可是她也不願向他一個人要。所以她不能和伯爵發生惡感，因為伯爵一年中也至少要給她成萬的法郎。親愛的朋友呀，麥格麗脫是很愛你的，可是你跟她的關係，若照經濟情形上說來，不該有那麼認真。你的收入一年中也不過七八千法郎，自然不足供她的揮霍，甚至連一輛馬車的費用，也有點不敷。我希望你只當麥格麗脫是個漂亮的好姑娘就行了，安分地做做她一二個月的情人，送點鮮花，糖果，或是戲院入場券一類的東西給她，此外便不必起妄想，更不要發生醋意，你很明白你的對手是什麼人，而麥格麗脫又並非是個聖女。你們只要互愛別的儘可勿管。我看你富於情感，倒很令人可愛，實在說一句，你已佔有巴黎市上最嬌媚的女人了。她在她的華貴的住宅裏接待你，全身都裝飾着珠寶，却並沒有化你的錢，你若再不滿足，那未免野心太大了。」

「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我無法克制自己。當我想到那個伯爵是她的情人的時候，我不禁爲之心傷。」

「普尤姐，接着說：『你該明白，他不是她的情人呢？其實，他就是她的一個用得着的人吧了。在這兩天當中，她已經婉言拒絕他了。今天早上他又來到此地，她情義難却，只好接受了他的包廂入場券，陪他去回戲。後來他又送她回家，坐了一會兒。因爲有你在這裏，他不會留得很久。這實在最平凡的事，就是對於老公爵，他也能容忍的。』」

「是的，不過他是個老頭兒，我相信麥格麗脫一定不會愛上他的。而況，一個人只能容忍一件事，怎能容忍兩件呢？」

「好朋友，你太固執了。你知道，有若干高等人士，都能像我勸你一樣地答應，他們不用費力，也不覺羞慚，因為這種事真是太平淡了。一個巴黎青樓姑娘，如果沒有幾個情人，她有什麼方法可以維持她的場面？即使男的有很多的財產，也無法供給像麥格麗脫這樣一個女子的揮霍。一個人一年的收入有三十萬法郎，也可說法國的大財主了。可是你得知，單是五十萬法郎還是不夠開銷的。理由是一個有這筆收入的男子，總想有一所華麗的住宅，有幾匹馬和幾輛車，雇幾個僕人，交幾個朋友；有時還得打打獵，而且這種富人大抵是結過婚的居多，因此他也就有孩子的負擔。此外他還得跑馬賭錢，出外旅行，其他我所不明白的事，還多得很呢。他已養成了這種習慣，一旦節省下來，倒會使人懷疑他到了破產的地步，因而引起各種驚奇的猜測。這樣算起來，他在五十萬法郎的收入裏，能在一個妓女身上化四五萬法郎的數目，可說很多了。至於妓女本身呢，倒覺得數目寥寥，無濟於事，因此她不會不另結新交。去維持她的生活，麥格麗脫總算是個天之嬌子，有一個千萬家財的老頭兒愛她，而且他也沒有妻女，他的姪子外甥都一樣有錢，所以她需要一切，他都可以供給她，却並不向她要求什麼條件，而她一年中至多也只能向他要六七萬法郎，我想，如果她再向他要多一點錢，縱使他家財千萬，縱使他很愛她，也會拒絕的。」

「有好多巴黎的公子哥兒，他們一年的進款，充其量也不過二三萬法郎，這是說這些收入只能供他在交際場中耗費。誰都知道，做了麥格麗脫這樣女子的情人，以他們這點收入而論，還不够付她的房租和僕役費。他們自然也不對她表示他們有限的進款，只是假裝豪闊，等到把她玩膩了，便各自東西。要是他們想給她撐點場面，獨自負擔她的一切，那他們就要像傻子般毀滅自己，結果除逃往非洲去自殺外，還要在巴黎負十萬法郎的債，你以為他能向她討好嗎？絕對不會有這樣事的。相反地，她還得說她為他們犧牲了地位，並在交往時倒貼了許多錢。這值得不值得呢？但這又是事實啊！你是個有意識的青年，我非常敬愛你，我在烟花羣中混了二十年，我知道她們的一切，也明白她們的身價，我不願見你因見一漂亮的女子，對你一些青睞，便認真地去毀滅你自己。」

「普尤姐史接着說：『縱說麥格麗脫因愛上了你，而拒絕伯爵，但在老公爵發現了你倆的關係之後，也得請她在你與他之間有所選擇。她若一味拒絕公爵，這樣她就為你蒙了莫大的犧牲了。再就你一方面來講，你又使她受到多大的損失呀！你將

來若對她遺棄了，怎能賠償她爲你所受的損失呢？那一定是一無所有的。這時你不啻使她拋棄了財富，隔離了世界，使她的青春完全交給你，然而你却忘記了她。你若是一個平凡的男子，那末，你既清楚她的出身，就會像普通的狎客忘記了她，讓她痛苦一身。你若是有個良心的男子，你的良心就叫永遠伴留在她身邊，結果二人同歸於盡。因爲這種緣故，年青的人只是逢場作戲，可是對於中年人却就不然。她會妨礙你一切的事業，既不能讓你成家，也不能叫你有別的希望。朋友，你且相信我的話吧。你對一件事物，應有所估價值多少，給多少。對於一個女子也是這樣。無論如何，你決不能讓一個妓女作了你的債權人。」

「她的話娓娓動聽，我想不到普尤姐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話。我除了覺得她的話有理外，沒有什麼可以回答。我只是伸手向她表示謝意，聽她的勸告。」

「接着她又說：『好了，別再討論這些無聊的理論，還是快樂一下吧。好朋友，人生是美麗的，不知你對它究竟抱了什麼態度。像你的朋友卡史東，他所抱的愛情態度，完全跟我一樣。你得知趣一點，不然就會叫人討厭。你知道，她現在正在她的家裏，不耐煩地等待一個男子滾蛋。她正渴念着你，留你過度良宵。我相信她是愛你的。此刻讓我們站到窗前，看看伯爵會否辭出，可是他不久就得離開。』」

「普尤姐史開了一扇窗，我們便倚在洋台上面。」

「她眺望人跡稀少的街道，我則默默地幻想。」

「我的心中浮湧着她的說話，我不能不承認她是有理的。不過，我對於麥格麗脫的真情，總難同意她的理由。因此我不禁太息起來。普尤姐史聽了側轉頭來，她聳聳肩，彷彿一個醫生對於臨死病人所表示的一種神情。」

「我自言自語道：『人們的思想真是變幻莫測，我覺得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回憶我認識麥格麗脫只有二天工夫，在這二天當中，她果然成了我的情婦，全部佔據了我的思想，我的靈魂，甚至於一位伯爵來找她，也會使我覺得不快。』」

「後來，伯爵終於踏步外出，登上了他的馬車，漸漸地走遠。這時普尤姐史才關上了窗子。」

「她喊道：『你們快點來，擺開桌子吃夜飯吧！』」

「我走到麥格麗脫家裏的時候，她迎上前來，抱着我的頭頸，竭力吻着我。」

「她問我道：『你覺得我們討厭吧？』」

「普才姐史回答說：『不，現在情形比較好多了，因為我對他下了一番大的解釋，他才答應以後可以想透一點。』」

「啊，那倒很好。」

「我的視線在注意一隻床，床上像前一樣舖得很整齊。麥格麗脫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大家一道圍坐桌邊。」

「嬌媚、溫柔、多情，麥格麗脫都俱備了這一切。我對她不會有任何奢望了。我知道就是別人處於我的地位，一定也會感到

快樂；我知道我在享受着——立天使或是女神的幸福。

「我希望我能依照普才姐史的話做人，試和摹倣我的兩個女伴一樣的高興；然而在她們是自然的，在我却很勉強。我矯

揉造作的歡笑，幾乎連眼淚都要流出來，而她們却不知道我的意思。

「晚餐後，只剩麥格麗脫和我二人在一起。她照常坐在火爐前面的墊子上，眼如秋水地望着爐中的火光。」

「她彷彿也在幻想，可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麼。我帶着熱愛和懼怕地凝視她。我真願意為她犧牲一切。」

「你知道我想什麼嗎？」

「不知道。」

「我現在有一件主意呢。」

「什麼主意？」

「暫時我還不能告訴你，可是我可先對你說，這件事會有怎樣的結果。結果是一個月後我可以自由了，可以不欠什麼債

了。我們兩人也可以到鄉下去避暑了。」

「但你能告訴我什麼方法嗎？」



「現在不能只要你能像我愛你一樣來愛我，定可有美滿的結果。」

「是你一個人打定這主意嗎？」

「是的。」

「只有一個人去做嗎？」

「她回答說：『吃苦的只有我一個人，可是分享利益的是我們兩個人。』我再也忘不了她說時的那一種微笑。

「我聽到『利益』兩字，未免有點慚愧。我想起「曼郎·擗實戈和辯流兩人享用B先生的錢的事情來。

「我站起身子，略帶強硬的口氣說：

「親愛的麥格麗脫，你得允許我讓我只分享我自己的計劃，自己所經營事業的利益。」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懷疑G伯爵助你成功的那一件事。要是真的話，那我既不負責任，也不享受利益。」

「你太稚氣了，我本來是相信你愛我的，好，總算我錯吧！」

「於是她站起來，揭開她的鋼琴，彈着『請跳華爾茲』的調兒，一直彈到大調的那一節，那是常使她停止的地方。

「我不明白這是她的習慣呢，還是故意使我想那定情夕的情景。我所知道的，就是在這個調兒裏，會使我憶起往事。於

是我走近她的身邊，擁抱着她親了個嘴。

「我對她說：『你可原諒我嗎？』

「她回答我說：『你自己很明白，今天還只得第二天，我已原諒你的舉動了。我恐怕你不能堅守你的服從的盟約吧。』

「你要我怎麼樣呢，麥格麗脫，我因為太愛你了，所以容易發生嫉妒的心。剛才你向我提議的事，我覺得非常贊成。只是要

實現這個計劃，又是那麼的神祕，真使我有點難辦呢。」

「我對你說個明白吧。」她說，握住我的手，望望我帶着誘惑性的微笑。『你愛我，你承認嗎？那末，你自然高興跟我到鄉下

去度二三個月的夏天的。我也一樣，歡喜我們二人享受一點清福。我不但覺得高興，而且這件事對於我的身體又很有益。我要離開巴黎這麼長久，是爲了料理我的雜務，像我這樣的女人，雜務是很多的。我得安排我的債務和我爲了你的愛情。是的，你別譏笑我，我是愛你愛得發狂了！可是你却在這裏板起面孔打官話。你真是個不懂事理的孩子，你只要記牢我愛你，便什麼都不必憂慮了——你同意我的話嗎？」

「只要能使你快樂，什麼事情我都同意。」

「那末，一個月光景，我們便能在一個鄉村的河岸旁邊散步，喝着牛奶了。也許你會覺得我的話奇怪，其實，我對於使我幸福的巴黎生活，已感到厭倦乏味了，因此我憧憬着一種幽靜的生活，它可以使我憶起童年時代。一個人無論長到多大，總有個童年時代的。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冒充是個軍官的女兒，自吹是在聖丹尼養成的。我是個由鄉村長大的姑娘，六七年前我還未會識字。現在我可以放心了，爲什麼我要你和我共同享受幸福呢？因爲我知道你的愛我是爲了我，並非爲了你自己，而別人的愛我呢，却是爲了自己，並非爲了我。」

「從前我一直在鄉下，可是我從未說過我是願意去的。現在有了你，我才覺得快樂呢。請你別阻止我的成功吧。你自己會這樣說過：「她是不應該因憂而老的啊。總有一天，我會悔恨，沒有爲她盡力她所托囑咐我的事，而且那些事又是這麼容易！」」

「她的甜言蜜語叫我無從回答起。我的心坎裏只是深刻着初夜的恩愛，現在正等待第二夜呢！」

「一小時以後，麥格麗脫投在我的懷抱裏。這時就是她叫我去犯法，我也願意的。」

「早上六點鐘，我要起身走了，在未走以前，我問她道：「今天晚上再見吧。」」

「她只是熱吻着我，但並不說一句話。」

「白天裏我收到了她的信，上面這樣寫着：

「親愛的亞孟，我今天有點小恙，醫生囑我多休息。晚上要睡得早些，恐怕不能再見你了，只得向你道歉。明天中午，我等你。」

來。我愛你。」

「我當時想着她在騙我！」

「我的額角上淌着冷汗，我因爲太愛這個女子，稍許有點疑心，就感到非常煩惱。」

「但我幾乎每天都在防麥格麗脫有這麼一回事。從前我的情婦們雖也有過這種情形，却不十分關心，惟有麥格麗脫這個女子，在我的生活上發生了莫大的影響。」

「因此我仍照例想去看她，而且我有她家裏的鑰匙。從這裏我可以看出她的祕密。如果我看見別的男子在那邊，我得打他的耳光。」

「大約十一點鐘光景，我到了亨特路。」

「麥格麗脫的窗裏沒有燈光，但我仍按着電鈴。」

「管門人問我找誰。」

「我對他說：『找麥格麗脫。』」

「她尚未回來。」

「我自己進去等，她吧。」

「她家裏一個人也沒有。」

「我身上有鑰匙，本來就可以自由走進去的，可是我又怕被人看見不好意思，只得仍舊退出來。」

「我並不即刻回家，我離不開那條街道，眼睛一直注意着麥格麗脫的房子，我彷彿想發現一些祕密，釋去我的懷疑。」

「半夜十二點鐘的時候，我看見一輛我所常見的馬車，停在九號門口。」

「G伯爵從車上跳下，安排了他的車子，便走進了屋子。」

「那時我希望也有人對他說，麥格麗脫不在家，像剛才對我說的一樣。那天他便會垂頭喪氣地出來了。然而我一直等到

早晨四點鐘，還是等候着。

「在這三星期裏我已受盡種種苦楚，但若和這一夜比較起來，簡直差得太多了。」

## 十四

「回到家，我像孩子般哭個不停。如果一個男子曾經上過女人當的，那時他一定會感到莫大的痛苦。」

「那時我怒火中燒，把不得立刻跟她斷絕關係。我預備天亮時趁車回鄉，看看我的父親和妹妹，覺得他們愛我是不會欺騙我的。」

「可是我又不同意一溜了之。只有恩斷義絕，決心不再愛她的男子，才肯不聲不響地出走。」

「我的心中打算着好多封絕交書的草稿。」

「我的對方本來是個妓女，從前我看她太神祕，她也把我看得像個小學生。她爲了欺騙我，不惜使用欺侮人的狡猾手段，這是很清楚的。想到這裏，我有點自尊起來。我必須離開這個女子，可是不願讓她知道這破裂給我的痛苦。下面便是我寫給她的信。我寫得很堂皇，而在寫的時候，又含着瘋狂和傷心的眼淚。」

「親愛的麥格麗脫：

「我願你昨天的小恙，不會發生任何變化。我在十一點鐘時，曾來打聽過你的消息。G先生比我幸福多了，因爲沒有多久，他也來了，他在早晨四點鐘的時候，還留在你家裏。」

「麥格麗脫，再會吧。我很想愛你，可是不能夠，所以也不希望敷衍地愛着你。讓我們大家都忘記了吧，你只要忘却一個在你看來非常平凡的名字，我呢，却要忘却一件像空中樓閣般的幸福。」

「我把你的鑰匙奉還。我從未用過它，要是你還像昨天一樣害癩的話，也許它對你還有點用處的。」

「你看，我在信中終於對她大發脾氣。這表示我對她還是念念不忘。」

「我把這封信讀了十多遍，想着她讀了之後，心中定必難過，我才平了一點氣。我勉強支持着，勿使自己在信裏表示出軟化。八點鐘時，我的僕人進我的房間，我便將信交給他，立刻差他送去。」

「要等回信嗎？」我的僕人耶雪夫問我。

「如果有人問你，你不要回信，你對他說不知道，只是等着好了。」

「我耐性地等着，希望她有回信給我。」

「人類真是可憐的弱者啊！」

「我等着我的僕人，心中紛亂非凡。有時我想着，我怎樣得到麥格羅脫，我又自責着，我有何權利寫這樣無禮的信給她。其實她可以對我說，並非G先生欺騙我，而是我欺騙G先生。這是一般女子應付好幾個情人的堆托，偶爾我想起我和她的誓約，我還認為我的信中的話太溫和，並不嚴厲，足以儆戒一個看輕我愛情的女子。因此，到後來我又悔恨最好不要寫信給她。還是日裏上她家裏去，讓她哭一場，使我開心點好。」

「最後我思量着她答覆我的話，我想着她如何覓取自解的恕辭。」

「耶雪夫回來了。」

「我問他：『結果怎樣？』」

「他說：『先生，小姐還睡在床上，勿會醒來。等到她醒來按鈴時，便可立刻送上去。如果有回信，也就有人送來。』」

「她還睡着沒有醒呢？」

「我幾次想找人去追回那一封信，但我總是這樣想着：『假使她已收到了信，那就表示我有後悔的意思了。』」

「越是覺得她的回信應該來的時候，我越是悔恨我不該寫那一封信。」

「十點十一點兩個鐘頭過去了。」

「我本來準於十二點鐘去踐她的約的，現在似乎一無所事。然而，我也沒有方法使我的心中免去無名的難堪。」

「我像許多在期待中的送信的人一樣想着：要是我出去一次，也許回來時就會收到她的回信。一個焦急等待人家回信的人，往往在受信人不在家中送到的。」

「我自己就借了吃午飯的理由，拔步外出。」

「我不像平日一樣，到街頭的法亞飯店去吃午飯，我這次是上皇宮區去的，因為我好經過亨特路。每逢我老遠看見一個女子時，總以為是娜尼送回信給我，但我走過亨特路時，連店家的職員都沒有看見一個。到了皇宮區，我走進非利飯店，堂倌送上一些東西給我吃，我則根本無心吃食，儘管他送上什麼給我，我都不會吃的。」

「我的眼睛老是釘視着牆上的時鐘。」

「飯後回家，我相信麥格麗脫一定有回信來了。」

「看門人沒有收到信，我希望我的僕人那邊有信，結果他說，自我出門之後，並沒有人來過。」

「麥格麗脫如果有信給我，她應該早就寫就了。」

「這時候我又懊悔我信裏的話，假使我一無動靜，倒會引起她的不安，因為她見我昨夜不會赴約，一定要問我理由的。在這時候我自然可以告訴她一切了。這樣一來，她會向我敘述苦衷，我也正希望她有這種舉動。我已準備相信她的答辯，只要我能見她一面。」

「甚至我盼望她能親來看我，但辰光漸漸地過去，而她始終不來。」

「這樣看來，麥格麗脫倒是個超乎尋常的女子，因為她收到像我剛才寫的這樣一封信，竟然會置之不理。像這樣的女子，真是少見的。」

「五點鐘光景，我上雪沙利色。」

「我心裏想着：『假使我遇見她，我就裝出一種冷淡的態度，這樣她便曉得我已忘記掉她了。』末了，我竟看見了她，坐在一輛馬車裏，走過皇宮路的轉角，這種意外的遭遇，使我臉色蒼白。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我。」

動態而我自己却慌張地望見了她的車子。

「於是我便不願意再留在雪沙利色的街道上。我瀏覽着戲院的廣告，藉此機會可以再見她。

「這一天皇宮戲院正在演新的戲。我想麥格羅脫一定到場的。

「七點鐘我進了戲院。

「包廂裏人頭攢動，我却沒有發現麥格羅脫。

「因此我離開了皇宮，又上她常去的好幾家戲院裏去。

「但我還是沒有見到她的芳影。

「說不定因為她讀了我的信後，心中悲傷得不願來吧。說不定是她怕我看見她，省得一番解釋吧。

「當我在路上走着，正這樣神經過敏地思想的時候，我看見卡史東，他問我由何而來。

「我對他說：『從皇宮戲院裏來。』

「他說：『我是從歌劇院裏來的，我滿以為你在那邊。』

「何以見得呢？」

「因為麥格羅脫也在那邊。」

「哦，她也在那邊嗎？」

「是的。」

「她不是一個人？」

「不，還有一個她的女友。」

「其他還有人嗎？」

「G伯爵到她包廂裏來了一會，可是她不久和公爵一道走了。我總以為在那邊可以會見你的。我的旁邊有一個空的座

位，先前我還當作是你的呢。」

「我何以一定要跟麥格麗脫上一樣的戲院？」

「當然啦，因為她是你的情婦啊！」

「誰告訴你的？」

「昨天我遇着普尤，她對我這樣說的朋友，我向你道賀，她是個極漂亮的愛人，普通的人是不容易到手的，你得好好待她，她會替你撐場面的。」

「卡中東這幾句話，使我聽了更加難過。」

「如果我昨天看見卡中東，他也在昨天對我說這話，那麼今天早上就不會寫這封無聊的信了。」

「我很想上普尤，史那邊去，托她轉告麥格麗脫，說我有話對她講。可是我又怕她因此採取報復的手段，答復我不能接待。所以我只好慚愧地從亨特路回去。」

「我到了家，又問看門人我有沒有信。」

「沒有。」是他的回答。

「我躺在床上想着：『也許她在希望我有什麼新的轉變，看看我到底肯不肯打消從前的意見。可是她既看不見我再寫信給她，那她明天當有信給我了。』」

「當晚我心中非常痛苦，我孤另另地失眠，滿懷着煩惱和嫉妒，我回憶一兩天以前，此刻我正依偎在麥格麗脫的懷裏，聽她的甜言蜜語。可惜這些話我就只聽過二次，當在寂寞難耐的時候，我聽了簡直可以燃燒起我的情感。」

「現在我最覺得難過的，莫過於痛悔自己的不是事實，是證明麥格麗脫是愛我的了。第一，她答應和我二人到巴黎鄉間避暑；第二，我本來够不上資格做她的情人，我的財產既不够供給她的享受，甚至不够她的生活，那末她只有從我身上找到一種誠摯的感情的希望了，因為這種感情可以調劑她朝夕相處的買賣愛情的。怎料，我到了第二天，就給她打破了這個希望，兩



夜的愛情，徒然換得我無禮的譏笑。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做的事太鹵莽好笑了。我從未給她錢，那有干涉她的權利？我認得麥格麗脫，爲時不過三十六個鐘頭，做了她的情人，也不過二十四個鐘頭，而我竟這樣容易動氣，不以她給我的爲幸福，却想一人獨佔有她，用強迫手段斷絕了舊時的關係。我有什麼理由可以責備她呢？恐怕什麼都沒有。她寫信告訴我，說她害了小病，並不像普通女子一樣，乾脆地說她要招待另一情人，可是我不肯相信她的話，不肯上巴黎街上去溜溜，偏要上亨特路，不肯找幾個朋友在晚上消遣消遣，準定依着她指定的鐘點去找她，偏要像阿薩魯（O. Aello）（註：沙氏樂府中一個嫉妒多疑凶暴的丈夫）一樣的妒忌。我偵察她，認爲不理睬她就是對她一種懲罰，其實我對她絕交，她是應當高興的。她看我是多麼愚蠢呀！她並非因恨我而默然，她簡直是看輕我啊！

「那末，我該送些什麼禮物給麥格麗脫，表示我的大量呢？這是一種對待普通妓女的一種俗例。我却不願和她作愛情買賣的玩意，因爲我跟她的愛情是純潔到不許他人分享的，怎能拿一件禮物（不論是怎樣名貴的禮物）去買換從前的幸福呢？」

「這一夜我的思想像湖水般地洶湧，上面這一段話，是我時刻想跟麥格麗脫說的。」

「一直到了天亮，我還沒有睡着，我彷彿患了寒熱，除了想思，麥格麗脫外，我簡直什麼都不想。」

「你可以想像得到，如果這個女子能和我修好如舊，我可毅然決然地接受，不會再去疑心她的。」

「可是，你知道，決心這一件事，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我既不能老等在家裏，同樣，也不願上麥格麗脫那邊去。於是我想出一個跟她試我的方法，這方法如果成功，我可推託說這不過是偶然的一個機會，這樣我的面子也有光了。九點鐘光景，我上普尤姐家裏去，她問我這樣早有什麼事情。」

「我不敢對她說老實話。我哄她說，早點出來可以定個往C城公共客車的座位，因爲我要上C城看我的父親。」

「她說：『你運氣真好，能在這樣晴明的天氣離開了巴黎。』」

「我注意普尤姐的態度，看她在不是在嘲笑我。」

「差幸，她的表情很莊嚴。」

「你想向麥格羅脫辭行嗎？」

「不是。」我回答說。

「的確不必向她辭行的。」

「你以會不必嗎？」

「自然，你既跟她決裂，辭行有何用處？」

「你怎麼知道我們會經決裂呢？」

「是她將你的信給我看的。」

「她對你說點什麼？」

「她對我說，由我担保的那個人太不客氣，這種信只好在心裏想想的，怎能寫出來呢？」

「她跟你說的時候，態度是怎樣的？」

「她是帶笑說的，後來她還抱怨道，你在那家裏吃了兩頓飯，連多謝一聲也沒有。」

「我寫給她的信和我對她妒心的結果，我聽了多難以爲情呀！」

「她昨天晚上做些什麼事？」

「昨晚她上歌劇院去看戲。」

「這我知道的，但後來怎樣呢？」

「後來她在她自己家裏吃夜飯。」

「是她一個人嗎？」

「不清楚，我想是和G伯爵在一道吃的。」

「這樣看來，我的決裂和麥格麗脫並未發生影響。」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人對我說：別再戀念這個女人吧，她不愛你了。」

「我帶苦笑地說：『好，麥格麗脫並不爲我而憂傷，我很快樂。』」

「她也有道理的。你照你所欲做的都做了，你實比她澈底得多。事實上她是愛着你的，因爲她是談起你，也許她有點癡心吧。」

「她既愛我，怎麼不給我回信？」

「因爲她已看出你是個薄情的男子。並且，女子雖有時可以讓人欺騙她們的愛情，但決不願讓人損傷她們的面子。做了一個女子的愛人，倘不到兩天就離棄她，是傷了她的面子的，不替爲什麼理由而決裂。我很明白麥格麗脫的性格，她是至死也不願給你回信的。」

「那我用什麼辦法呢？」

「除了你倆不必計交，不要埋怨外，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我若再寫信給她向她討饒呢？」

「不必寫了，她可以原諒你的。」

「我聽了普尤姐史的一番話，真歡喜得想把她抱起來。」

「回到家，一刻鐘以後，我開始寫信給麥格麗脫，信裏說：

『現在有這麼一個男子，他對於昨天所寫的信，很覺得懊悔。要是你不寬恕他，他明天便要離開巴黎了。這個男子很希望你，你能告訴他，什麼時候他才能將他的懊悔的心，貢獻到你面前。』

「什麼時候他可以單獨會見你呢？因爲你知道，要向一個人表示懺悔，是不用證人的。」

「我摺起一頁像散文詩的信箋，叫耶雪夫送到她家。耶雪夫親手交給麥格麗脫，她看了看說：等一會兒就有回信來。」

「我在吃夜飯時出去了一會，一直等到十一點鐘，尙未接得她的回信。」

「於是我決定不再自尋煩惱，決定明天動身了。」

「既下了決心，我知道這一夜定必失眠，所以我索性不睡，通夜開始收拾行裝。」

## 十五

「我跟耶雪夫兩人費了一小時收拾我的行裝。這時忽然聽得門鈴的響聲。」

「我叫他去開門，心裏覺得奇怪，這樣遲了怎麼會有人來。我決不相信就是麥格麗脫。」

「耶雪夫回來告訴我說：『是兩位太太呢，先生。』」

「是我們啊，亞孟，有點像普尤姐史的口音。」

「我便從房內走出。」

「普尤姐史站着，好像在欣賞我客室裏的幾件古董，麥格麗脫則坐在沙發上，露出正有所思的樣子。」

「我走進客室，便趨近她，向她跪下，緊握她的兩手，情不自禁地懇求她：『請原諒我！』」

「她吻着我的額角說：」

「我原諒你，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明天要走了。」

「我並非勸你不要離開巴黎，自然，我的拜訪是不能改變你的決心的。我所以以上你這裏來，因為我在日裏沒有寫回信的

功夫，而我也不能不願意讓你懷我對你動氣。而且，普尤姐史也叫我不要來，她說我來會打擾你的。」

「這是那裏來的話！」

「也許你本來就有個女人在你家裏，」普尤姐史說，「現在來了兩個，使你不開心吧。」

「當普尤姐史這樣說的時候，麥格麗脫凝視着我。」

「我說：『親愛的普尤姐史，我不懂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普尤姐史又說：『看，你的房子多富麗呀！讓我去看看你的臥室好不好？』」

「歡迎！」

「普尤姐史走進了我的臥室，於其說她是來參觀我的房間，倒不如說讓我和麥格麗脫二人有秘密談話的機會。」

「我問她：『你爲什麼要跟普尤姐史同來？』」

「因爲我們同時從一個戲院裏出來的，而且我從這裏回去時也得有人陪才行，所以就約她一道來了。」

「莫非我不在那邊嗎？」

「是的，我知道你在那邊的，但我不願麻煩你，而且我相信，如果由你伴我，那你到了我的門口的時候，你會就要求我到我家裏去的，但我却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所以只好讓你恨恨地離開了。」

「你爲什麼不許我進你的家呢？」

「因爲有人在監視我，稍有一點嫌疑，就會弄成大錯。」

「就這一點理由嗎？」

「要是有什麼理由，我當然可以告訴你的，你我之間是不應該隔膜的啊。」

「麥格麗脫，我不願意再兜圈子說話，我老實問你一句：你究竟愛不愛我？」

「我很愛你。」

「那你爲什麼要欺騙我？」

「朋友，你得知道，要是我的丈夫是個公爵，而我一年又有二十萬法郎的收入，那末我做了你的情婦，同時再去愛別的男子，你是可以說我騙你的，可是我麥格麗脫·古基耶，身上負着四萬法郎的債，而家又是一簣如洗，每年還要十萬多法郎的用

度；你這樣盤問我，叫我如何答覆你呢？」

「我說：『這話不錯，可是我的愛你已到狂熱的地步了。』說時，我的頭垂在麥格麗脫的膝上。」

「朋友，我希望你少愛我一點，而能多了解我一點。你的信真使我太難堪了。要是我的身體是自由的，那末前天我就不會接待伯爵，縱使接待了他，我也一定上你這裏來，請求你原諒我的，而且此後我便不會再有這類事情發生了。我相信我們可以有半年的幸福，但你不願意你一定認爲我採取些什麼手段。上帝呀！這手段是很容易看出來吧。你料不到我因採取這種手段而受到莫大的犧牲呢！我本來向你要求二萬法郎的用途，你是愛我的，你當然肯代籌我這筆款子。可是我又恐怕你將來會來埋怨我。因此，我便不願你替我操心。你却不明白我的這種苦心的用意呢！像我這樣的女子，就是在言論或行動方面，都不像別的女子一樣，所以我再向你說一遍：麥格麗脫一方面想着還債的方法，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向你借錢。這只是我的體諒你，你怎麼還不了解呢？有時，我們不得不犧牲一點肉體去換得靈魂上的滿足。假使連這點滿足的機會都沒有，那我們是太痛苦了。」

「我一邊靜聽她的說話，一邊凝望着麥格麗脫，不禁對她生出了敬仰心。當我想到這神祕的女子，（從前我會經想吻她的脚）許我在她的心裏佔了個地位，許我在她的生活裏算一名角色，使我的慾望很快就能獲得滿足的時候，我更想得寸進尺，做了皇帝當神像。這時，我自語道：『人類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啊！』」

「她又說：『是的，我們確是一羣飄流而可憐的生物。我們的慾望和愛情是無法予以分析的。有時我們爲這一件事委身，有時又爲那件事委身。有些人爲我們傾家蕩產，我們却不會真心愛過他們，有些人只送了一束鮮花，我們就會一見傾心。我們實在有些不近人情的。我迅速地愛上了你，而且向你立誓。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你在我吐血的時候，會握着我的手，爲我而流淚。可見你是推一憐惜我的有靈性的生物。讓我跟你說句笑話吧：從前我養了隻小狗，牠在我發噓的時候，會帶憂鬱地看着我，這是我第一次愛上的生物。』」

「後來這隻狗死了，我哭得像死了父母一樣的傷心。我自己的母親，曾打過我有十二年長的時候，因此倒不跟她親近，而反立刻愛上了你。我痛愛你，因爲你像我的狗一樣的忠心。如果男子們知道一滴眼淚的價值，那末他們便可多獲得一些愛情。」

而我們也不致於毀壞他們了。」

「你的信只是看輕了你自已，這使我覺得你太不聰明；這封信傷了我們的愛情，比什麼都厲害。固然，你的出此是由於嫉妒，可是太無理由了。我讀了你的信，心裏很難過。我希望在中午可以見到你，跟你在一起吃飯，因為我不見到你，總有點放不下心。不過，我們在認識以前，決沒有這樣的情形。」

「接着麥格羅說：『而且，在你面前，我的思想和談論是不拘束的，原來我認爲只有你才是了解我的人。一般包圍妓女的男子，最歡喜追究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事情，從他們毫無意思的行動裏找出一些結果。所以我們沒有知己的朋友，只有自利自私的情人。正如他們所說，他們化了錢，並非爲了我們，而是爲了撐他們自己的場而。』」

「我們伴着這一般人尋快活，伴着他們吃喝。如果他們不相信什麼，我們也只好跟他們一樣。我們是不許有良心的，否則便要被人笑罵，受人鄙夷。」

「我們並不屬於我們自己所有。我們好似不是活人，而是玩物，當我們尊敬他們的時候，就得列在第一位，但當他們尊敬我們的時候，那不妨排到第六位。我們也有一些朋友，只不過像普尤姐史一般的朋友。她們過去也是同樣的賣笑者，現在年紀雖大，可是揮霍之性尚未改掉，因此就成了我們的朋友——事實上不如說成爲我們同人的食客。在友誼上說，她們簡直做你的奴隸，但也不過是爲了自己。有時她們替你打主意，也就是等於替自己打算盤。只要能藉此購得一隻手鐲，幾件衣服，有時坐在我們包廂裏看看白戲，有時伴我們出去逛逛，便心滿意足了。人家送給我們的花，到第二天晚上，我們就送給她們。她們也借我們的披肩，她們無論替我們做點什麼小事，沒有不說不要兩倍酬勞的。那天晚上，是你親眼看見的，普尤姐史替我向公爵要得六千法郎，送來的時候，她當時就向我借去五百，這筆款子自然沒有歸還的日子。最多是送我幾頂新從匣子裏取出的帽子吧了。」

「所以我們只有一件幸福的希望，就是像我們這種多愁善病的女子，總想找一個拿精神愛我甚於拿肉體愛我的人，我找老公爵這樣的人，原因就是爲此。可是公爵已屆風燭殘年的景况，他既不能保護，也不能安慰人了。我除了接受他代我解除

生活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實在煩惱得很，我覺得一個人若是命運註定要被毀的，不管是火裏燒死或給炭氣窒死，完全是同樣的。」

「恰巧我在這個時候與你邂逅，你是年輕愉快和富有生氣，因此我努力想使你成爲嘈雜而又寂寞生活中的理想者。我所愛你的，並非過去已經成就的你，而是希望做個未來的你。然而，你却不肯取得這個地位，反覺得這種一種侮辱，那末你也不過像普通的情人一樣吧？要是這樣，你就照旁人一樣，拿錢跟我買笑，別的無庸再提了。」

麥格麗脫滔滔不絕，說了她的長篇的懺悔罪，疲乏得把身子向沙發背上一靠，用手帕掩住了嘴唇，作輕微的咳嗽，然後再拿手帕從唇邊抹到眼角。

「我低微地對她說：『聽恕我，我愛你的一切我完全明白了。我所希望的便是你親口說出來啊。讓我們忘了過去的事，同時也讓我們牢記一件事：你我都青春，我們是應該互相熱愛着的。』」

「麥格麗脫，我聽了你的吩咐就是了。我樂意做你的奴隸，做你的走狗，可是，看上帝面上，願上毀掉我給你的那封信。別讓  
我明天走吧，離開你，我簡直要喪失生命呢！」

「麥格麗脫從她的上衣取出我的信來，微笑地交還給我，說：

「你看，我已給你帶回來了。」

「我撕毀了那封信，然後吻着遞信給我的手。」

「這時普尤姐史回來了。」

麥格麗脫說：「普尤姐史，你且想一想，他到底要求我什麼事嗎？」

「他向你討饒吧！」

「對啦！」

「你原諒他嗎？」



『能原諒我自然原諒他的，但他還跟着別的要求呢？』

『他有什麼要求？』

『他想跟我們一起吃夜飯。』

『你答應嗎？』

『你看如何？』

『我覺得你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可是我的肚子也餓得很，你快點答應，讓我們好快點吃夜飯吧。』

『麥格麗脫說：』走，讓我們三個人坐到我的車子上去。』

『她又將身體轉向着我說：』娜尼穴大概睡了吧，你拿我的鑰匙去開門，留心不要掉了牠。』

『我擁抱着麥格麗脫幾乎把她悶得昏倒。』

『這時耶雪夫走了進來。』

『他得意地說：』先生，行裝已備好了。』

『完全備好了嗎？』

『是的，先生。』

『好，我看仍舊打開來吧，我不走了。』

## 十六

『我本來可以告訴你我們這場關係開始的，不過我使你明白，因了什麼事故，經過怎樣步驟，我們才達到這個目的，叫我同意麥格麗脫所要求的一切，叫麥格麗脫知道只有和我在一起始能生活。』

『當她來找我的第二天晚上，我送了本漫郎攝實戈給她。』

「自從這一回以後，我覺得我實無法改變我的情婦的生活，只好來改變自己的生活了。第一，我要使我的心中沒有閒時去思索我所新接受的地位，因為如果思量一下，便不免傷我的心。我的生活一向就很寧靜，現在弄得雜亂無章，也許你以為弄到一個講愛情的妓女，是不化錢的，其實她的各種嗜好，例如鮮花，大餐，行旅，戲院的包廂入場券等等，都無法拒絕她的要求。可是，單就這些，就够化錢了。」

「我早對你說過，我並非富翁。我的父親是G城的主任收稅員。他是本地著名可靠的忠實人員，所以能借到就職時應繳的一筆保證金。他的薪俸每年有四萬法郎，在十年以內，他陸續償還了所借的保證金，並為我妹妹備蓄了一筆嫁妝費。我的母親逝世時，她留下六千法郎，靠這一點錢她每年可以收入息金。我的父親是個很顧場面的人，他既找到了這個職業，就將這筆息金平均分給我和我的妹妹了。後來我到了二十一歲，父親每年又加給我五千法郎，他希望我在司法界或醫藥界找個自立的職位。每年我有了八千法郎，在巴黎可以過得很舒服，因此我就上巴黎來學習法律，果然考取律師，像一般青年一樣袋裏有了文憑，就在巴黎優遊歲月了。我的用度雖很儉省，不過我每年的進款只够八個月的用度。一到夏天便要和我父親住上四個月，這樣是合到一萬二千法郎的年金。我並沒有負債，而且還獲得我父親的讚譽，稱我為好兒子。」

「這是我最初認識麥格麗麗的生活狀況。」

「你可知道現在我的用度是增加了。麥格麗麗是個嬌養成慣，以各種娛樂為生活，從不覺得費用浩大的女子。因為她常跟我來往，常常在早晨約我去吃點心，但並不在她家裏，而在巴黎或鄰近鄉下的飯店裏。我總要去接她一道去吃飯，吃完了飯還要看戲，看完了戲再吃夜飯。這樣一來，一天就得化上一百多法郎，一個月就得用到二三千法郎，我的一年的收入，也只能維持三個月。所以我必須負債，否則就得離開麥格麗麗。」

「然而，我始終忍受一切，却不願離開麥格麗麗。」

「請原恕我的絮聒。等一會你就明白這些情節和以後所發生的關係了。我對你說的，是一段坦白的故事，即使最細微的部分，我也沒有掩飾過。其中發展的經過，我也毫不隱瞞地說出來。」

「但無論如何，我總不能忘掉我的情緒，因此我只有想個法子來增加收入，而維持她的費用，不知怎的，我是爲她而迷惑了。只要一離開她，我就覺得活不下去。我好似願意放縱我的情緒，去避免離開她的寂寞。」

「我靠了這點薄薄的資產，去抵押了五六千法郎，開始過賭博的生活。自從公賭場取消之後，在巴黎是到處可以賭博的。從前上弗拉司卡底的（巴黎的公開賭場）時候，可以有發財的機會，那裏面輸贏全是現金，輸的人還可以自己安慰自己道：『將來一定可以翻本。』至於目前呢，除了俱樂部裏對於輸贏還是很認真以外，其他的地方，縱使贏了，也拿不到現款的。」

大部分的賭徒，總是一般青年，他們因爲開銷大，也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維持他們的費用，就不惜孤注一擲了。輸的人就去供給贏的人的車馬費，而且代他們贖養情婦，真懊惱極了。於是，他不得不債台高築。賭徒們的交情，只限於賭場裏面發生。他們也有時起了爭論，結果不論在名譽至其生命上，都有損害的危險。

「至於賭場中的盜竊事件，當然層出不窮，不用我說了。」

「我是投在這個緊張嘈雜瘋狂的生活中了。從前我一提起了賭博，心中往往惴惴不安，現在爲了獲得麥格麗脫的愛情，便不顧一切。除此以外，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補助她呢？」

「要是我不在亨特路過夜，一個人睡在家裏，我一定要失眠。嫉妒心使我常常驚醒，弄得我神經錯亂；只有賭博一件事，可以轉移我的心境。我上了賭場，總要賭到可以到麥格麗脫家裏去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不管輸贏，我就歇手，離開賭場，而且常爲一般留連在那邊不知道追求幸福的人而可惜。從這裏，你可看出我的熱情了。」

「賭博對於別人，或者是一種嗜好，但對於我呢，彷彿是貼補藥。我若不愛麥格麗脫，也不會上賭場了。」

「所以我在賭場裏是很能把持得住的，我只能帶多少輸多少，反之，亦只能帶多少贏多少。」

「差幸，我的賭運很不錯。我現在不用借債，可是我的用度竟超過我未賭博之前三倍以上。這樣，我便手頭寬裕，可以滿足麥格麗脫的各種嗜好了。至於麥格麗脫呢，她始終一樣愛我，甚至愛的程度還在逐漸增加中。」

「我對你說過，起初我在她家裏的時間，是從夜半十二點到早上六點。後來却常跟她坐在戲院的包廂裏，再後來她也常

上我家裏吃飯。記得有一天早上，我留在她家裏，直到八點鐘才走。還有一天，一直到正午。

麥格麗脫的精神上還算健康，但肉體上已起了變化。我會設法醫病，這可憐的姑娘很表示感激，果然順從了我。我並不費多大的力量，已使她改換一切舊習慣。醫生對我說，要恢復她的健康，只有休息和清靜。我先使她的夜飯合於衛生，使她的睡眠有一定時間。麥格麗脫對於這種新生活，也漸成爲習慣，而且感覺到的確能增進她的健康。她夜間已可以不出去看戲而常留在家裏了。當着天氣晴朗的日子，就披着一件羊毛外衣，兜上頭紗，跟我在雪沙利色路上散步，像兩個孩子一樣在黑暗中漫步。回到家，她若疲倦了，就吃一點東西，或者彈一會琴，或者看一點書，最後才去睡。這種有規則的生活，是她從來所沒有的。從前她的咳嗽簡直駭人，現在差不多也全愈了。

「我們這樣過了一個半月，伯爵是被忘了，可是對於老公爵，我還有些顧忌，所以常隱瞞他我和麥格麗脫的關係，但有時因爲我在麥格麗脫家裏，使公爵嘗了閉門羹，騙他小姐正在睡覺，不許有人驚醒她。」

「有一次，我在賭場裏賭錢，到了習慣上或者說需要上要去找麥格麗脫的時候，我離開了賭場，結算下來，我贏了一萬多法郎，這是我的多餘的資本了。」

「到了我照例去見我的父親和妹妹的時候，我却遲遲不動身，所以我曾好幾次接到他倆催我回家的信。」

「我謹慎地答復他們催我回家的信，對他們說我在外面身體很好，錢也够用，我想，我雖不能如期歸來，有這兩個好消息，也一定可使他們放念了。」

「有一天早上，也是這個時候，麥格麗脫被強烈的陽光照醒了，她從床上跳下，愉快地問我，高興不高興帶她到鄉下去玩玩。」

「我們於是約了普尤姐史，三個人一道出門，麥格麗脫吩咐妮關照公爵，說她趁這和暖的天氣，跟杜月妮亞太太上鄉下去散心了。」

「只有由普尤姐史的陪伴，老公爵才肯放心。像她這種人好像是生來伴人遊玩的。她的興緻永遠是好的，她的胃口也好。」

得使人難以置信：雞蛋、櫻桃、牛奶、兔肉等等，凡是巴黎近邊所有的一切，她都要大吃特吃。

「我們尚未一定往那裏去。」

「結果仍舊是普尤姐史作我們的嚮導。」

「她問：『你們是不是真要到鄉下去呢？』」

「是的。」

「那麼我們上波吉蛙，到普安都蘇。雅拿寡婦的家裏去好了。亞孟，你去雇一輛馬車吧！」

「一點半鐘以後，我們在雅拿寡婦家裏了。」

「也許你知道這個小客棧的。在平時這是個旅館，星期日却改成酒店。那邊有個小花園，像普通房屋一層樓那麼高，從這花園遠眺，可以望見壯麗的河山，左邊是馬立村羅馬的故墟，右邊是羊腸般的山岡，其中還有一條小河，宛如印花的銀帶，在卡品茵和克路雪之間環流着。那兩岸的白楊和垂柳，常作催人睡眠的狀態。」

「在對面極遠的地方，有一道廣闊的日光，照耀着一幢一幢白牆紅瓦的小屋和若干工廠，這種美麗的點綴，真是相當動人。」

「由此再望到遠處，還可以隱約看見被濃霧包圍着的巴黎。」

「普尤姐史對我們說，這是個真正的鄉下，而且，我更要補充一句，這裏的野宴，才真正有野宴味道呢。」

「我並非因為在這裏，得着什麼幸福，而作這樣的描寫，實是在因為普吉蛙的風景太好了。」

「我會旅行過許多地方，會見過許多更好的事物，但從未見過像這山麓上的小鄉間的景緻，令人這樣愛慕的。」

「雅拿太太請我們划船，麥格麗脫和普尤姐史都很高興地答應了。」

「一般人常拿鄉間旅行和愛情一件事聯在一起，這理由很是確實，因為在世間，只有綠草青山，晴天碧野的環境，才能安放你心愛的情人。男子總是歡喜妒忌的，無論愛情怎樣濃密，無論怎樣信任所愛的女子，無論她的過去怎樣，可以保證將來如

果你誠摯地愛上一個女子，你必會希望使你的愛人和世界上隔絕，讓你自己一個人獨佔的。縱使你心愛的女子不跟旁的男子來往，只要她和人們接近的時候，你便覺得她彷彿失去了芬芳和完整。說到我呢，我比任何男子都富於這種感覺。我的愛情並非是普通的愛情，我若愛上一個普通的女子，一般人的愛情都會像我一樣。可是我所愛的是麥格麗脫·古基耶，在巴黎城裏，我只要走動一步，便可見到她從前的情人，或者明天就可以做她情人的人。如今在鄉下，我們所碰到的，全是陌生者，他們並不理會我們，在這富於春色的郊外，離開了城市的喧鬧，我自然可以無羈束地愛上我的情婦了。

「普尤姐史是站在遠處，在我身邊的是個嬌媚的少女，我們互相熱戀着，她的名字叫麥格麗脫。我們忘了目前的一切，只是顧着到將來。太陽照着我的情婦，好似照着我的未婚妻一樣，我們徜徉在這幽雅一隅，背誦拉麥丁的詩句，共唱中古吐的歌曲。麥格麗脫披着白色的外套，斜倚在我的肩上，在燦爛的晚景底下，她講述昨晚對我所說的話。遠處的城市，不斷地在過着煩囂的生活，而我們的美滿的青春和愛情的繪圖中，絲毫未曾受到纖塵的沾污。

「烈日透穿了樹葉的間隙，射到我的身上，我像夢境般過了這麼一天。我們的划子盪在一個孤島旁邊，我們在綠草上躺着我憧憬於無限的幸福。

從我站立的地方，我瞧見對面岸上一所精美的二層樓的小屋，屋外圍繞着半圓形的竹籬，在這竹籬裏邊，屋子的前面，蓋着天鵝絨般的碧草。房屋的背後有一簇小樹，裏面充滿了神祕的隱士。門前的綠草，第一天被人踏成了小徑，第二天就給蘚苔掩住。

「善於攀登的鮮花，爬上了無人居住的房屋的階石，一直蔓延到樓上。

「我把這所房子看得出神，希望它成爲我的所有物，又是一個夢境浮現在我的面前。我在這裏，看看麥格麗脫和我自己，白晝涉足在山頂的叢林裏，晚上又同坐在這綠色的草地上，我私心覺得世間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

「麥格麗脫對我說：『這房子多麼美麗呀！』她隨着我的視線望去，說不定她也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在那裏，普尤姐史問道。

「就在那邊。」

「麥格麗脫用手指着房子。」

「普尤姐史接着說：『好極了！你們歡喜那所房子嗎？』」

「自然歡喜的。」

「那末叫公爵替你租吧。只要你願意，我可負責，他一定會答應的。」

「麥格麗脫望望我，好似問我有什麼意思。」

「我的幻想被普尤姐史的幾句話所驚醒，使我猛然轉入實境，突然一呆。」

「我吞吞吐吐地說：『這是個很好的意思。』其實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在說什麼。」

「那末由我去設法吧。」麥格麗脫緊握着我的手說：『我馬上去看看這所房子究竟是不是也租的。』

「這所房子是空的，租金是二千法郎。」

「麥格麗脫問我：『你歡喜上這裏來嗎？』」

「我真能上這裏來嗎？」

「要不是爲了你，我一個人到這偏僻的鄉間幹嗎？」

「麥格麗脫那末讓我自己來相這所房子吧。」

「不，你別瘋，這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害的。你知道，我只有得一個人好處的權利。讓我去辦吧，你別多說話。」

「普尤姐史說：『那末，我有兩天空的功夫，可上你們這裏小住了。』」

「我們離開了那所房子，沿舊路回到巴黎。一路談着我們的新計劃。我抱着麥格麗脫，下車的時候，我們已略有頭緒了。」

## 十七

「翌晨，麥格麗脫一早就催我離開她的家，她說公爵今天要來得早些，但她答應我等公爵一走，就寫信約我晚會。」

「當天，我果然接得她的幾行字。」

「我和公爵去普吉娃請於今晚八時，至普尤姐史家裏等我。」

「到了約定的時候，麥格麗脫已從鄉下回來，在普尤姐史那邊等着我了。」

「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她一邊走進來，一邊對我說。

「普尤姐史問『房子租好了沒有？』」

「租好了，公爵已經答應了。」

「我並不認識這位公爵，可是我這樣欺騙他，心中未免有點慚愧。」

「麥格麗脫接着說：『我還沒有說完咧。』」

「還有什麼沒有說完？」

「連亞孟的房子我也替他設法好了。」

「普尤姐史笑着問：『是在同一所房子裏面嗎？』」

「不是，在普安都蘇，我和公爵在那邊吃飯。趁着他舉目眺望的時候，我問雅拿太太——不知她是否姓雅拿？——我問她有沒有合式的房子，她說恰巧有一個這樣的地方：一間客堂，一間臥室，一間外室。我心想很够了，租金按月六十法郎。房間佈置得很精美，我就把它租下了。你看我的主意對不對？」

「我高興得跳起來，吻着她的頸項。」

「接着她又說：『此外，你還可以隨身帶把小鑰匙。我雖也給了公爵一把，可是他是不會拿的，因為他來時總在白天。我可在那邊和他談談，聞天，我相信他是很贊成我離開巴黎的塵囂的。同時他家裏也可少說些不中聽的話了。但他問我何以像我這樣歡喜巴黎的人，會下決心到鄉下來住，我只對他說我身體不很健康，到這裏來是爲了休養。他聽了好似有點不甚相信。這』」



個可憐的老公爵，是常有人在他面前花言巧語的，所以我們隨時都要小心。親愛的亞孟啊，他會派人來監視我們呢！你知道，我不單爲了他租給我一所房子住，而且有時還要他代我還債呢。我這樣說你大概同意吧？」

「同意的。」我回答她說，一面鎮定着我對於這種生活的顧慮。

「我們在房子裏仔細考察了一番，覺得將來進去之後定能滿意的。公爵連這點也關心到呢！呀，愛人！」這個熱情的姑娘吻着我，接着又說：「你真福氣好，有個百萬富翁替你鋪床呢！」

「普尤姐史問道：『你們幾時搬進去呢？』

「自然越早越好。」

「連你的馬和馬車都帶去嗎？」

「我的一切都要搬走，你替我看這所空房子就是了。」

「一星期後，麥格麗脫搬進這所鄉下的小房子，我也同時移居普安都蘇。」

「於是我們又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

「初到普吉蛙的時候，麥格麗脫還未曾完全改變了她的舊習慣。她天天在房子裏舉行宴會，她的許多好朋友都來拜訪她；在她的第一個月裏沒有一天不是賓客滿座。普尤姐史也帶了她相熟的人來玩，而且居然拿主人的態度款待人家，好像這也是她的家裏。」

「你知道這都是用的公爵的錢，可是普尤姐史還時常來要我的錢用。有一次她向我要一張一千法郎的鈔票，據她告訴我，是爲麥格麗脫來取的。在上面我已說過，我曾在賭場中贏了一些錢，因此就立刻給了普尤姐史，叫她轉給麥格麗脫。我對於麥格麗脫只怕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上巴黎去借錢，所借的數目，適等於我從前還清的數目。」

「我的袋裏現在又有了一萬多法郎，至於月費還不算在內。」

「麥格麗脫因鑒於連日交際頻繁，開支浩大，接待賓客的興緻，也不及從前那樣濃厚了。尤其因爲免得常向我要錢，所以

用度也減小不少。至於公爵呢，他爲欲使麥格麗脫有休養的機會，也不常到這邊來。而且他又怕被若干賓客看見，惹出難爲情的態度。有一天，他本來想跟公爵在一起吃夜飯的，恰巧有四五個客人在那吃午飯，直到他們預備吃夜飯時，客人的午飯尚未吃完，他無意中開起了餐廳的門，突然發出一陣笑聲，他在這般女子面前失去了尊嚴，便悞喪地退出來。

「麥格麗脫頓時從座上站起，往鄰室去會見公爵，安慰了他一番，叫他忘却了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對於自尊心的喪失，很是不快，他忍心地對麥格麗脫說，他再也不願意拿金錢去供給一個女子的浪費了。因爲他在她家裏，尚獲不得人家的尊敬，他便忿然出走了。」

「從這一天起，他便絕跡不來了。麥格麗脫雖然閉門謝客，改變了她的習慣，而公爵始終沒有給她信息。我却因此而獲得快慰，因爲我的情婦是完全屬於我的了。我的夢想果然實現了。麥格麗脫便從此離不開我，她向人公開地宣佈我倆的關係，我也顧不到將來會發生什麼結果，只是我在她家裏不常出來了。僕人們都稱我先生，正式當我東家。」

「普尤姐史見了這種樣子，便向麥格麗脫勸告了一番，可是她說因爲她愛我，不能離我而生活。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她決不能放棄我們如膠似漆的幸福。並且還預先申明，誰不贊成，誰就不必上這裏來。」

「以上這一段話，是普尤姐史對麥格麗脫在密室裏說的，當時她雖關上了房門，我却在外邊聽見。」

「過了若干時候，普尤姐史又來了。」

「她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園子裏，她並沒有看見我。我一望見麥格麗脫迎上前去，心裏便猜想到她們又要像那天一樣的密談了。我還是要像上次一樣去聽聽。」

「她們是在一間小房間裏談話，我在門口偷聽着。」

「麥格麗脫問：『怎麼樣了？』」

「怎麼樣，我見到公爵了。」

「他跟你說些什麼？」

「他說他可以原諒你這一次的過失，不過他知道你現在又跟亞孟·都華拉先生同居，實在不能寬恕。他對我說：『叫麥格麗脫離開這個青年，那末我可既往不咎，像從前一樣待她，她要什麼，我都可以供給。如果她還是戀戀不捨，以後別向我再有什麼要求。』」

「你怎麼回答他？」

「我對他說，讓我把他的意思來告訴你，並且使你聽我的說話。親愛的姑娘，你且仔細考慮一番，你若失了地位，亞孟是不能使你恢復的。固然，亞孟的確用整個靈魂來愛你，可是他沒有相當的財富來供你的揮霍。總有一天，爲事勢所迫，他不得不離開你的。到那時，你懊悔也來不及了。因爲公爵不願替你做什麼了。你想想，要不要讓我去告訴亞孟呢？」

「麥格麗脫並不立刻回答，彷彿正在思索。我在門外等待她的答話，急得連心都要跳出來了。」

「最後她回答說：『不要我不要離開亞孟，而且我也不瞞他我倆的同居生活。這也許是種癡心的表示，可是我愛上他。這有什麼法子呢？至於他的愛我，已成爲習慣。如果一旦他離開我，就算只有一點鐘的功夫，他也會感到痛苦的。而況我的生命也不會長久了，我爲什麼要自尋煩惱，去順從一個老頭兒的意思呢？單是看看他，也足使我變成老態了。他不給我錢用，也就罷了，我不見得就過不去。』」

「可是你怎樣過你的生活呢？」

「再說吧。」

「普尤姐史還想繼續她的規勸，但我突然闖了進去，奔到麥格麗脫腳下，她的豐富的情感，使我感動得連眼淚也淌下來，流到她的手背上。」

「麥格麗脫，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不必再需要那老公爵了，我是在這裏代替他了。我決不會拋棄你，我不知道我幾時可以償還你所給我的幸福。我們從此沒有什麼障礙了，我的麥格麗脫，讓我們互相愛好，別管其他的事吧！」

「好的，我的亞孟，我是愛你的。」她的兩臂抱着我的頭頸，低聲說道：「我愛你的程度，真不能以言語哩。今後我們可以清

靜多了。我知道我們一定會快樂的。從此我可脫離那種羞恥的生活了。你是不會責備我的，既往錯誤的，會不會呢？」

「我的眼淚遏制住我的聲音，我只是緊緊地擁抱着麥格麗脫，拿她來貼在我的心頭，來代替答語。」

「她側轉頭，用顫抖的聲音對普尤姐史說：『你將我們的狀況去祕密告訴公爵，還說我們不需要他！』」

「從此公爵的問題解決了。麥格麗脫也不是像過去一樣的女子了。她竭力避去足以使我回想到她的舊生活的一切印象，一切的情感。她斷絕了舊時的伴侶，改變了從前的習慣，語調和浪費的生活。當我們到郊外去划船的時候——這是我新買的一隻船——凡是看見我們的人，決不會料到這個身穿白罩衫，頭戴大草帽，手臂上搭着樸素的披肩的女子，便是麥格麗脫。古基耶因為在四個月以前，她還是個以奢華淫蕩鬧動巴黎的尤物呢。」

「我們只是儘情地享受，彷彿預料先已預到這種幸福是短促的。」

「我們已有二個月不會上巴黎，同時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們，除去普尤姐史跟我早對你說過的俞莉·杜普赫以外，我的這本動人的故事，就是麥格麗脫交給她的。」

「我每天陪着我的愛人過生活。我們開起面對園子的窗門，眺望花紅柳綠的夏景，在樹蔭下，我倆並肩緩步，聆聽人生真實的興趣。這種興趣，是我和麥格麗脫從未享受過的。」

「她對於任何細微的事物，都要發出孩子般的好奇心。有時她彷彿是十來歲的小姑娘，在園子裏追逐蝴蝶或蜻蜓。這個姑娘，若拿她從前玩過的花類計算過來，它們的價值，足以供給一家人寬裕的用度。現在她有時也坐在地上，坐上點把鐘頭，仍在玩弄那些尋常的花草。」

「在這一時期，她老是看漫郎攝實戈，我會見她好幾次在這本書上下註釋，她常對我說，一個女子如果愛上男子，決不能做出像漫郎所做的事了。」

「公爵後來會寫給她幾封信，他看出這是他自己的筆跡，便拆也不拆交給我了。」

「公爵信裏的話，有時讀了會使我掉淚。」

「公爵覺悟到停止供給麥格麗脫的費用是挽回不轉她的心的，等到他知道這個方法失去效驗時，他還是不能堅持到底。他又像前一樣寫信過來，要求允許他可以再來，不論她有何要求的條件。」

「當我看過這些熱情而反復的信，便隨手撕去，既不將信中的內容告訴麥格麗脫，也不勸她重新接待這個老頭兒。雖然我很對這老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因而使我去勸勸麥格麗脫，然而，我怕我若勸她重新接待伯爵，她定要誤會，以爲我想叫公爵來負擔她的生活。我並不願意讓她誤會，免得她懷疑我逃避她的生活上的責任。」

「所以公爵沒有接得回信。自此以後，他也不再寫來了。而我和麥格麗脫仍然卿卿我我，不顧慮到將來的命運如何。」

## 十八

「要跟你講關於我們新生活的事，並非是一言可盡的。我們的這一段生活，彷彿是孩子們遊戲。這種遊戲在我們看來覺得很有趣。不過對於聽講的人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你可以想像得到，愛上了一個女人是怎麼樣的情形的；我們最希望的是夜色蒼茫中，我們整夜沉醉在色情中。你可知道，雙方熱烈的，有信心的愛情，能使人忘去一切的。除了自己所鍾愛的女子以外，其他好像完全無用。已經握住了這個女子的纖手，再也不想再握別的女子的了。腦子也不再胡亂地思想了。無論如何追憶往事，也離不開這專一的思想。如果每天能在情婦身上發現一種新的媚態，便得到一種未曾嘗過的滋味了。」

「人生不過是求滿足不斷的慾望，靈魂不過是維持神聖的愛情之火的灶神。」

「一到晚上，我們便常坐在屋後的小樹林中，聆聽傍晚和諧的天籟，大家都想着不久又可以互相擁抱到天亮了。有時我們會整天地睡着，連太陽也不許透進房間。緊閉着窗幔，隔絕了外面的紅塵，只有娜尼一人，可以來開我們的房門，但也一定在送東西給我們吃的時候。我們就在床上用餐，態度是帶着歡狂的。吃完了以後，還得再躺一會兒，因爲我們是在愛情中陶醉了。宛如喜歡潛水的人一樣，非到吸換空氣時是不出水面的。」

然而，在這種愉快的環境之下，我還時常看看在麥格麗脫傷心落淚，我問她究爲何故，她回答我說：

「親愛的亞孟，我們的愛情是超凡入聖的，你現在愛我，好像我是個從未愛過別的男子一樣；可是我深怕將來你也會悔恨，把我的過去當作罪惡看待，使我重墮火坑。你想想，我現在既嘗受過這種新生活的滋味，將來若再過那種舊生活，無論怎樣，我却過不慣了。請對我說，你永遠不會離開我吧。」

「我可對你立誓，我是永遠不會離開你的。」

「她偷看了我一眼，好似在觀察我的目光，想從這裏知道我的立誓是否出於誠意。然後她便投在我的懷裏，說：

「你不知道我很愛你如命嗎？」

「有一天晚上，我們互相依偎在窗口的欄杆上，遠眺被浮雲掩沒的月亮，靜聽私語樹枝的西風，我們互握雙手，默不作聲了一會兒，麥格麗脫打破了靜默的氣氛：

「冬天快到了，我們離開這裏好不好？」

「上那裏去呢？」

「上意大利去。」

「你在這裏住得厭吧？」

「我怕冬天，我也怕回到巴黎。」

「爲什麼？」

「原因是很多的。」

「她並不對我說怕冬天的原因，只是繼續着說：

「你歡喜跟我走嗎？我想把一切東西都賣掉，到那邊去生活。這樣我既往的裂痕也可以毀滅了，而且在那邊是沒有人認識我的。你看如何？」

「麥格麗脫，假使你高興，那末我們就走。我們可以去旅行一次，但不必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因爲等你回來時，仍舊可

以使用的啊。我的錢雖不<sub>能</sub>在意大利長住，但在那邊足以過五六個月的舒服生活。」

「仔細一想，還是不去的好。」她一面說，一面離開窗口，坐在房內角隅的沙發上。「何必上那邊去多化錢呢？我在這裏已累得你够了。」

「麥格麗脫，你說我爲你化錢嗎？這是那裏來的話？」

「她向我伸出手來說：『請原諒我，這種多風多雨的天氣，使我覺得有些不快，我的話並非是出自心中的。』」

「於是，她吻了我，大家靜默了很久。」

「除了這次以外，尚有好多次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我雖不知道發生的原因，可是我很看得出麥格麗脫頗有對於將來不安的心情。自然，她現在並不再懷疑我的愛情了，因爲我的愛她，只是一天深如一天。可是我却常見她無故傷心，但總堆托身體不佳，不說出別的緣故。」

「我願意到她會厭倦鄉村的單調生活，所以向她提議回返巴黎，但她並不答應，她認爲任何地方，都沒有鄉下使她快樂。普尤姐史漸漸疏遠了，但有時也寫信給我們。她一來信，就使麥格麗脫皺眉頭，而我始終不要求閱讀，只好在想像中推測了。」

「有一天，麥格麗脫在房間，當我走進去時，她正在寫信。」

「我問她：『你寫信給誰？』」

「寫信給普尤姐史，要不要讀給你聽？」

「我一向厭惡猜忌，因此我對她說，我無打聽她的必要。然而我可斷定，從這封信裏，可以曉得麥格麗脫真正懊惱的原因。」

「翌日，天色晴朗，麥格麗脫提議划一會兒船，然後到克路西去玩。她看上去很愉快，我們回來時已五點鐘了。」

「娜尼看見我們進門，便告訴我們說：『杜丹妮亞太太來過了。』」

「麥格麗脫問道：『她回去了嗎？』」

「回去了，是坐小姐的車子回去的。她的態度還很幽閒呢。」

「麥格麗脫高興地說：『那很好。開飯來給我們吃吧。』」

「兩天之後，普尤姐史又來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來了之後，麥格麗脫有半個月不再無端懊惱，並求我原恕她過去的愁悶態度。」

「但是，普尤姐史使用了麥格麗脫的馬車之後，便一直不送回來。」

「有一天，我問她：『怎麼普尤姐史還不把馬車送回來？』」

「因為兩匹馬中有一匹生病了，同時車子也要修理了。還是趁我們在這裏時趕快弄弄好，好在我們在這裏是用不到車子的，免得再到巴黎去修理。」

「幾天以後，普尤姐史又來看我們了，這可證明麥格麗脫對我說的話。」

「園子裏只有她們兩人在談話，當我插進去時，他們又把話題轉到別處去了。」

「黃昏，普尤姐史要回去的時候，她說身上有點冷，要向麥格麗脫借件披肩。」

「一個月過去了。在這一箇月中，麥格麗脫很跟我相愛。」

「馬車始終沒有送回來，披肩也沒有信息，這不得不使我懷疑起來。我知道那一隻抽屜是麥格麗脫放普尤姐史的信的，就趁她在園子裏的時候，想法開起這抽屜，可是它封鎖得很緊，無法開啓。」

「後來我又翻她向來放珠寶的抽屜。這些抽屜開起來非常容易，然而找不到首飾匣的所在。當然，這匣子裏的東西也沒有。」

「我的心裏頓時發生了非常的疑懼。」

「我想問麥格麗脫這些東西究竟到那裏去了，但她一定不肯實說的。」

「末了，我對她這樣說：『親愛的麥格麗脫，請你答應我，讓我上巴黎去一次，因為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何處呢，說不定我』」



的父親有信給我，他一定在紀掛我，我得寫封信去。」

「她說：『朋友，你去吧，但願早日歸來。』」

「我便到巴黎去了。」

「我立刻去訪普尤姐史。」

「我直爽地盤問她：『你老實告訴我吧，麥格麗脫的馬到那裏去了？』」

「賣掉了。」

「她的披肩呢？」

「也賣掉了。」

「還有金鋼鑽呢？」

「在當店裏。」

「是誰賣掉當掉的？」

「是我。」

「你爲什麼不對我說？」

「麥格麗脫不願被你曉得。」

「你爲什麼不向我要錢？」

「因爲她不願意。」

「賣掉的錢和當掉的錢作什麼用途？」

「當然是還債。」

「她欠了多少債？」

「大概還有三萬法郎，我的朋友，我早就跟你說過了，但你不相信我，現在你却知道了。妝飾店裏的債務本來是歸公爵歸還的，可是有一天店主向公爵要錢，被他拒絕出來。第二天公爵寫信告訴店主，說他已不管麥格麗脫的債務了。於是店主就上我們這邊來催索，我們只好和他商量，分期拔清，我所以向你拿幾千法郎，用途也就在此。到了後來，所有的債主都知道公爵已不替麥格麗脫担保一切了，因為她跟一個沒錢的青年同居一起。他們便一齊來要錢，要扣押她的東西。麥格麗脫本想把所有的東西賣掉的，但已來不及，而且我也不贊成。她一方面要還債，一方面又不願向你要錢，只好售出馬和披肩，當了她的首飾了。你且看看買主的收據和當店裏的押票吧！」

「普尤姐史開了一個抽屜，從裏面取出一疊各種的票據給我看看。」

「她似乎已預料到有這麼一回情形的。」啊，你認為只要兩相愛好，同時鄉下去過夢一般的生活，便什麼事也沒有了。朋友，我告訴你，這還是不夠的。在理想生活裏面還有物質存在着呢。至純正的思想，往往會被最無聊的東西纏絆的。這種纏絆彷彿是一條鐵索，是不容易打斷的。麥格麗脫所以一直沒有欺騙你，是因為她的性格特殊。我勸告她一點也不算錯，我看她那樣犧牲，心上實在有點過不去。但她不聽我的話，她說她愛你，因此不能欺騙你。這是很美麗而富於詩意的說話，然而這樣就能生出錢還債嗎？我再說一遍，她還欠三萬法郎的債呢！」

「好，這算債由我來還吧！」

「你去借，是不是？」

「是的。」

「這樣恐怕更糟了。因為一來你要激怒你的父親，斷絕你的月入。第二，三萬法郎也不是立刻可以借到的。親愛的亞孟，請你聽我的話，我知道女子比你所知道的更多，請你別這樣固執，免得將來後悔。拿出你的理智來，我並非叫你離開麥格麗脫，只是希望你恢復夏天以前的情形，讓她自己設法解除各種困難。公爵會慢慢來再跟她修好的。昨天她還對我說過，要是她肯接待N伯爵，他可答應替她還債，並且每月還可給她四五千法郎的費用。他一年有二十來萬的收入呢。這於她是很有益的。至於

說到，你只好遷就遷就，別待自己破了產再退步。況且，那個N伯爵是個傻子，他決不會把你跟麥格麗脫完全隔開的。也許她起初會因此而掉淚，但慢慢地也就可以成爲習慣了。而且，她更加要感激你了。你且當麥格麗脫是個有夫之婦，你且作爲欺騙她的丈夫，這樣，豈不是很簡單的嗎？我先前已對你說過一次了，那一次只是種勸告，現在呢，我看你只有走這條路了。」

「普尤姐史的話說得真够動人。」

「她一面收好剛才給我看的收據，一面接着說：『就一般情形而論，必是做生意的女子，心裏總以爲有客人會愛她們的，而她們却不會真正愛上客人，要不然，她們怎能生活呢？她們要活到三十歲，才能過其奢侈的生活，才能不以金銀換取情人。不過，你別對麥格麗脫說起，你帶她回巴黎就行了。你跟她住上半年也够了。過了半個月後，她就會招待N伯爵的。在這個冬天裏，她可以積聚一點錢。明年夏天你們再來此地消閒吧。就這樣決定，你看好不好？』」

「普尤姐史很得意地用了她的計策，然而我却忿怒地拒絕了。」

「要是我這樣，不但辜負了我的愛情和尊嚴，而且我相信麥格麗脫也絕對不會接受的。」

「好了。」我對普尤姐史說：「麥格麗脫到底還需要多少錢呢？」

「我早已對你說過，她需要三萬法郎了。」

「她幾時需要這筆款子呢？」

「在這兩個月內。」

「那末我去籌借吧。」

「普尤姐史聳聳肩。」

「我接着說：『我可以把錢籌來給你，但你得先允許我，絕對不會把這個消息去告訴麥格麗脫，說這錢是我借來的。』」

「你放心就是。」

「如果以後你再給你別的東西去拍賣或是典質，你必須先告訴我。」

「她實在是一無所有了，你別再顧慮到這些事情吧。」  
於是我先回到寓所，看看我的父親有否信給我。

「果然不出我所料，家裏放着四封信。」

## 十九

「有三封信裏，父親問我爲什麼不寫信回家。他說他已探悉我的生活的變化，在不久的幾天內，他得上巴黎來。」  
「我一向就敬愛我的父親，因此我回信對他說，我因爲出門旅行，以致音訊久疏。我請他告訴我來巴黎的日子，讓我好去接他。」

「我將我的鄉間的住址告訴了僕役，吩咐他一接到G城郵局寄來的信，立刻就送給我。於是我回到普吉娃去。」

「麥格麗脫正在園子門口等我。」

「她張大她的眼睛，向我奔來，抱住我的頭頸，劈頭就問道：

「你見到普尤姐史沒有？」

「沒有。」

「那末爲什麼在巴黎就擱了這許多日子呢？」

「我接到我父親的幾封信，只好寫回信給他了。」

「過了一會兒，娜尼喘息地跑進來。麥格麗脫站起來跟她作祕密的談話。」

「娜尼走了以後，麥格麗脫重新坐下來，握着我的手說：

「你爲什麼騙我？你是上巴黎去探訪普尤姐史的啊。」

「誰告訴你的？」

「娜尼。」

「她怎麼知道？」

「她是跟你去的。」

「難道你叫她跟我去嗎？」

「對啦。我心裏想，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故，才到巴黎去的。四五個月來，你未曾離開我一步。我擔心你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或者是去看看其他的姑娘。」

「太孩氣了！」

「現在我放心了，我知道你在那邊做點什麼了。可是我還不知道你聽見了些什麼話。」

「我取出我父親的幾封信給麥格羅脫看。」

「我並不需要看這些信，我所要問的是，你到普尤姐家裏去幹點什麼？」

「我去望望她。」

「朋友，你別欺騙我吧。」

「我去問問她，你的生病的馬好了沒有，你的披肩和首飾她要不要再用。」

「麥格羅脫紅着臉，但是不說話。」

「接着我又說：『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馬披肩和金鋼鑽的用途。』」

「你埋怨我吧？」

「我埋怨你爲什麼不向我要錢。」

「我們既然有了這麼深切的關係，如果一個還有一點骨氣的話，便應犧牲一切，不可再向情人要錢了。不然的話，這與賣笑又有何分別。我相信你是愛我的，但是愛一個妓女的熱情，是渺茫得難以預測的。說不定你在厭倦她的一天，就會脫離了她。」

的。普尤姐史真太多嘴了。這兩匹馬與我究有何用？我賣了牠們反而可以省些飼養的費用，而況我沒有馬也照樣度日。我所要  
求你的，只希望你的愛情不變。我縱使沒有馬，沒有披肩，沒有珠寶，你也一定照樣愛我的。」

「麥格麗脫的話坦白直爽，使我感動得淌下眼淚來。」

「我很動情地握着她的手，說：『親愛的麥格麗脫，你要知道，總有一天我會看見你爲我犧牲的。到了那時，我心中才難受  
呢！』」

「爲什麼難受呢？」

「你不能爲愛我而犧牲你的首飾，我也不願意你有什麼爲難或厭煩。也許你會追悔我們的同居，因爲你若跟別人同居，  
便不致到這樣的地步，在幾天內，售去你的馬，你的披肩，你的鑽石了。這些對於你的需要，彷彿空氣對於人的生命。而且，你戴上  
這些富華的裝飾品的時候，比簡樸時更使我心愛呢。」

「你因此就不愛我嗎？」

「那裏的話！」

「你若是愛我的，就該讓我依我的意思來愛你；然而你却當我是個驕養成慣的姑娘，而認爲你是應該在我頭上用錢的。  
你不由自主地想，你總有離開我的一天，免得你的懷疑朋友，你說得很對，可是我的希望比這更大。」

「麥格麗脫說到這裏，想站起來，但我阻止了她，說：

「我除了要你高興，要你不在爲我受苦外，別無別的要求了。」

「那末我們離開好了。」

「我高興地說：『麥格麗脫，你爲什麼這樣說呢？誰能拆散我們呢？』」

「唉！你不讓我了解你的環境，而以維持我原來的狀況爲榮耀；你只想保守我過去的奢華，構成我們內心的隔膜；你不相  
信我的愛情不計利害，只想爲我用錢。本來拿你的原有財產已够我們過度安逸生活的，你偏要爲我傾家蕩產！你這種固執的

態度多麼令人好笑！你怎能拿一輛馬車和幾件首飾來和你的愛情比較呢？那些物質上的虛榮，在過去也許還可以使我滿意，但我既有了愛情，它們便變成毫無價值的了。縱使你爲我還債，爲我破產，這種情形又能維持多久呢？最多也不過二三個月吧。可是等到那時候你囊空如洗，你只好依我爲活了。然而一個要體面的男子，怎願這樣做呢？至於現在，你還有一萬多法郎的年金，這個數目也够我們日常的生活了。加以我賣掉剩餘的東西，一年內也可以得二千法郎的息金，我們租一所小房子，二人同住一起，到了夏天的時候，我們上鄉下去玩玩，一方面又再到鄉下租一個够我們二人住的小房子。這樣，多麼毫無牽掛，自由自在！我們的日子還長得很呢！亞孟，願你看上帝面上，別再逼我走到從前所走的路上去吧！」

「我無話可說，只是充滿了感激和恩愛的眼淚，不由得我投在麥格麗脫的懷裏。」

「她又說：『本來我是想瞞住你的，等到把事情安排定奪，債務還清，佈置一個新住所之後，再告訴你一切的。我預備在十月間回到巴黎去，現在，普尤姐史既然把一切都告訴你了，那末你只好同意一聲就是了——你能愛我聽我的話嗎？』」

「我無法再反對她，熱情地吻着麥格麗脫的手說：『一切都照你辦好了。』」

「她所決定的計劃，就算商定了。」

「於是她得意洋洋，一面舞，一面唱，很滿意她的未來的新住所。她跟我商量，這個新住所應選擇那個區域以及如何佈置。我看她的樣子，非常高興和自滿，彷彿這樣我們二人便可永遠結合了。」

「可是我也不情願白白地聆受她的恩惠。」

「在瞬息間我決定了今後的生活，我分配了我的遺產，把我母親所遺下的一份息金給麥格麗脫，我這樣做，也許能謝她爲我犧牲於萬一。」

「此外我每年還剩下父親給我的五千法郎，無論如何我總够用了。」

「但我並不將這主意告訴麥格麗脫，因爲她曉得之後一定要反對的。」

「這筆息金是從一幢房子抵押的六萬法郎上生出來的。我自己却未看過這抵押品的房子。我只知道我父親的經紀人他是我家的老朋友，他於每季給我七百五十法郎，我除了給了一張收據以外，什麼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和麥格麗脫上巴黎找房子，我便到這個經紀人的家裏，問他要將這筆息金轉讓給別人的時候，要辦什麼手續。」

「這位經紀人以爲我虧空了，問我爲何有此一舉。這筆息金究竟要轉讓給誰，這是早遲都要告訴他的。所以我就老實對他說了。」

「出於意料之外，他一點也不反對，而且還允許我替我辦理手續。」

「我叮囑他，要他在我父親面前嚴守祕密，然後我上俞莉·杜普赫家裏去找麥格麗脫，她因爲厭惡普尤姐史的嘮叨，所以寧可到杜普赫家裏去休息休息。」

「後來我們便去找房子，我們所見過的那些房子，麥格麗脫都覺得太貴，我則還嫌它們太簡陋。結果終於在兩人同意之下，找個一所獨立的小小的屋子。」

「在這所獨立的小屋後面，有一個附屬的小花園，非常精緻美麗。它的圍場高低合度，足以使我們和鄰居隔開，不妨礙我們眺望的視線。」

「這是合乎我們理想的住宅。」

「我回到我的原來的住宅，準備辭退房子，麥格麗脫去找個商人，她告訴我，這個商人曾經替她的女朋友辦過和她所要他辦的一樣的事情。」

「她帶着愉快的到普勒弗斯路來找我，那個商人答應接受她全部的傢具，除給她還清債務外，並給她兩萬法郎。」

「就拍賣下來的價錢計算起來，這商人至少在他主顧身上賺了三萬法郎了。」

「於是我們很高興地回到普吉蛙，共談着將來的計劃，因爲我毫無牽掛，而且相愛至深，所以覺得前途有無限的希望。」



「一星期後的某一天，當我們正在吃午飯時，娜尼進來對我說，我的僕人來找我，我叫他進來。」

「他對我說：『先生，你的父親上巴黎來了，他在那邊等着你，要你馬上回家。』」

「這種事情本很平常，但我跟麥格羅脫聽了，大家都弄得手足無措。」

「我們似乎都預料到大禍臨頭。」

「雖然她並沒有什麼表示，我却作手勢對她說：

『一切可不用憂。』」

「麥格羅脫吻着我，低聲說道：『你去吧，能回來越快越好。我在窗口等待着。』」

「你吩咐耶雪夫先去關照我的父親，我馬上就來。」

「二小時後，我便走在普勒弗斯路上了。」

## 二十

「我的父親穿着睡衣，正坐在客室裏寫信。」

「當我進去的時候，他看看我的態度，我頓時領悟，一定有什麼嚴重的問題要發生了。」

「但我裝作不知道，仍然走近他身邊，吻着他，問道：

『父親，你幾時到巴黎的？』

『是昨天晚上。』

『你下車後就到我這邊來嗎？』

『是。』

「請恕我沒有來接你。」

「我說完了這句話，望望我父親的臉色，覺得他的心中有一番道理要向我發揮。然而他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封好剛才寫成的信，叫耶魯夫送出去。」

「屋子裏只剩下我們父子二人了。我的父親從桌前站起，身把邊靠在壁爐上，然後對我說：

「親愛的亞孟，我有件重要的事對你談談。」

「是父親，我聆聽你的教訓好了。」

「你肯老實對我說嗎？」

「我一向就是說真話的。」

「我聽說你跟一個名叫麥格麗脫·古基耶的女子同居，不知道這件事是否確實？」

「確實的。」

「你可知道這女子的出身嗎？」

「知道的，她是個妓女。」

「爲了他，你今年連回家都忘記了，連我和妹妹你都不要見了！」

「是父親，我承認的。」

「你很愛她吧？」

「這是你可以看出得出的，父親。她既能使我忘記了一件重大的責任，她的魔力自然是很大的。我但求父親的饒恕。」

「我的父親聽見了像我這樣老實的回答，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對我說：

「你知在你不能永遠這樣生活下去嗎？」

「父親，有時我的確捫過心，但我從不知道。」

「這時我的父親的口氣轉變得強硬，他接着說：『你得自己覺悟，我是不許你有這種行爲的。』我覺得我只要不毀壞家聲，能像現在這樣生活下去，也就可以減少我的心思了。」

「爲了保住了麥格麗脫，我向我的父親大膽地說了。我準備反抗一切，連父親也不是例外。」

「但是，現在你可走正路了！」

「爲什麼，父親？」

「因爲你正在毀壞家聲，而你却仍執迷不悟呢！」

「我不明白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對你說個明白吧，你若有一個情婦，我很贊成，你能像闊綽的狎客一樣去供養一個妓女，我也贊成；不過，我的家聲給你破壞盡了，你的醜聞連家鄉的人都聽到了。這種玷污我家門風的事，那是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父親，請你聽我的解釋吧，那些毀謗我的人，他們是不知道底蘊的。我是古基耶姑娘的情人，我跟她同居，是世間最純正的事情。我並不將你的姓氏交給麥格麗脫。至於我爲她化錢，也只是在我收入範圍之內的。我沒有負債，也沒有到父親所說的那種地步，變成一個敗家子。」

「父親對於兒子走到歧路上去，是應負指導責任的。你現在還算沒有做錯什麼事，但將來始終是免不了的。」

「父親呀！」

「我的兒，人生的經驗，我總比你豐富點吧。除了在完全貞潔的女兒身上，別的女子是沒有純潔愛情的。每一個漫郎都可以找到她的格利歐，一個人若不能改正它自己的錯誤，也就無須添加年齡了。你必須離開你的情婦。」

「父親，我很對你不住，因爲我不能聽你的話。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我要強迫你聽我的話。」

「父親，世上可惜已沒有放逐妓女的麥格麗脫鳥了，縱使有的話，縱使有人把她放逐到那邊去，我也會隨着古基耶姑娘。」

一道去的。你說怎樣好呢？也許這是我錯了，然而我惟有這種愛始能獲得幸福。」

「亞孟，你睜開眼睛來看看清楚吧！你得認識你的父親，他一向就很愛你，並且也很希望你，你能獲得幸福的。難道跟一個被大家玩弄過的女子過着夫婦的生活，在你看來，算是名譽的嗎？」

「父親，只要以後沒有人玩弄她，那便沒有什麼關係。只要這個妓女真的愛我，只要我們的愛情換上了新的生命，這有什麼關係呢？總之，只要她能改過自新，一切都可原諒。」

「唉，我的兒！你難道以為一個大丈夫的使命，單是在勸悔妓女嗎？你難道以為人生只有這樣可笑的目的嗎？你難道以為一個人的心除了做這種事情以外，便不該做比這更有價值的事情嗎？這一番心慮，將來會有何種結果，等你到四十歲的時候，你就回憶起今天所說的話了。如果那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如果這種愛情還不死在你的生命上，留下深刻的痕跡，那末，你將來回首前塵，恐不免要啞然失笑。假使你的父親當時也像你那種行為，不能堅決成家立業，單為了一時的情慾的衝動，就放棄了正當的生命，你且想一想，你現在到了何種地步？亞孟，我勸你仔細想一想，別再說這種毫無理智的傻話了。你的父親懇求你離開這個女人吧！」

「我沒有話可以回答。」

「接着我的父親又說：『亞孟，看你逝世母親的臉上，你相信我的話吧。拋棄了這種生活，你去忘掉它，其實比你要求它更為容易。現在你是着迷了，你今年有二十四歲了，你得想想你的前途。你不能永遠愛着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也永遠不會愛你的。你們二人都太誇耀你們的愛情，你已走上了絕路，趕快回頭還來得及呢。走吧，跟我回去伴着你的妹妹過一二個月的生活吧。安靜的休息和家庭間的虔誠的恩愛，可以醫愈了你的這場寒熱病——其事這不過是一場寒熱病而已。』

「到了這樣的時候，你的情婦自然會立定主意，另外去找一個愛人的。將來你若看出你爲了這樣一個女子，使你的父親傷心，因而失去他的慈愛，那時你會對我說，我今天來勸你是不錯的，而且你還會感激我的。」

「好，亞孟，你跟我回去吧。」

「我覺得我父親的一番理論，若對於別的女人，是講得通的，但對於麥格麗脫這樣的女子，未免太不近人情。然而他的最後的幾句話又說得那樣懇切，口氣又是這麼溫和，使我無從回答他一句話。

他好像帶着顫抖的聲音問我：『亞孟，你究竟預備怎樣？』

最後我說：『父親，我並沒有怎麼樣，我不能聽你的話，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是做不到的呀！』我望望他的不愉快的臉色，又繼續着說：『你也過於把我們的結果看得太嚴重了。麥格麗脫並不像你所想像的一個女子。這一場戀愛，絕對不會使我走上歧途的，相反地，它能在自己身上發出最可貴的感情來。無論我所喚醒的是怎麼樣的女人，真的愛情是永遠向上的。要是你自己認識麥格麗脫，你便知道我永無後患了，她和最體面的女人一樣體面。別的女子多是貪心的，而她却坦白豪爽。』

『她要接受你的全部財產呢！你得知道，你母親所留給你的，也就是你現在送給她的。你且聽聽清楚我對你說的話吧！你只有六萬法郎了，這是你僅有的財產了。』

『我的父親也許拿這個結論和威脅，作爲對付我的最後打擊。』

『我雖受了威脅，但態度比前更強硬。』

『我說：『誰對你說我將我的財產給麥格麗脫呢？』』

『是我的經紀人對我說的。像他那樣正直的人，做了什麼事都會告訴我的。我是爲了阻止你爲一個女子而破產，才跑到巴黎來的。這是你的母親臨終時給你的一份遺產，而你却拿來送給一個賣笑的情婦！』

『父親，我可向你立誓，麥格麗脫是不知道這回事的。』

『那末，你又爲什麼有這樣行爲？』

『你要知道，這個你所譏謗的女人，她爲了我們同居而犧牲了她的一切呢！』

『你接受了她的犧牲嗎？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肯讓麥格麗脫爲你犧牲，別嘴癢，快點去吧，你必須離開這個女人。剛才我是要求你的，現在我來命令你了。我不願我的家裏有這樣敗壞風紀的事。收拾起你的行李，跟我一道走。』

「我說：『父親，請你饒恕我，我是不能走的。』」

「爲什麼不能走？」

「因爲我已到了可以不聽命令的年齡了！」

「我的父親聽了這句話，臉色氣得發白。」

「他說：『好，你且看看我怎樣對付你。』」

「他按了手鈴。」

「耶雪夫聽了鈴聲即刻進來。」

「他吩咐僕人說：『把我的行李搬到巴麥旅館裏去！』於是他走進他的房間，整齊他的衣服。」

「當他再出來時，我走近他旁邊。」

「我說：『父親，請你答應我，別使麥格羅脫心裏難堪。』」

「我的父親站住了腳，向我拋了個輕蔑的眼光，簡單地說：

『我相信你是癡了！』」

「他說完便拔步出門，惱怒地把門帶上。」

「我却同時下樓，雇了一輛雙輪小馬車，到普吉蛙去。那兒麥格羅脫正在窗口等着我。」

二十一

「喔，你來了！」麥格羅脫歡呼着，跳起來抱住我的頭頸說，『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慘白呀！』」

「我將我和我的父親爭吵的始末告訴她。」

「她說：『天啊，我也想到這一層的。』耶雪夫來向我報告你的父親到巴麥的時候，我就戰慄着好像一種惡消息臨頭一樣。」

可憐的朋友！你太爲我受苦了！也許你離開我比你跟你父親斷絕關係好些吧。可是我並未妨礙過他啊。我們現在過着安逸的日子，將來過的還要安逸些。他若知道你應該有個情婦，那末像我這樣的情婦，他該滿意了。因爲我既愛你，對你自然並無奢望的野心了。你會將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嗎？」

「是的，他對於這一點更加不快樂，因爲從這件事情上，更足以證明我們彼此相愛的證據。」

「那末怎麼辦好呢？」

「麥格麗脫，當然，我們還是照樣同居，讓這陣暴風雨過去就是了。」

「就這樣過去不成問題嗎？」

「總有過去的日子。」

「可是你的父親就此干休嗎？」

「你以爲他會怎麼樣？」

「我怎麼會知道呢？凡是父親要做一件事，兒子服從的，他當然做得到。他會對你提起我的往事，或者會重新杜造一篇新的事實，藉此來叫你拋棄我。」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自然，不過我也知道你總不能違背父親，所以結果還是要聽他的話。」

「不，麥脫麗脫，我決不會聽他的話。他所以動氣，完全是一般好管閒事的朋友向他挑撥起來的。但他始終是個公正的好人，他一定會改變他的初衷的。」

「亞孟，你別這麼說。我寧可犧牲一切，却不願你跟你的父親鬧翻。我看，今明你還是回到巴黎去好。你的父親也許會回想，稍許諒解你一點的。你不要違背他的話，你該對他讓步。不要在他面前表示對我太關心的樣子，或者他會讓這件事情緩和度過的朋友，我勸你樂觀一點，同時勸你相信一件事，無論事情發展到何種地步，我始終的屬於你的。」

「你可對我發誓嗎？」

「實在不用發誓！」

「一個人聽了他所心愛的聲音的勸告，是多麼一件溫柔的事啊。麥格麗脫和我二人整天都在重溫舊日的計劃，好似想早點實現，我們老是有什麼意料的事發生，直到一天過去了，心中才覺得平安。」

「第二天十點鐘時，我到了巴黎，正午時搬進了旅館。」

「我的父親出去了。」

「我回到自己家裏，希望在那裏碰着我的父親，可是連一個人也沒有。於是我再到經紀人那邊，也不看見什麼人。」

「後來我再回到旅館裏，一直等到六點鐘，我的父親仍舊沒有回來。」

「結果我回到普吉娃。」

我看見麥格麗脫的時候，她不像第一天那樣焦急地等我了。這時天氣已涼，她只是坐在火爐旁邊。

「她正在沉思什麼，當我走近她的身邊時，她沒有聽見，也沒有回頭。我吻了她的頰，她不禁嚇得一跳，彷彿從夢中驚醒一

樣。

「她說：『你害得我發跳呢！你的父親怎麼樣了？』」

「我沒有看見他，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凡是他足跡所到過的地方，我都去過了，然而始終沒有他這個人。」

「明天你再去吧。」

「我希望他來找我，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了。」

「他來找你是沒有這回事的好吧，你明天必須再去就是。」

「爲什麼一定要明天去？」

「麥格麗脫被他這樣一問，臉上頓時紅起來，說：『因爲還可表示你對於這件事情有誠意，這樣他可以早點原諒你的。』」



「麥格麗脫今天心境有點不寧，面上老是發愁。我對她說話，至少總要說兩次，她才能回答我。因為這幾天她受了意外的打擊，担心的事太多了。」

「在這一夜裏，我只是勸慰她，請她安心。第二天早上，她催動身時，表示着有一種我講不出的那種固執的神情。」

「像昨天一樣，我仍舊沒有看見他，不過這一次他出門時，曾留下一封信給我。」

「今天你若再來看我，等我到四點鐘為止，到四點鐘我若還沒有回來，明天再到巴黎來同我一道吃夜飯，因為我有要緊的話同你說。」

「我等到四點鐘，父親始終沒有回來。於是我又回到普吉娃。」

「昨天晚上麥格麗脫是憂愁的，今天她却發熱而又興奮。她一見我進來，便跳起來抱住我的頭頸，可是又枕在我的腕間哭起來。我問她爲什麼哭得那麼傷心，使我驚訝。她並不告訴我什麼理由，只用女子不願吐露真情時的一種遁辭來作掩飾。」

「等她心情恢復平定後，我告訴她這次到巴黎的結果。我拿我父親的信給她看，請她仔細分析，並希望作樂觀看法。」

「她一面看信，一面聽我的話，滿臉眼淚，急得我叫起娜尼來，恐怕她太受刺激。我們放在床上，她只是哭着，不說一句話，不斷地吻我的雙手。」

「我問娜尼，當我不在的時候，她有沒有收到什麼信，有沒有人來看她，有沒有誰來看她，但娜尼回答我說，什麼事情也沒有。」

「可是我覺得，自從昨天以來，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了，麥格麗脫越是隱瞞着我，我越覺得不安。」

「晚上我見她稍微安靜點了，她叫我坐在床沿，嚙叨地告訴我她對於我們的愛情，她帶着勉強的微笑，雖然怎樣矜持，終不免滿眶眼淚。」

「我用盡各種方法，使她告訴我這種痛苦的原因，但她吱唔其詞，使我無從猜測。」

「末了，她便睡在我的臂上，其實，與其說是睡眠，不如說她是太疲勞了。她時常發出驚人的叫喊，等到醒來，知道我依偎在

她身邊時。她又要我立誓永遠去愛她。

「我不懂她這連續不斷的痛苦的真相，一直到了天明，她才處於半睡的狀態中。她差不多有兩夜沒有閉眼了。

「她睡的時間也不長。大約十一點鐘時，她醒轉來，見我已經起床，便東張西顧，大聲喚呼着：

「你該走吧！」

「我握住她的雙手說：『不，你多睡一會，時間還早哩！』

「你幾點鐘上巴黎去？」

「四點鐘。」

「那末還早呢。你是不是要陪我到那時候？」

「當然。我不是一向就陪着你嗎？」

「我真快活呀！」

「我們吃中飯吧！」她淡然地說。

「你若餓了，我們就一道吃吧。」

「在你未走以前，你可以一直抱着我接吻的嗎？」

「可以，我立刻到你身邊來就是。」

「她帶興奮地望着我：『你今晚回來嗎？』

「自然。」

「哦，是你今晚是要回來的。我照常等着你。我要你愛着我，像第一次我們相識時那樣地幸福。」

「她言語斷續，彷彿有難言的隱痛，這種痛苦使我担心麥格羅脫會發狂起來。

「我說：『你聽我說吧。你病了，我不能這樣離開你。我現在寫封信給我的父親，請他勿必等我。』」

她忽然叫喚起來：『不要，請你不要這樣。在他想看見你時，你偏不去，他一定要誤會是我阻止你的，你必須去才行！而且我也沒有生病，我的身體很健康，我不過做了一場惡夢吧了。』

『從此麥格麗脫露出更高興的神色來，她不再哭了。』

『到了臨走的時候，我吻着她，問她願不願意陪我到車站；我希望她能藉此散散步，開開心，換換新鮮空氣，尤其希望能多依偎她一會兒。』

『她聽了很高興，便披上了一件披肩，伴我同行，並帶了娜尼，預備陪她回來。』

『我對她有點依依不捨，但是，一方面希望從速轉來，一方面又怕重新觸犯我的父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只得勉強離開了她，趁着車子走了。』

『晚上再見！』我臨別時對她說。

『她不回答。』

『從前有一次，我問她這句話時，她也不回答我，因為G伯爵在她家裏過夜，但那是過去的事，我早已忘記了。現在如果我還要担心什麼，那絕對不是麥格麗脫騙我的問題了。』

『我到了巴黎，先去訪普尤姐史，請她立刻去看看麥格麗脫，希望由於她的活潑和興緻，可以解除她的愁悶。』

『我並不受人引導，便自己走進去。普尤姐史那時是在梳妝室裏。』

『她態度不安地問：『麥格麗脫是跟你在一道嗎？』』

『不是。』

『她怎麼樣了？』

『她現在有點不舒服。』

『她不來了嗎？』

「她應該上巴黎來嗎？」

「杜凡妮面臉上紅着，忸怩地說：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你既然上巴黎來，她是不是就不來了呢？」

「她不來了。」

「我望望普尤姐史，她垂着頭，從她的神色上，可以看出她怕我在這裏久待的樣子。

「親愛的普尤姐史，我請求你一件事：假使你有空的話，請你今天晚上去看看麥格麗脫。你可以睡在她家裏，陪她談談天。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那麼愁悶，我怕她會害病呢？」

「普尤姐史回答道：『今天晚上我要進城去吃飯，不能去看麥格麗脫；但明天我可以去。』

「於是我辭別了杜凡妮亞太太，我看她的心緒像麥格麗脫一樣不寧靜。一到了我父親的地方，他便細細地看我的神色。我的父親向我伸出了手。

「亞孟，你來看我二次，我心裏很快活。」我的父親說，「我希望你是重新考慮過了，正像我這一方面重新考慮過一樣。」

「父親，我請問你所考慮的結果是怎樣的呢？」

「結果是我過去太看重人家的說話，現在我對你是採取緩和態度了。」

「我高興地問：『父親，你說的是什麼？』

「親愛的孩子，我也明白一個青年應該有個情婦的，最近我得到了消息，說你做了古基耶姑娘的愛人，比做任何女子的愛人都比較合宜些。」

「我最親愛的父親，你的話真使我快樂極了！」

「我們這樣談了一會兒，便一道吃晚飯，當吃飯的時候，我的父親態度很溫和。

「我因為急欲向麥格麗脫報告這個幸福的消息，所以老是望着壁上的鐘。」

「我的父親對我說：『看你這樣急急想離開我，對於她真是片刻難離呢！年輕的孩子！你爲什麼歡喜誠摯的愛情，去換靠不住的愛情呢？』」

「請別這麼說吧，父親！我深信麥格麗脫是愛我的。」

「我父親不回答他的態度既不像懷疑，也不像相信。」

「他老是留我在他那裏過夜，叫我第二天再走。可是我記得麥格麗脫正在不舒服，所以對他說，請他准許我早點回去看她，等到明天再來。」

「多麼美麗的夜色！我的父親伴我到了車站。我從未這樣快活過。我盼望好好的希望，現在是要達到目的了。」

「我愛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像今天愛得那麼深切。」

「當我正欲離開的時候，他還作最後的挽留，但我始終未答應。」

「他問我道：『你真的愛她嗎？』」

「我愛她愛得發癡呢！」

「他隨即舉手掠過額角，彷彿想驅除一種什麼念頭，然後張着嘴，又好似想對我說什麼；結果終於握握我的手，驕然離開我，說：

『明天再見！』」

## 三十二

「我坐在火車裏，只恨它開得太慢。」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到了普吉蛙。」

「麥格麗脫的屋子裏，沒有一個窗子是亮的，我按着門鈴，也沒有人來開門。」

「這種情形，我還是初次碰到。後來園丁出來了，我才進去。」

「娜尼拿火來接我，我進了麥格麗脫的屋子。」

「小姐那裏去了？」

「娜尼說：『她上巴黎去了。』」

「上巴黎去嗎？」

「是先生。」

「她什麼時候動身的？」

「你走了一個鐘頭之後。」

「她沒有留下信給我嗎？」

「什麼也沒有留下。」

「娜尼走開了。」

「我自推想着：『也許她有點代我不放心，所以就到巴黎來，打聽打聽我的父親究竟怎樣對待我，或者是，她懷疑我借看我父親爲名，到巴黎來玩一天。』」

「我又想：『再不然，也許普尤姐史有什麼要緊的事，寫了什麼信給她。』可是我一到巴黎就去見普尤姐史，她並沒有叫我疑心的地方，恐怕她也不見得寫信給麥格麗脫。」

「記得我對杜凡妮亞說起麥格麗脫生病的時候，她會這樣問過我：『她是不是就不來了呢？』同時我又記起普尤姐史說完這句話後，她的臉上彷彿是有點不自然，那句話彷彿隱射着一件約會的意思。我更回憶着麥格麗脫整天流着眼淚，可是這種眼淚已被我父親的慈愛的態度忘掉了。」

「麥格麗脫催我上巴黎，當我對她說留在她身邊陪她的時候，她好似定心不少。莫非我上了她的當，莫非她會欺騙我也？」

許她本想準時趕回來，不致我看出她的偷閒。後來忽又爲別的什麼事情就攔住了吧？但又爲什麼不告訴娜尼，或給我留下一張字條呢？那些她所流的眼淚，又到底是什麼意思？她的出走和神祕又是什麼意思？

「我站在一個無人的房間裏，帶着驚惶不安地自問着，我的眼睛看着掛鐘，鐘告訴我已經夜半，好似對我說，到了這樣的時候，我的情緒是決不會再來了。」

「然而，我們既然把那些未來的計劃安定了，彼此也互相犧牲了，難道她再會騙我嗎？不，決不。我該絕對信任她。」

「說不定這可憐的女子，已找到了一個買主，去買她的傢具，因而上巴黎接洽這件事吧？這樣，她自然不願通知我的。非等到把事情弄妥，她是不願來見我的。因爲她知道，雖然能獲得我的同意，這到底還是我們未來生活的必需品，未免使我難堪，且恐傷了我的自尊心吧。普尤姐！一定在等待這件事，她一定在隱瞞我。今天麥格麗脫大概還不能把這手續弄妥，所以只好住在普尤姐家裏。或者她等一會兒仍舊要回來的，因爲她該想到我，該知道我在這裏等她的。」

「可是她又爲什麼要流淚呢？想起來她不管怎樣愛我，如今這可憐的姑娘犧牲了奢華的物質生活，總不免有點傷心吧？其實，直到現在，她還在過着奢華的生活，因這種生活而受人嫉忌。我是能原諒麥格麗脫這種懺悔的心情的。我只希望她快點回來，讓我好知道她的神祕的出走原因。」

「但是，夜深了，麥格麗脫仍舊杳無音訊。」

「我心裏非常不安，我的心和頭彷彿被什麼東西束縛着。我想她大概發生什麼意外吧。也許她受了傷害，甚至死了吧！也許郵差會帶給我關於她的不幸消息吧！也許一直到天明，我仍舊陷於疑團之中，無法解除這種擔憂吧！」

「最初我只懷疑她在騙我，現在腦筋裏却沒有這種思想了。她把我一個拋在這裏，決不是出於她的本意，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越想越懷疑大禍的臨頭。」

「夜半一點鐘已經過去，我打算再等一個鐘頭。如果兩點鐘她還不回來，我馬上趕到巴黎去。」

「在不耐煩的期待中，我找到一本書來看，因我實在不敢再想了。」

「桌上攤着一本漫郎，攝實，我看卷頭上面，似乎好多地方都沾有淚痕。我翻了幾頁，重又掩上。

「時間偷偷地過去。天空掩着黑雲，秋雨擊着窗櫺，坐在那張空洞得像墳墓的床上，我有點懼怕起來了。

「打開了窗戶，我傾耳靜聽，只聽得樹上的風聲。路上的車輛已經絕跡了。教堂的鐘悽涼地打着，報告是半點鐘。

「我有點畏懼，會有什麼人進來。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陰暗的天氣，我好似覺得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兩點鐘又打過了。我依然在等待着。只有時鐘的滴答聲，打破靜寂的空氣。

「最後，我離開了這個被孤寂的心境籠罩着的房間。在鄰室裏，我遇見了娜尼，她伏在桌上睡着了。我開門的聲音驚醒了她，她問我是否是女主人已經回來。

「她還沒有回來。如果她回來後，請你告訴她說，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所以重往巴黎去了。」

「現在你就要去嗎？」

「是的。」

「你怎麼能去？車子沒有了呢！」

「我走過去好了。」

「可是天下雨呢！」

「沒有關係。」

「小姐不久就回來的，縱使不回來，你等天亮去看她，也不算遲。爲什麼要這樣趕緊半夜三更走在路上，恐怕要碰到路劫吧？」

「娜尼，沒有什麼危險的。明天再見。」

「於是她替我找外衣，又替我披在身上。還勸我去叫醒雅拿太太，請她去雇輛車子。但我固執着不贊成，因爲時間已經不早，雇車未必有結果，而所費的時間恐怕比走了一半路還要多吧。」



「而且我正需要冷清的空氣，也並不怕身體的疲勞，因為這樣可以遏止我過度的興奮。」

「拿了亨特路的鑰匙，我便別了送我到竹籬門口的娜尼，即刻動身了。」

「起頭我是一直跑着的。可是地上有點泥滑，跑起來很是費力。大約跑了半小時光景，我不得不停了腳。我的全身被汗浸透了。後來換了一口氣，我繼續前進。夜是那麼地黑暗，使我時刻擔心會碰到路旁的樹木，牠們像高大的惡魔一樣，巍然站在我的面前。」

「一輛輕快的馬車，很快地從普吉蛙過來，當它奔過我的面前時，我希望麥格麗脫在這裏面。」

「我止了脚步，這樣憑空叫喚着『麥格麗脫麥格麗脫』」

「然而沒有回答。馬車只是自顧前行了，我也只得拔步再走了。」

「費了兩小時光陰，我到了西本色爾。」

「我看見了巴黎，便鼓起了勇氣，向這條曾經走過多少次數的路前進。」

「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彷彿走在一座死城裏。」

「天色漸漸發白了。」

「我走到亨特路的時候，這座大城已經覺醒，在蠕蠕欲動了。」

「當我走進麥格麗脫屋子的時候，教堂的鐘正打着五下。」

「我因為每次都拿了二十法郎的錢給看門人，所以他總是讓我在五點鐘的時候通過。一點也沒有阻擋地到了古基耶姑娘的家裏。」

「本來我想問問麥格麗脫是否在家，但我怕他回答我說不在家，所以寧可就幾分鐘的心，在這幾分鐘裏，我却還有一線希望。」

「我在門口靜聽着，試想一點聲音和一些動靜來。」

「彷彿是個幽僻的村莊，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開了門，隨即走進。」

「所有的窗幃都掩得很密，我掀開餐室的帷，走到臥室，推開了門。」

「我用力拉動繫着窗幃的長繩。」

「窗幃分開了，早晨的陽光透進來，我奔到床前。」

「床上空着的啊！」

「我打開每一扇門，看過每一個房間。」

「總不見一個人。」

「我差不多要發狂了。」

「於是我又走進梳妝間，推開了窗，連忙喚普尤姐史。」

「那裏知道普尤姐史的窗也是一樣關閉着。」

「於是我走到樓下去問管門人古基耶，姑娘白天有否來過。」

「管門人說：『是的，她和杜凡妮亞太太一道來過的。』」

「她有什麼話關照過你嗎？」

「沒有。」

「你可知道後來怎麼樣？」

「她們坐着一輛車子走了。」

「是怎樣的車子？」

「是一輛私人的四輪馬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按了隔壁房子的門鈴。」

「先生，你上那兒去？」管門人開了門後，這樣問我。

「我到杜凡妮亞太太家裏去。」

「她還沒有回來呢？」

「真的嗎？」

「是，先生。這裏還有一封信，是昨天晚上人家送給她的，現在我尚未轉交過去呢。」

「管門人手裏拿着一封信，我毫不平地看了一眼。」

「我馬上認出這是麥格麗脫的筆跡。」

「我隨手把信接過來。」

信面上這樣寫着：

「敬煩杜凡妮亞太太轉交都華拉先生。」

「我指着這封信，對管門人說：『這就是給我的信。』」

「他問我：『你就是都華拉先生嗎？』」

「是的。」

「哦，我認得你的。你是常到杜凡妮亞太太家裏去的。」

「我走到街上，把信拆開來。」

「這封信對於我，真像一陣晴天霹靂。裏面是這樣寫着：

「亞孟，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做了人家的情婦了。從今天起，我們完全斷絕關係。」

「朋友，請你回到你父親的身邊，看看你的妹妹吧。她是個年輕而又貞潔的姑娘，她不會知道我們所受的磨折的。如果你站在她旁邊，你會立刻忘記了一個使你受罪的名叫麥格麗脫的姑娘的。這個可憐的女子，曾蒙你一時的鍾愛，只要她在活着的幸福的片刻，她便永遠感激你的恩情。現在，她的生命和希望，離毀滅是不遠了。」

「我讀完了這封信，簡直要發狂起來。」

「我眼花撩亂，太陽穴裏充滿了熱血，恐怕掉在街路上。」

「後來，當我稍許清醒時，我舉目四顧，驚駭地看見別人都照常過着生活，並沒有人爲我的悲傷而停止片刻。」

「我一箇子實在支撐不住，麥格麗脫給我的打擊，這時我想起我的父親還在巴黎，十分鐘內我就可以見他的面。不管我的痛苦的原因是什麼，他一定肯分担的。」

「我好似一個瘋子，一個強盜，連忙闖進巴黎旅館。我看見我的父親的房門上掛着鑰匙，知道他在裏面，便立刻衝了進去。」

「他正在閱讀什麼。」

「他並不爲我突然如其來而覺得驚異，他彷彿正在等我。」

「頓時我倒在他的臂中，一句話都說不出。我取出麥格麗脫的信給他看，然後溜到他的床前，兩腳無力地跪下，眼淚像泉水般湧着。」

## 二十三

當我的生活重入正規，照常度日的時候，我覺得每天都是一樣的。會有幾次我這樣設想着：我是因爲有特別的事故，所以沒有上麥格麗脫的家過夜。後來我又這樣設想着：假使我回到普吉蛙，去像從前我碰着她一樣，她一定在焦急的期待中。她更要問我什麼人留住了我，叫我這般遠遠地離開了她。

一個人的生活養成了像戀愛生活習慣以後，要想改變這種習慣，而同時又不毀壞其他生活的聯系，簡直是不可能的。

「我總是反覆誦讀麥格麗脫的信，好使我相信這並非是做夢。

「因了內心的刺激，我的身體也就衰弱下來，心緒的不安，夜晚的奔波，晨間的惡消息，一切都使我精疲力倦。趁着我乏力的時候，我的父親勸我跟他一道回家。

「這時我絕對服從他的話，因為我需要一種真實的情感來安慰我，好讓我受這磨折之後，仍能生活下去。我非常感謝我的父親，來安慰我這顆創傷的心。

「我至今還記得在那一天將近五點鐘時，他同我坐在一輛長途馬車上。他並不問我一句話，只是叫人替我打好行李和他自己的行李，一道捆搭在車子的後面，便帶我走了。

「我回轉頭來看看，巴黎已經消失了。世事如夢，路途的寂寞，使我心中黯然若有所失。

「我不禁心傷淚落。

「我的父親看出他的說話的力量尚不够安慰我，索性讓我哭泣，不對我說什麼。有時他握握我的手，意思在暗示我，我的身邊還有一位很關心的朋友呢？」

「到了夜裏，我簡直無法睡眠，我夢着麥格麗脫。

「偶爾我驚醒過來，連自己也不明白我爲什麼坐在一輛車子裏。停了一會兒，等我恢復了知覺以後，我於是想起了一切，把頭垂到胸臆裏。

「我不敢跟我父親說話，怕的是他會對我說：『你看，我瞧不起這個女人，到底對不對？』」

「但他並不想佔這點便宜。當我們到了G城的時候，他只對我談了一些與今天動身的不相關的話。

「當我吻着我的妹妹的時候，我想起了麥格麗脫對她所提起的話，但我又立刻想起，無論我的妹妹是怎樣十全十美，她終於使我不能忘記我的情婦。

「打獵的季節到了，我的父親想藉此給我消愁。他找了幾個朋友來組織打獵的團體。我也一道隨着去玩，可是興緻索然，

正像我離開巴黎後的一切行動，感覺到無精打彩一樣。

「一般人都圍着野獸預備放槍，叫我也守在一隅。可是我的獵槍沒有裝上火藥，我便把它放在一邊，開始幻想起來。

「我仰望着飄流的行雲。我任憑我的思想彷徨在寂寞的荒原上；有時我聽得只在十步左右的獵伴的槍聲，他叫我參觀獵得的野兔。

「父親看透了我的內心的苦悶，我的鎮靜的外表，始終無法隱瞞了他。他也很明白，我長此這樣悵鬱下去，是會有一天引可怖的反響的，這種反響自然含有危險性。他一面避免做出安慰我的神情，一面却竭力給我消愁。

「我的妹妹本來並不曉得這種事情，所以她很奇怪爲什麼我以前是那裏高興樂觀，而現在又是那麼抑鬱不歡。

「有的時候，我在悲苦中被我父親的不安的態度所驚醒。我握住了他的手，默示向他謝罪。從前我只是無法節制地使他傷心。

「這樣子過了一個月，可是我的忍耐心只能支持到這個程度。我放不下麥格麗脫，因爲我的過去太愛她了，一旦要忘掉她，是件不容易的事。我若不是愛她，便是恨她，但無論是愛她或恨她，第一總想見見她，而且立刻就見她。

「我的心裏完全充滿了這種思想，我的意志的強烈要求，在這久無生趣的身體上，又重發生了。

「我要見她的意思，並非是指一個月或一星期之後，我要見麥格麗脫，就在心中想到她的這一刻。因此我對我父親說，我

有點事情得上巴黎去，但立刻就回來了。

「他不讓我走，他一定知道我的動機。但他當時看見我那種發怒的狀態，他也明白，如果達不到這種目的，定會發生危險的。於是他拖着吻我，幾乎掉下眼淚，從速叫我回去。

「未到巴黎之前，我簡直不能睡覺。

「到巴黎後，我該做些什麼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無論如何，總是關於麥格麗脫的事。

「我走進我的寓所，穿好了衣服，看看天青氣爽，而且時間也還早，我便往雪沙利色去。

「半小時以後，我看見麥格麗脫的馬車，從圓場往古德平駛來。

「她的馬車大約贖回來了，因為車子完全是舊時的模樣，但她並不坐在車子裏。

「我回過頭時，却看見麥格麗脫步行着，在她的旁邊，我發現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女人。

「當她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看見她臉色慘白，嘴角裏帶着勉強的苦笑，我受了這嚴重的打擊，胸口隱隱作痛，然而我還裝出漠不相干的態度，只是冷淡地向我舊日的情人打了個招呼。她則走近她的車子，跟她的朋友一起坐上車子。

「我認識這是麥格麗脫。這一場邂逅，定必使她忐忑不安。她當然聽得我離開巴黎的消息，但我們的關係已經破裂，也就不用關注了；不料她又看見我回來，而且和我對面重逢，又同時看見我惶惶的神色，她一定知道我來的目的，也許她更怕會發生什麼意外。

「如果我看見麥格麗脫景况衰落，仍然需要我去幫助她，那我也許還可以原諒她，不致使她吃苦的。可是，她的生活現在很不錯，至少在外表看來就很好，而且還有比我更慷慨的人供給她耗費，這樣看來，她的和我破裂的動機，一定是由於自私。我在自尊心和愛情上既受了侮辱，我就得向她償還我爲她所吃的一筆債。

「我不能對她的行爲漠不關心，使我漠不關心的，是她的吃苦，所以我必裝出毫不動心的樣子，不但在她面前，而且還要在大眾面前。

「於是我試裝出歡欣的態度，到了普尤姐家裏。

「女傭傳去告訴主人，說我已經來到，並招待我到客室去坐。

「杜凡妮亞太太終於出來了，她引我到她的梳妝室裏，我正坐下的時候，聽得開門的聲音，後來地板上便有一陣輕輕的腳步響聲，然後把門重重地一聲關上。

「我對普尤姐說：『驚訝你了！』

「不，麥格麗脫還在這裏呢，她聽得你來了，便即走開，剛才出去的聲音就是她呀！」

「這樣說來，她現在害怕我了！」

「不，她怕你見了她會討厭。」

「我差不多被這緊張的情緒窒息了，最後才得透了口氣說：『可憐的姑娘，爲什麼要這樣呢？離開了我之後，可以重新享用她的車子，她的傢具，她的珍寶，她並沒有做錯，我是不怪她的。今天我還見她呢。』我又隨便地附帶地說了一句話。」

「普尤姐更問：『你今天在那裏看見她？』她特別注意我，好似懷疑問這句話的人是否就是她從前認識的愛人。」

「在雪沙利色，她還和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你可知道那個姑娘是誰嗎？」

「是怎樣一個姑娘？」

「是個鬢髮金黃，身材苗條，眼珠碧綠的漂亮姑娘。」

「她怎樣過生活的？」

「還不是做着一樣的迎新送舊生活！」

「她住什麼地方？」

「蒂洪雪路第……呵，號頭却記不起來。你想去看看她嗎？」

「誰認識她？」

「那末麥格麗脫呢？」

「我簡直把她忘得一乾二淨了。說起來也許未免太過分。但我是重視和別人絕交的。麥格麗脫是那樣薄情的女子，我自己覺得像從前那樣愛她，實在太傻了——我以前真太愛上她了。」

「你可以猜想到，當我說這些話時，我的態度是怎樣的，我覺得我的額角上淌着冷汗呢！」

「你可知道她過去是很愛你的，就是將來，也永遠是愛你的。今天她見了你之後，便立刻上我這裏來告訴我，這便是最好的證據。她一到這裏，全身抖顫，彷彿生了病一樣。」



「她跟你說點什麼呢？」

「她對我說：『她一定要來看你的。』所以她托我向你討饒。」

「你可以對她說，我是不念舊惡的，是的，她確是一個好姑娘，她曾經怎樣對付我，我都記得很清楚，我該好好地等著吧。而且，她跟我絕交，我也一樣要感激她，因為我若跟她仍舊像從前一樣生活下去，我們將不知會到何種危險地步。過去我真太傻了。」

「她若聽得你這樣的話，她一定會滿意的。好朋友，那是她正是離開你的時候啊！有個強盜般的商人，就是她向他商量賣她傢具的。他跑去遍問了她的債主，到底她負了多少債，這些人竟恐慌起來，只差兩天功夫，東西都給他賣光了。」

「現在還了她嗎？」

「差不多了。」

「是誰供她錢用的？」

「是N伯爵。啊，好朋友，世界上居然有這種願意化錢的人呢！簡而言之，他給了她兩萬法郎。可是他也不知道麥格麗脫並不愛他，但他却並不因她不愛他就不歡喜她。他替她買回她的馬，贖回她的首飾，又給了她像從前公爵給了她的許多錢；如果她一意跟從他，這位伯爵可以永遠做她的伴侶。」

「她做點什麼事？老是住在巴黎嗎？」

「自從你走了之後，她再不想回到普吉蛙了。我會上那邊去收拾東西，連你的東西我也替你收拾好了。你回來時可叫人去取。你的一切全在那邊，只有一隻小皮夾，上面有你縮寫的名字。你若一定要的話，我可向她索回。」

「我喃喃道：『隨它去吧。』因為我一起想起我曾經快活地同居過的村莊，又想起了麥格麗脫願保留我的一部分東西作為紀念，我不禁爲之酸鼻。」

「假使她在這個時候進來，我定會化恨爲愛，兩腳跪在她面前的。」

「普尤姐史說：『我從未看見她像現在一樣過着浪漫的生活。她差不多全夜不睡了，有時夜宴，有時上跳舞場，喝得爛醉。最近有一次，她在夜宴之餘，會躺在床上一星期。後來醫生許她起床了，她又故態復萌，不珍攝自己的身體了。你願去看看她嗎？』」

「我看她做什麼？我是預備來看你的，因為你待我很好。而且我認識你比認識她爲早。因了你我才做了她的愛人；又因了你我才不做她的愛人。你看這話對不對？」

「天啊！我的確盡我最大的力量使她離開你，也許你目前要怨恨我，但日久你就覺得我的好意了。」

「我說：『多謝你的好意。』便站起來。我很討厭這個女人，而她却當我所說的是真話。」

「你要走了嗎？」

「對啦。」

「我現在受不了了。」

「幾時再能見到你呢？」

「在不久的將來再見吧！」

「再見。」

「普尤姐史送我到門口。回到家，我眼睛裏瀟灑着熱淚，心坎裏存着復仇。這裏看來麥格麗脫和別的妓女有什麼分別呢？從前她對我的那種柔情蜜語，怎能抵得過她重行過度舊時生活的慾望？又怎能抵得過她的金迷紙醉的奉養呢？」

「在漫漫的長夜中，我老是這麼地思索着。其實，如果我能夠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也許在麥格麗脫改變了這種生活中，我能找出使我斷念的希望來。」

「只是我心中充滿了惡的念頭；我思想一個方法，好使這姑娘受點痛苦。」

「噢！人類在私慾受了侵害時，其度量多麼小氣，而心思又多麼鄙夷啊！」

「我所見過的那個名叫亞倫勃的女子，要不是麥格麗脫的朋友，至少也是她回到巴黎後時常交往的人，這個女子正欲開一茶舞會，我想起來麥格麗脫一定會參加的，因此我也想到場，結果我是辦到了。」

「我心裏悶悶不樂，到了跳舞會時，賓客已滿座了。大家狂歡着，甚至叫喚着。在一羣舞客當中，我看見麥格麗脫和N伯爵舞動着。那男的顯出驕傲的態度，彷彿對人家說：

「這個姑娘是屬於我的。」

「我斜靠壁爐旁邊，正對着麥格麗脫，看她跟N伯爵跳舞。她一瞧見我，就表出傷促不安。我漫不經心地跟她打了個招呼。當我想到跳舞散場後，她便要離開我，而和她從前嘲笑他爲闊儂子的伯爵在一道的時候，當我想到他倆回到她家裏以後的那種情形的時候，我臉上熱血奔騰，恨不得破壞他們的好事。」

等到分排舞完了以後，我走到女主人面前，向她行了個敬禮。她正裸着雪白的臂膀和誘人的頸頸。這位姑娘生得非常漂亮，若就身段說來，她比麥格麗脫還要美麗。當我正跟談話的時候，麥格麗脫的視線射在她的身上。我覺得做了這個女子情人的男子，也可以像N伯爵一樣榮耀，她也能引起對方的熱情，像從前麥格麗脫喚起我的熱情一樣。

「她現在尚未找到情人，但要使她的情人，並沒有困難，只要有錢能闖便能引起她的追求了。」

「我於是打定了主意，設想叫這個女人做我的情婦。」

「後來我就要求亞倫勃跟我同舞。」

半小時後，麥格麗脫臉色變得非常慘白，披上了皮大衣，我看她離開了舞場。

## 二十四

「我這種舉動已很使她難受，但我還不干休；我找到這個姑娘心中的弱點，便拿這弱點向她進攻。」

「而今她已和世界永別了，我自己反省反省，不知上帝肯不肯饒恕我，叫她受苦的罪過。」

「吃完了，頗喧鬧的晚飯後，大家便開始賭博。」

「我坐在亞倫勃身邊，當我下注的時候，裝得非常慷慨闊綽，不禁使她注意到我。剎那間，我便贏了一兩百路易，我拿它們一把放在面前，她紅着眼睛看個不已。」

「只有我一個人不拿全副精神應付賭博。我是關心到她身上的。我一夜都是贏，並且我也送錢給她賭，因為她面前的錢都輸光了，說不定連她家裏的錢也輸掉了。」

「到了早晨五點鐘，賭場散了，大家走了，我算算一共贏了三百路易。」

「所有賭客都下樓了，只剩下我在後面，可是也沒有人注意到我，因為這裏面沒有一個是我的朋友。」

「亞倫勃取了火照著樓梯，我便跟別人一樣上樓，同時又回頭對她說：

「我有點話跟你談談。」

「她說：『明天再說吧。』」

「不，我要你現在就說。」

「你要對我說些什麼呢？」

「等一息你自然會知道的。」

「於是我又走進屋內。」

「我說：『你輸了。』」

「是的。」

「你差不多要破產了。」

「她猶豫不答。」

「請老實告訴我吧。」

「是真的啊。」

「那末，我贏了三百路易，完全送給你吧。」

「當時我把金擲放在桌上。」

「你爲什麼這樣闊？」

「因爲我愛你呀！」

「不，你愛的是麥格麗脫。所以想做我的情人，完全是向她復仇。好朋友，你別欺騙我這樣的女子，你的相貌倒還可以，只是年紀太輕，不够我接受的條件呢。」

「那麼你拒絕我嗎？」

「是的。」

「你願意無條件地愛我嗎？那我又不肯接受了。親愛的亞倫勃，你且想一想，我本欲托個人把這三百路易送上，同時提出我的條件，也許你會接受的。但我情願跟你直接談判，請別追究我有什麼動機，就這樣接受了吧。你只須承認你是個美人。所以被我所愛，這就行了。」

「像麥格麗脫一樣，亞倫勃也是個妓女。但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却不敢說這樣的話。我本來很愛麥格麗脫的，我本來很想在她身上找出別個女子所沒有的特徵的。但她終於使我懷恨。那末縱使她有絕色的相貌，也引不起我的愛慕了。」

「後來亞倫勃無條件地接受我的要求了。到了半夜，我以情人的資格，離開她的家。不過，當我一離開她的床以後，就忘記了她的溫存體貼了。這是因爲她單是爲了六千法郎夜度資的緣故。」

「可是，也有這樣的男子爲她破家。」

「從這一天起，我老是使麥格麗脫難受。亞倫勃不再見她的面了，你可想像得到這是爲什麼的。我送了一輛馬車和若干

珠寶給我的新情婦。我也賭錢。凡是像愛上了亞倫勃這樣一個女子的男子，他們所能做出的種種荒謬的事，我都做到了。同時我這場新戀愛的風聲，也就立刻傳遍遠近。

「普心姐也很相信，我已完全忘記了麥格麗脫。就是麥格麗脫自己，也能猜到我這種行爲的目的。她對於我每天給她的侮蔑，却以最高尚的尊嚴作爲報答。然而她心中彷彿有難言的隱痛，我不論在何處見到她，總覺得越多見她，她的臉色越加慘白，態度越加消極了。我對她的愛情，從熱烈變成了憎惡，見了她每日所受的痛苦，心中反而感覺得快活。有幾次，在我使用殘忍的卑鄙手段的時候，麥格麗脫表示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可憐眼光看着我，我的臉紅着，慚愧自己的惡劣行爲，幾乎想要她原諒。」

「可是，這種懺悔心只是一時的。亞倫勃，她也顧不到一切自尊心，她知道我若和麥格麗脫反目，她便能從我處得到一切。所以她老是唆使我跟她爲難。就是她自己，只要有了機會，也就去侮辱她。」

「後來，麥格麗脫運戲院和舞場都不願去了，因爲她怕遇到我們，遇到亞倫勃和我二人。於是我改用匿名信的方法，來代替當面的侮辱，只要是關於麥格麗脫事情的不管會使她怎樣難堪，我跟我的新情婦——亞倫勃——總得把它們宣佈出來。」

「我這種舉動真有些喪心病狂。我彷彿是喝醉酒的人，神經錯亂，做出種種犯罪行爲，腦子裏却一點也不知道。因爲麥格麗脫對於我的挑撥態度，只顯露着安靜，並不帶有鄙夷的報復，這更使我感到異樣的苦楚。我看出她的品性比我高尚，有時越是引起我的侮辱她的念頭。」

一天晚上，亞倫勃不知在什麼地方碰着了麥格麗脫，這一次麥格麗脫却給了她莫大的侮辱，一點也不表示讓步。亞倫勃大大地吃了虧。她懊喪氣地回來，同時麥格麗脫在昏厥中被人伴送回去。

「亞倫勃回到家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她說，當麥格麗脫看見她只有她一個人的時候，就想報復她做了我的情婦的仇恨，而且又要我寫信給麥格麗脫，答應她以後無論她在不在旁邊，她得尊重我心愛的姑娘。」

「我當然答應她的要求，在這封信裏，我用盡了刻薄，可恥，殘忍的字句，當天就派人送到她的家裏。」

「也許這一次的打擊太厲害了，可憐的姑娘也不甘忍受這種羞辱了。」

「我猜測她定必給我回信，我預備在家裏等待一天。」

「快近兩點鐘時，有人叩門，進來的是普尤姐史。」

「我漠然地問她有什麼事，但今天杜<sub>N</sub>妮亞太太不若平日那樣善笑了，她用動人的語調對我說，自我回巴黎以後，將近三星期了，在這些日子裏，我不曾放鬆了麥格麗脫，沒有一天不叫她受苦，因此她便害了病，尤其昨夜的事情和今天的來信，更使她一病不起。」

「總而言之，麥格麗脫一點也不恨我，老是托她來說情，因為她的身心兩方面，都受不住我的打擊了。」

「於是我回答普尤姐史說：『麥格麗脫要拋棄我，這是她的權利；但她若認為她從前是我的情婦，就隨便侮辱我的愛人，那我是無法忍受的。』」

「普尤姐史說：『朋友，你被一個無良心無頭腦的女子迷住了；你愛她是一回事，但你不能借此來欺凌一個毫無抵抗的女子的。』」

「只要古基耶姑娘能跟N伯爵絕交，那末，一切糾紛便不會發生了。」

「你知道，這她可辦不到，親愛的亞孟，你讓安靜點吧，如果你重逢她的時候要這樣對付他，未免有點慚愧，因為她現在是個骨瘦如柴，嘔心咯血，不久於世的女子了。」

普尤姐史向我伸了手，接下說道：

「你還是去看看她吧，你的訪問，定能使她快慰的。」

「我不歡喜看見那個N伯爵。」

「N伯爵從不在她家裏的，因為她很嫌惡他呢。」

「假使麥格麗脫要見我，她是知道我的住址的，請她上我處來好了。至於我，却有點不高興到亨特路去。」

「你會厚待她嗎？」

「當然。」

「那我相信她一定可以來的。」

「請她來吧。」

「你今天出去嗎？」

「我今天全夜都在家裏。」

「那末我去告訴她。」

「普尤姐史便走開了。」

「關於亞倫勃，我若要去看她，就先寫信給她的。對於這個女子，我一點也不拘束。一星期裏，我難得上她那邊過一夜。我心裏想即使我對她失約，她也會上戲院消遣的。」

「我到外邊去吃夜飯，飯後即刻回來。我又在家裏生起了火爐，同時把耶雪夫打發出去。」

「那時我渴待着，心中雜亂如麻。將近九點鐘，門鈴響了，在這許多紛亂的思想凝作一團的時候，我去開門時幾乎昏倒，所以不得不倚着牆壁走。」

「幸而套房的光線黯淡，沒有人能看得出我的反常的神色。」

「麥格羅脫進來了。」

「她着了玄色的衣服，臉上蒙了紗巾。我勉強可以認出她的隱在紗巾裏的臉容。」

「走進了客室，她揭去了紗巾。」

「她的臉色像大理石一樣灰白。」

「她說：『亞孟，你想看我嗎？我現在來了。』」



「她雙手掩面，嗚咽啜泣。」

「我走近她身邊。」

「我很低微地說：『你怎麼樣了？』」

「她握着我的手，並不回答，因為眼睛還在梗住她的咽喉。等了一會兒，她心平氣靜下來了，才對我說：

『亞孟，我自問待你並無任何錯處，可是你害得我太苦了。』

「我帶苦笑地問她：『我沒有吧？』」

「我因迫於環境，不得不出此一舉，至於其他的用意，我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你從前有否經驗過，或者將來會不會經驗到：當我見到麥格麗脫的時候，我的心裏發生怎樣的感覺。」

「記得上次她來看我的時候，她又是坐在這個地方，但她已是別人的情婦；她的殷紅的嘴唇已被別人吻過了，也就因為

這張嘴唇使我無法自持。這次她又送上來嘴唇，可是我也仍舊愛她，也許愛之更甚。不過要我找個題目跟她談話，倒有點不容

易。麥格麗脫一定看清楚我，心中這點事了，所以她說：

『亞孟，總我來打擾你，我有兩件事跟你商量：第一，請你原諒我昨天冒犯亞倫勃女士；第二，請你答應我此後勿再使我難

堪。不管你是否有意，自從你來到巴黎之後，我已受够了你的磨難，現在我實在受不了——像今天早上所受的那種緊張刺激

的一幕了。你能憐惜我吧？像你這樣高尚的君子，我想，除了向一個多愁善病的衰女子報仇以外，總還有許多大專業好做。你且

握握我的手看。我正在發熱呢！我以最懇切的態度向你要求：不是要求你給我一些恩情，而是要求你把我忘掉。』

「我握着麥格麗脫的手，果然覺得它燙得如火。她的身體裹着一件絲絨的斗篷，也在抖擻不已。」

「我扶她坐在那把小沙發裏，靠近着火爐。」

「我說：『那一天晚上，我在鄉下靜待着你不來，又上巴黎找你，結果只發現了你的一封幾乎使我發狂的信，你難道

以為我看了這封信不傷心嗎？麥格麗脫呀！我從前是那麼地愛你，而你怎能忍心欺騙我呢？』

「阿孟，請你別提過去的事吧。我不是爲談那件事而來的。我只願不以仇人的資格來看你，就算數了。除此以外，我僅希冀再和你握一次手。聽說你已有了一個年輕漂亮的情婦，好願你倆幸福，願你把我忘掉。」

「你呢？你也不是很幸福嗎？」

「阿孟，你看，我臉上全是晦氣，怎！獲得幸福呢？別譏諷我吧，你是比任何人都知道我的痛苦的根源和深切的意味的。」

「痛苦不痛苦，全在你自爲的。」

「朋友，並非是那麼說的。你得知道，我的意志是完全受了環境的屈服，我並不如你所想像地服從了我女性的本能，我只屈服了一種嚴重的要求。將來你便會明白我屈服的苦衷，而這苦衷是你所能原諒我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立刻把這苦衷告訴我呢？」

「因爲這苦衷不能促成我們的重新結合，說不定會使你離開你所不應當離的人更加遠些。」

「這人到底是誰呢？」

「那我不能告訴你。」

「你在騙我吧？」

「麥格麗脫站起來，走近門口。」

「我見了她的沉默的痛苦表情，深爲感動。我心裏想着：從前在古密爾戲院裏對我微笑過的姑娘，和此刻在我面前的憔悴的女子比較起來，真有今昔之感。」

「我攔住門口說『且慢走吧。』」

「爲什麼？」

「因爲你無論對我取什麼態度，我總是愛你的。我要你留在此地。」

「你是不想到明天再下逐客之令不成？我們已經恩斷義絕，也不希望重拾覆水，否則你就會瞧不起我，至於現在，你至多

只能恨我。

「我覺得我一遇到這個姑娘，我的愛情和慾望便要死灰復燃。所以我呼喊起來：『麥格麗脫，我會忘記了一切，像從前過着一樣幸福的生活的。』」

「麥格麗脫搖搖頭，表示懷疑地說：

「我還不是你的狗，你的奴隸？聽你處分吧，我是你的，任憑你把我帶到何處去都好。」

「她脫去了外衣和帽子，拋在沙發上，然後解除了胸衣的別針，這是因為她的病體常起反感，使她的血從心口湧上腦部，覺得窒息的緣故。」

「接着她咳得很厲害。」

「她說：『請你對我的車夫說，把我的車子趕回去。』」

「我親自下樓，送車夫出去。」

「當我回來時，麥格麗脫躺在火爐旁邊，她的牙齒打戰得發出響聲。」

「我抱她在懷裏，替她解衣，她一點也不拒絕，我安放她在床上時，她的身體冰凍地冷。」

「於是我坐在她身邊，跟她說許多安慰她的話，她不作聲，只對我微笑。」

「啊，這一夜我永遠忘不掉她麥格麗脫的整個生命，好似都寄在她給我的狂吻裏。在她的熱烈的愛情中，我愛她愛到心的深處，願意跟她生同衾死同穴，只是不讓她再屬別的男子。」

「如果一個人身心兩方如此發生愛情，那麼，不到一個月功夫，便要剩下一具骷髏了。」

「直到天亮，我們才一同醒來。」

「麥格麗脫臉色蒼白，不說什麼話。眼淚汪汪地淌在頰上，有似晶亮的鑽石。她的疲乏的臂膀，時而展開來擁抱我，時而乏力地落到床上。」

「有一會，我好似覺得我們仍在普吉蛙，我對麥格羅脫說：

「你歡喜不歡喜和我一道走？我們離開巴黎好嗎？」

「她好像受驚地說：『不，不，那是叫我們太不幸了，我更不能使你獲得幸福了。不過，只要我有一刻活在世界上，我總願意作你的快樂的玩物。無論白晝或黑夜，只要你隨時要我，你隨時都可以來，我永遠是屬於你的。但你我之間是不能結合的，否則必發生大的不幸。我現在尙算是個漂亮的女子，你儘可及時儘情享受，但不要向我要求另外的事。』」

「她走了以後，我感到非常寂寞。直待她去了兩小時，我還是坐在她原來離開的床上，凝望着床上的枕頭，看看她在枕頭上遺下的形像的摺縐。一面我又自問着：戀愛跟嫉妒衝突的時候，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下午五點鐘，我走到亨特路，此行可說毫無目的。

「挪尼出來開門。

「她受窘地說：『小姐不能接待你。』

「爲點什麼？」

「因爲N伯爵在這裏，她叮囑我勿讓任何人進來。」

「我含糊地說：『唔，我忘記了。』」

「我似昏如醉地回到家裏。在這嫉妒入骨的時間中，我犯了異常可鄙的行爲。你可知道我幹點什麼？我心裏想着：這個女子是同我開玩笑，我又想着她昨夜同伯爵做出的醜態會重複說述她對我所說的同樣的話。於是我決定取出一張五百法郎的鈔票，連着下面的兩行字封在一起：

「今晨我臨行匆匆，不及付你夜度資，現在特補給送上。」

「我送出了這封信，連忙跑出來，免得我內心的責備。」

「我走到亞倫勃家裏，她正穿着新裝，屋子裏只剩得我和她二人。她唱着淫蕩的小調給我聽。」

迷戀麥格麗脫一樣。

「她確是個不顧廉恥，沒有心腸，毫無頭腦的典型妓女。至少我覺得是如此。但世界上仍不免有個男子迷戀着她，正像我。」

「她向我要錢，我就給了她錢，這樣我可以得到自由，後來我便回家了。」

「麥格麗脫沒有回信給我。」

「翌晨，我怎樣在痛苦中度過，此刻我實無說的必要。」

「六點半鐘，一個公司的職員，送了一封信來，裏面除了我自己原來的信和一張五百法郎的鈔票以外，連一隻字也沒有。」

「我問他：『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

「是個太太交給我的。她帶着她的女僕乘船上布羅尼去了。她吩咐我等到她的車子趕出院子後，再把信送給你。」

「我跑到麥格麗脫家裏。」

「管門人告訴我：『小姐今天六點鐘動身到英國去了。』」

「現在巴黎對於我毫無留連，沒有愛也沒有恨。因了這許多刺激，使得我心灰意亂。那時有個朋友正有東方之行，我便跟我的父親商量，我願意和他同行。我的父親便給了我若干匯票和介紹信之類的東西，十餘天後我即由馬賽動身。」

「我在亞歷山大城遇着一個公使館的隨從——這個人我曾在麥格麗脫家裏見過——他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姑娘病了。」

「後來我就寫了封信給她，在都魯我接得她的回信，就是你看見的那一封。」

「我立刻動身回到法國，嗣後怎樣，這是你完全知道的了。」

現在我給你看的幾頁信，是俞莉·杜普赫轉交給我的。這些補充的說話，諒你所必須知道的吧。

## 二十五

當亞孟講這個長篇故事時，他的語氣常被眼淚打斷，現出非常疲乏的神氣。他將麥格麗脫的手蹟交給了我以後，便舉起雙手扶着額角閉上了眼睛，不知在思想或試想入睡。

停了一會兒，我聽得他的急促的呼吸聲，知道亞孟已經睡着了。但他睡得並不安神，只要有稍許聲音，他就會驚醒。下面是我讀到的一段文字，現在一字不改抄錄如下：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病了四五天了。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陰暗的天氣，使我悶悶不樂。我的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我想念着你呢，亞孟！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呀？有人告訴我們已離開巴黎，往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也許你已忘記了麥格麗脫這個女子吧，這樣也好，但願你過着幸福的生活。你，是我生命中僅有的賜給我短時歡快的男子。」

我不禁要向你解釋我的行爲，我已寫了一封信給你了，但你未必會相信。這信是出於這樣一個姑娘的手的，除非等到她死才可以證明了它。其實，這並非是一封信，乃是一篇懺悔詞呀！

「今天我害了重病，也許這病便是我死的原因，所謂紅顏薄命，實在不錯。我的母親死於肺病，而我一向生活情形，都只能增加這種病情，這可說是她留給我的惟一遺產。但我不能抱恨而沒，使你不明白我的本心。假使有一天能回來，你定能關懷到你在動身前所愛過的姑娘的。」

「下面便是這封信裏要說的話，差幸我尚能有所表白，使你能重新了解我。」

「亞孟，你當記得，你父親來到的消息，多麼引起我們在普吉蛙的驚駭。你也記得這消息更引起我的無限的恐怖。你更記得那天晚上，你同我說的你與他之間的種種事情。」

「翌日，你正在巴黎等待着你那還沒有回家的父親時，有一個人上我家裏來，交給我一封你父親所寫的信。」

「在這封信裏（現在一道附上給你看看）他用了最嚴重的語氣，叫我在第二天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離開你，此外，他還要求我跟他自己會面。因為他說他有話要同我講，而且還叮囑我對於他的行動要向你守秘密。」

「你知道，當你回到普吉蛙的時候，我勸你再去巴黎，意思是多麼地懇切。」

「後來你去了一個鐘頭光景，你的父親來了。他臉上的那種嚴肅的印象，我實無說逃的必要。你的父親所有的是一套舊式的理論，他認為一個妓女總是沒有良心和理性的動物，只要誰有錢，誰儘可以玩弄，像機械一樣，可以磨折任何向它接近的東西，而且沒有憐憫心也沒有辨別力地撕毀驅使它活動的人。」

「你的父親很客氣地寫了封信給我，請我接見他。但他在當面時，不及在信中的說話那樣謙和。他起頭的幾句話非常驕傲和無禮，甚至威嚇我，使得我不由得不叫他相信這是在我家裏。我覺得我的生命史上，除了對他的兒子有真的情愛以後，並無其他的事必須向他報告。」

「都華拉先生聽了我的一番話，才平靜下來。但他還是固執地對我說，他的兒子不能爲我破產。他說，他相信我的確是個美女子，可是，我無論如何美麗，總不可以用我的靈質去犧牲了一個青年的前途。」

「關於這一點，我是有事實可以答復的。這可以拿證據出來證明：自我作了你的情婦之後，我並沒有要求過你，要你拿金錢出來爲我犧牲，我才能忠心於你。我拿出當店裏的當票和賣去我不能再質當的物件的收據來，而且還告訴你的父親說，我已決心拍賣我的傢具來還債。同時作爲我們以後的生活費，免得加重你的負擔。我對他說述我倆的幸福和你所啓示我的一種安逸的生活。我終於說服了他，結果使他伸出手來，向我要求原諒他來訪的用意。」

「他接着說：

「小姐，那末，我現在無須再用規勸和威嚇了；我只是要求你，希望得到你的更偉大的犧牲——比你曾爲我的兒子犧牲過的更偉大的犧牲。」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大大地感動。」

「後來你的父親接近了我，握住我的雙手，用很親切的口氣繼續着說：

「小姐，請你別誤會我的說話，你得明白人生有時是逃避不了責任的，雖說是勉強的，也得委屈。從你是個好女子，在你的靈魂中，有別個女子所缺少的偉大處也許有的人看不起你，可是她們並不及你。然而，請你願慮到情婦以外尚有家庭愛時

以外尚有責任。熱情的年齡過去之後，接着便是一個男子的被人尊重的年齡。我的兒子並無財產，但他已將他的母親的遺產給你。他若接受了你正在準備的犧牲，那末爲了名譽和地位，他也必須以這份產業酬謝你的。但你的這種犧牲，他是無法接受的，因爲社會上不認得你的人，一定會推測到這是一種不正當的理由，或者更要玷污我們的門第。人家却不管亞孟不是愛你，你是不是愛亞孟，這雙重的愛情對於他是不是一種幸福，但對於你却可恢復名譽，人家只認爲亞孟·都華拉竟因了一個妓女（對不起，這是我不得已對你說的話）爲他賣去她自己的東西。你相信我的話吧，以後對於你們的懊悔和責難的日子還多得很呢！等到你們兩人鎖上了一根永遠不能破除的鐵鐐，那時怎麼辦呢？你的青春消逝了，我兒的前途毀滅了；我做父親的人呢，本來是期望兩個兒子供養我的，也只好剩得一個了。

「你是年青美麗的女子，人生會給你安慰的，你是高尚的，目前的犧牲，將來便可減少良心上的責罰。亞孟自認識你半年以來，簡直把我忘掉了。我寫了四封信給他，他連回信也沒有，即使我死了，他也不知道。」

「不論你怎樣捨棄奢華，而愛你的亞孟，雖然財產不多，決不肯牛衣對泣度日的。他的財富本來就配不上你的美姿麗質，那末他只有另走邪路了。我知道他會因此而賭博，我也知道他並沒有告訴你，但他在揮金如土的環境中，會輸去我歷年來爲我女兒所積備的嫁妝費。他可以輸去我晚年養老金的財產一部，原來可以發生的事，現在仍舊會發生的啊。」

「還有，你爲他放棄了原有的職業，你能保險不再過這種生活嗎？他一定知道你是愛他的，但你不會再愛別人嗎？總之：你不惋惜使你的情人生命上受了妨礙嗎？在青年的愛情之夢驚醒之後，接着便是壯年的事業雄心，我想那時你是無法勸慰他的小姐，我勸你把這一切都考慮一下。你若愛亞孟，就是你現在來證明它，就請爲他的將來而犧牲你的情愛。目前尚無不幸之事發生，但將來便會發生的，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幸吧。亞孟會嫉妒你所愛過的男子，他會去激怒他，他會跟他鬥擊，會死在敵人手中，你且試想一想，等到那時候，做亞孟父親的人多麼難過呀！」

「末了，小姐，讓我完全對你說吧，我的話尚未說完哩！我且來告訴你，我爲什麼上巴黎來。我已經告訴你，我有個年輕、貌美、像天使般純潔的女兒，她正在戀愛着，也一樣以戀愛作爲她生命中的美夢。我早已把這些話告訴亞孟，可是他一心在思念你，



連回信給我也沒有。我的女兒將要結婚了，她要嫁給一個她所愛的男子，她要踏進一個高尚的家庭，這家庭要求我的家庭也要一樣高尚。那個做我女婿的家裏，他們已知道亞孟在巴黎過點什麼生活，所以他們特別向我申明，如果亞孟繼續過這種不正軌的生活，就要取消此項婚約。這樣看來，一個絲毫不會害你，而且對於她的前途很有希望的女孩子，她的終身幸福全在你手中了。

「你難道有這種權利和這種勇氣去毀滅她的前途嗎？麥格麗脫，願你在你的愛情和懺悔上，將我女兒的幸福交還我吧！」

「朋友，從各方面思量之下，我莫不暗自傷心。這原是我可以想像得到的，尤其從你父親的嘴裏說出來，更增加了嚴肅的真實性。我又體味出你父親還有若干話留在嘴邊，不敢對我說出來。總之，我是個妓女，無論我拿什麼理由來解釋我倆的關係，其中仍不免有一層陰暗的黑影。我的過去的生活，毀滅了我未來的美夢，但我始終是愛你的，亞孟！」

「都華拉先生對我談話的時候，他的父性的態度，喚起了我純潔的感情，我獲得他的尊重，正像我相信不久我也可以獲得你的尊重一樣。他這許多話提醒了我的高尚的思想，抬高了我的地位，因而使我覺得神聖的誇耀。」

「我堵乾了眼淚，對你的父親說：『先生，你相信我愛你的兒子嗎？』」

「都華拉先生說：『相信的。』」

「你相信這是一種不是自私的愛情嗎？」

「相信的。」

「你相信在這愛情裏面，我會寄托我的希望，夢想和自新的意願嗎？」

「我的確相信的。」

「先生，那末，請你吻我一下，像吻你的女兒一樣吧！我敢對你立誓，我接受了你這純潔的一吻，可使我戰勝兒女的私情。一星期後，你的兒子會投到你的懷抱裏，說不定他有幾天的難過，但他從此便不再煩惱了。」

「你的父親吻着我的額角，說：『你真是個高貴的女子。你已完成一件上帝所嘉許的事情了；可是我很擔心你會在我的兒子的心理上發生什麼影響。』」

「先生，你且放心，他從此便會恨我了。」

「我寫信給普尤姐，告訴她我已接受N伯爵的意見，並叫她對他說我准於晚上來，和他們二人一道吃飯。」

「我把信黏好，並不告訴你父親信裏的話，我只請他把信帶到巴黎再派人送到她的住所。但他老是盤問信中有什麼事。」

「我回答他說：『是關於你的兒子幸福的事。』」

「你的父親便給我最後一吻。我在感激之餘，滴下兩行熱淚，這也可算是我奮惡的洗禮。」

「亞孟，不錯，你曾經告訴我說，你的父親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都華拉說完了話，便踏上馬車走了。」

「但我始終是女子，待我看見你的時候，我又不禁哭了起來，不過我沒有搖動我的決心。」

「我今天病倒了，躺在一張恐怕到死以後才開始離去的床上，這樣自問着：『我的行為究竟對不對呢？』」

「當我們不得不分離的時候，我心中的痛苦，你是知道的。那時候你的父親已不在那邊支持我了，我只想着一一定會痛恨我和藐視我。」

恨我和藐視我。

「亞孟，有一件事不知你肯相信否：就是我禱告上帝賜給我力量；從這可以證明上帝承認我是犧牲的，我還有力量可以禱告的。」

「那一天我吃夜飯的時候，我一點力量也沒有。我不知道我要幹點什麼，我只怕我的勇氣不足。」

「我借酒消愁，到了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我睡在伯爵的床上。」

「朋友，這就是我整個生活的痕跡，請你自己評判吧。願你寬恕我，像我寬恕你那一天以後你給我的痛苦一樣。」

「這種好似命運註定的事情，我們彼此都很明白。但自從我們分別以後我所受的苦痛，也許是你所不知道，或者是從未想到過的。」

「我聽說你的父親帶你回家，可是我懷疑，你離開我後還能生活下去，在雪沙利色我和你重逢的一天，我對此稍有感覺，但我並不覺得驚奇。」

「從此我便開始過度一連串的不幸日子：每天我都要被你侮辱一次；對於這種侮辱，我是很樂意接受的，因為這可以證明你是愛我的。現在我更覺得你越是迫害我，等到將來你知道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的地位越高。」

「亞孟，你別對我的這種犧牲精神感到驚異，你給我的恩愛，已經啓發了我的心胸，使我願為高尚而獻身了。」

「但是，我也並非立刻便能這樣剛強起來的。」

當我為你犧牲，回到巴黎的時候，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會用使我體質疲勞的方法，支持我免得瘋狂，好使我茫然若失地投在我的生活裏面。普尤姐史不是告訴你說，我沈醉於宴會，跳舞，痛飲中嗎？

「是的，我過分摧殘我自己的身體，現在我相信我已達到這個目的了。我的身體漸漸變弱，當我托杜凡妮亞向你求情的那一天，我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亞孟我不願再提起，當我給你一次最後情愛的證明時，你是用一種欺凌侮辱的態度，驅逐一個垂死的女子離開巴黎的。她受不住你向她要求的一夜恩情的聲音，你是有權做出你所欲做的事的。亞孟任何人在我那邊過夜都拿不出像你一樣多的夜度資。

我於是放棄了一切，讓亞倫勃代替了我在N伯爵身邊。而且，聽說她會自告奮勇，把我出走的原因講給他聽。

這時N伯爵正在倫敦，他是一個這樣的男子：對於女子的愛情，只不過當一種賞心有趣的事情，像他們這種男子的愛女

子，並無憎恨，也無嫉妒，總之：他們是得之不喜，失之勿惜，毫無所謂的。那時我想起了他，立刻就上倫敦去找他去。他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但他在那邊有個交際花的情人，不便和我太接近。他大方地把我介紹給他的友人們，大家請我吃一桌酒席，席後其中有一個人把我帶走。

「朋友，你得想一想，我有什麼辦法呢？」

「自殺吧！那不過是一種無用的追悔，甚至連累你的幸福生活。而且，我已不久於世，自殺實不犯着。

「我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沒有思想的化石。過了一時這種機械的生活，我又重回到巴黎，打聽你的消息。後來知道你遊歷遠方，無法使我再留戀了。因此我的生活又恢復了兩年前認識你的情形。我誠欲挽回公爵的心，但我覺得我太對不住他，而且老年人又多次缺忍耐心，爲的昇到了風燭殘年。我一直爲病魔所纏，形容憔悴，精神慳儉，身體比前更加瘦削。一般購買愛情的主顧，在購買以前，先得考慮貨色是否合自己的脾胃。在巴黎，有許多比我肥胖的女人，我是被人忘却的了。這是我從過去一直到昨天的情形。

「如今我病勢日重，我曾經寫信給公爵向他借錢，因爲我一貧如洗，而債主們又要上門逼債。我不知道公爵會不會給我回信。亞孟呀！你爲什麼不在巴黎，你若在那邊的話，你一定會來訪問我的，而你的訪問，能予我無限的安慰。」十二月二十日，天氣冷得可怕，又在下雪了。我是形影孤單的人。三天以來寒熱發得很厲害，連執筆也乏力。我天天都希望能接得你的信，但是希望終成泡影，而且我覺得永遠是個失望。只有男子是不肯原諒人的，公爵也一直沒有回信。

「普尤姐史替我上當舖了。」

「我的咯血並未停止。你若見了我的樣子，心裏定必十分難過。幸而你住在溫暖的地帶裏，不像我這裏一樣，天天過着冰天雪地的生活。今天我從床上站起了一會兒，從窗幃後面望下面的巴黎生活。我深信我跟生活已經是絕緣了。街上走過了幾個熟識的面孔，他們匆忙地愉快地，無憂無慮地奔波着，並無一人抬起頭來看我的窗門，但也有幾個青年上我這裏來看我。從前我已病過一次，那時我還不會認識你，你所從我處獲得的是無禮的待遇，然而你始終每晨都來探問我。現在我又病了，我

們曾經同居六個月。我的愛你，是任何女子不能比擬的。但你是遠行了！而且在咒詛我，我不能從你處得到隻字的安慰。可是我相信，造成我們別離的原因，只不過是偶然的機會，因為假使你在巴黎，你決不肯離開我的床次，把我單獨拋棄在病房裏的。

「醫生不許我每天寫信。我回憶往事，只是添加了我的病情。昨天我收到一封信，總使我感到一些欣慰。這種欣慰在情感上比在物質上更爲可貴。所以我今天能寫信給你。這封信是你父親寫來的，裏邊這樣寫着：

「小姐：

我聽說你病了。假使我在巴黎，我一定親來慰問的；假使我的兒子在我旁邊，我一定叫他來探望你的。可是我無法離開G城，而亞孟又遠在五、六千哩以外，因此只能聊寄寸書，表示我爲你的病而記掛。尙望你相信我的誠懇的態度，盼你早日恢復健康。

「我有一個朋友H君，他可以來看你，望你接見他。我托他一件事，現在等待它的結果。

「小姐，願你欣然接受我最虔敬的情感。」

「這便是我收到的那封信。朋友，你的父親確有一顆很好的良心，你得好好敬愛他；世界上很少有這樣值得敬愛的人。他的這張署名的信箋，比名醫的醫方，更使我有益。

「今天早上H君果然來了。他對於都華拉先生拜託的事，似乎覺得有點爲難。原來他替我帶來你父親的三千法郎。我本來預備送還他的，但H君說，如果我拒絕了，都華拉先生便覺不快。你的父親一定要他把這個數目交給我，而且以後如有需要，還可陸續送來。我覺得我從你父親處得到的幫助，不能視爲施捨。如果你回來時，看見我已死了，請你就將我所寫下關於他的話告訴他。承他看得起我，並爲我寫了一封慰藉的信，我真連眼淚也感激得流出來了。但願上帝向他作福。

「我傷痛苦度日。在以前，我決想不到一具肉體能忍受得住這麼多的痛苦。唉！我的過去的生命呀！我今天要加倍地還給你了。」

「天天夜裏都有人守望着我。我甚至連呼吸都不能了。我墮入昏沈和咳嗽中。」

「在我的餐室裏，有好多朋友送糖食和禮物給我，其中有幾位是希望我去愛他們的。如果看見我病勢沉重，他們就會嚇得逃走了。」

「普尤姐史也送來若干新年的禮物。」

「正是天寒地凍的時候，醫生對我說，假使天氣長此晴朗下去，大約在數天以後，我便有起床的希望。」

一月八日

「昨天我趁了我的車子出外。天色晴朗，雪沙利色的花園裏，照來攘往，遊人踵接，象徵着春天的微笑。我周圍的一切，都呈着欣喜的狀態。我從未猜測到，在一線曙光裏面，會藏得住我昨天所尋出的那種欣慰。」

「我會碰着許多人，他們是永遠那麼高興，永遠追求他們的幸福。亞倫勃坐在N伯爵送給她的一輛漂亮的馬車走過。她用藐視的眼光向我一瞥，她還不知道我早已脫離這虛榮的生活了。有個我從前認識的公子哥兒，他要求我伴他一道吃夜飯。同行者尚有一個朋友，據他說，這位朋友很想跟我認識認識。」

「我苦笑了一陣，向他伸出我的發熱的手。」

「我從未見過像他那樣善於驚奇的臉。」

「四點鐘我回到家裏。這次晚飯吃得很稱心。」

「這一次出門，我還算感到愉快。」

「我真希望我能完全恢復健康。」

「爲了靈魂的痛苦和疾病的纏擾，有些人只是盼望早點向人世告別，然而一見到別人的幸福，又鼓起活下去的勇氣了。」

一月十日

「我的病是無全愈的可能了。你看，我仍躺在牀上，身上敷着燙人的藥膏。我過去的賣笑的體操，現在大概不會有人理睬我了。」

「我若不是前生作了什麼惡，便是來世應當享受一件天大的幸福，這樣才蒙受上帝叫我受這裏的贖罪的痛苦和一切。」

的磨難。

「我總是害病。

「N伯爵差人送錢來，但我沒有收他。我一點也不願拿這個人的錢。因為使得你離開我身邊的原因，就是爲了他。

「啊！我們在普吉蛙快活日子呀！真是不堪回憶呢！

「如果我還能活着，還能走出這個房間的話，那我一定要探訪我們同居過的那所房子，但我住在這個房間，恐怕到死爲止吧！

「誰也不知道我能否再寫信給你！

一月二十五日

「我已有十一夜沒有好好睡覺了，我差不多被窒息了。我隨時可以死的。醫生不許我執筆。但看護我的俞莉·杜普赫還答應我寫這幾行字。在我未死以前，你真的不回來嗎？難道我們就此永別了嗎？我彷彿覺得，只要你一來到我的病便可全愈了。但病好了有什麼用呢？

「今晨有一陣很高的吵鬧聲驚醒了我。那時我正在熟睡。在我房裏的俞莉，匆忙地奔到餐室裏去。我只聽得嘈雜的人聲。俞莉同他們爭吵，也沒有效力。結果她帶着眼淚回來。

「原來是人家來扣押我的東西。我對俞莉說，讓他們幹他們應該幹的工作吧。衙門裏的警官，走進我的房間時，連帽子也不脫。他打開抽屜，把各種東西都抄錄名單，予以登記。他的模樣，好似沒有看見一個躺在床上的臨終的女子。幸而法律還帶有一點人情，總算肯讓我睡在床上。他臨走時說，在九點鐘以前我還可以抗議，但他留着一個監視人，天啊！這一幕故事更加重了我的病。普尤姐史想向你父親的朋友處借錢，但我沒有答應她。

「今天早上我接着你的信，我已等待得好久了。我不知道我是否還來不及回信給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能再見到我。今天可說是個快活的日子，它使我忘記了六星期來所過的苦難日子了。我的病勢並未稍減，雖說不致悲從中來，但我復你的信是在悲哀中寫下來的。

「一個人到底不該永遠是不幸的啊！」

「我這樣想着：如果我能苟延殘喘，等到你回來，讓我再見到春光，你還是愛着我，而且還能重慶像我們去年的生活一樣，那末我真快樂得要瘋狂了！」

「夢想縈繞着筆端，幾乎不能使我下筆，

「我無論如何總是愛你的。亞孟！要不是沒有愛的回憶，沒有再見你在我身邊的一種渺茫的希望支持住我，我早已死去。」

二月四日

「G伯爵又來看我。他的情婦騙了他，因為他愛她，所以感覺得很悲傷。他全把這些事情告訴了我。這可憐的男子，雖然經濟不甚寬裕，總算還替我償還了衙門的警官，請走了監視人。」

「我對他談起了你，他也答應我再和你談到我。這時我可說我已忘掉我會經做過他的情婦，同時他又怎樣使我忘掉這件事。總言：這個人還算有好心腸的。」

「公爵昨天差人來打聽我的病情。今天早上他又自己親來。我不知道這位老人家怎麼還能活着。他在我旁邊留了三四時光景，但所說的話還不到二十個字。一見了我的蒼白憔悴的臉色，他不禁爲我流淚。大約他是憶起他的女兒的逝世吧。他彎腰曲背，低首俯頭，嘴脣下垂，目光無神，衰敗的體軀，背着老年和痛苦兩種重担。」

「天氣又惡寒了。一個人也不來看我。俞莉忠心地服侍我。至於普尤姐史呢，因為我現在不能像從前一樣供她錢用，也托故不來了。」

「現在，我離死期已迫近了。雖然醫生們的說法不同，（我會請了幾個醫生，這便可證明我病勢的嚴重）我却懊悔聽從了你父親的說話。假使我早知道我的生命只能延遲一年，我自然不會拒絕你，而你也可以和我同居一年了，即使我死時，還可以握着一個朋友的手，實在說一句，如果我們在這一年內不要分離，我想我也決不會死得這樣快的。」

「只好聽上帝的命令了。」

二月五日



「亞孟，你快來吧！我痛苦得要死了！昨天我極度的傷心，希望能離開家而上別的地方過一夜，長得彷彿永遠不再天亮。今天公爵來了，看見這老不死的人，彷彿是促我早死。」

「我不願虛到我身上的熱度，昨天終於穿好了衣服，驅車上弗特威爾戲院看戲。俞莉替我薄施脂粉，否則我簡直像架骷髏。當我們到了我們初次相會的那個包廂的時候，我的眼睛只是望着你那一天所坐的池座上。事過境遷，昨天那個座子坐着的，是個鄉下老，他每次聽到演員打諢，總是哈哈大笑。回到家裏，我差不多倦得到死的地步，整夜都在咳嗽和咯血。今天我已不能開口，手臂也不能動彈。上帝啊！我要死了！我本來是個待死的人，想不到在死前還得像現在一樣受苦，但是——如果——」

從這幾個字以後，麥格麗脫所寫的簡直是糊塗得無法辨識了。下面一段話是俞莉·杜普赫代她接續下去的。

「亞孟先生：

「麥格麗脫自從戲院裏回來以後，病勢日重。聲音啞，四肢乏力。我們這個可憐的朋友，受了千辛萬苦，真是我從未見過的。現在我只感到手足無措。」

「你若在她身邊，那就好多了！她差不多不省人事，完全在昏迷狀態中。但，不論是昏迷或清醒，只要她能說出一句話時，她第一聲總是叫你的名字。」

「醫生對我說她的生命不能再持久了。老公爵見了她病勢沉重到如此地步，也不再來了。他對醫生說，他不忍見她那樣痛苦。」

「杜凡妮亞太太心腸惡毒，這女人一向是靠麥格麗脫生活的，她以為從麥格麗脫那邊，可以騙到許多錢的，所以借到若干還不起的債。如今見了麥格麗脫不能再幫助她了，連她都不來看她，連大家都拋棄她了。G先生爲了賴債，又跑到倫敦去。他臨行時寄了一些錢來，總算爲我盡了力，可是此刻又有人來抄查東西了，債主們靜待我死好拍賣東西。」

「我本來想阻止他們這種行動的，但是警官說不行，而且他還有別的理由可以執行。反正她早還是要死的了，身外之物自屬無用，倒不如早些賣掉，變幾個錢。你簡直想像不出，我們這位可憐的姑娘是在怎樣漂亮而又貧困的境況下死去的。昨天

我們分文無有。凡是碗具，珠寶，外衣等等，可當的全當了，其餘的都賣掉或被抄查了。麥格麗脫彷彿知她自己所發生的事情，無論在肉體上精神上情感上，她都感到痛苦。瘦削的臉上，淌着晶瑩的淚珠，從前你所珍惜的面龐，如今你若再見到，恐怕不易認識了。她已不能再寫字，只好要我代筆，此刻就是在她面前寫的。她的眼睛對着我，但她看不見我。她臨終時目光糊塗了，但她仍在微笑。我相信她的整個思想和靈魂都縈繞在你身上呢。

「每逢有人叩門的時候，她的眼中就閃出光來，她總以為是你來了；後來她發現並非是你，臉上重又罩上痛苦的暗陰，濕着一陣冷汗，面頰漲得通紅。」

「亞孟先生，這日子多悽慘呀！今天早上麥格麗脫窒息了，醫生替她放了一些血，才稍恢復轉來。醫生勸他請一位牧師，她很贊成，於是 he 到聖和西教堂去請牧師了。」

「這時麥格麗脫叫我走到她的身邊，代她打開她的衣櫥，指着一頂帽子和一件嵌鑲花邊的長襪衣，乏力地對我說：

「由神父代我作懺悔詞後，我馬上就要閉目，等到我斷氣後，你就替我穿上這些衣帽，因為這是臨終的女人最可愛的裝束啊！」

「後來她帶哭地吻着我說：

「我尚能說話，不過一說話就要窒息了。我的氣透不轉，我需要空氣呀！」

「我只是流着淚，打開了窗戶，不久，牧師進來了。」

「我領着牧師前行，當他知道了他在什麼人家的時候，他好似覺得有點不高興。」

「我對他說：『神父，請你大胆地進去吧！』」

「他在病人房裏休息了一會兒，便踏出門外，對我說：

「她一生所過的全是罪惡的生活，不過死後是聖徒了。」

「停了片刻，他又帶進來一個唱詩的孩子和一位祭司。孩子持着一具十字架，祭司走在他們兩人前面，手裏搖着鈴，報告

上帝他在死人的家裏了。

「他們三人走進一間臥房，那兒是從前談情說愛的神祕地方，現在却變成一個聖潔的神境了。」

「我只是跪着。我不知道這一幕印象能保持多久，但我不相信我在人世間所得到的種種印象，有比這印象更爲深刻。」

「牧師把神油搽在臨死者的手腳和額角上，唸了一遍短的祈禱文。麥格麗脫就此準備升上天堂。無疑的，如果上帝看見她在生前受過那麼多的苦難，她是被許可進天堂的。」

「從這時起她已不再說話，不再有何動作。有幾次我相信她完全斷氣了，但在隱約之中，仍可聽得她的喘息的聲音。」

「人間所有的希望現在都完結了。」

二月二十日早後五時

「到了半夜兩點鐘，麥格麗脫臨到了最後的苦難。她發出了叫喊聲，比任何殉道者受刑罰的叫喊聲都來得悲慘。她有三次突然從床上筆直地豎起來，彷彿想抓住她朝天空上升的生命。」

「最後，她有二三次喚着你的名字，隨後便默不作聲，倒臥床上。她的眼角上淌着無聲的眼淚。她是真的死了。」

「於是我走近她身邊，喊着她的名字。她不能答應我了。我便替她合上眼睛，在她的額角親了一個吻。」

「可憐的麥格麗脫呀！但願我是個聖潔的女人，好使我這一吻能鄭重地介紹你到上帝面前。」

「我依照她的囑咐，替她穿上了衣帽，然後跑到教堂裏，找了個牧師。我又爲她虔敬地供上兩枝蠟燭，在教堂裏禱告了一小時。」

「我拿她剩下的錢佈施貧民。」

「我是個不研究宗教的人，但我相信上帝會知道我的眼淚是真實的，我的禱告是熱心的，我的佈施是誠意的。我也相信上帝會憐憫這個可憐的姑娘——只有我一個人替她合上眼睛，爲她埋葬的這一個姑娘。」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麥格麗脫安葬的日子。她的許多朋友，都到教堂裏來，有幾個還傷心地哭了一場。當出喪隊經過亨特路時，只得兩個男子跟在後面：一個是G伯爵，他是特地從倫敦趕回來的，還有一個是老公爵，他由兩僕人扶着他走。」

「關於這些情形，都是我在她家裏寫的——在眼淚汪汪中，在淒涼的燈光下寫的。燈旁放着夜飯，你且想想，我怎能下嚥呢？這是娜尼替我預備的，因為我已有一日夜不會吃東西了。」

「我不能長此把這悲傷的印象刻畫在我的生命裏，因為我的生命並不屬於我，好似麥格麗脫的生命並不屬於她自己一樣。所以我就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地方，替你記錄下來，免得事過境遷的時候，我再不能將這實情和悲哀一統告訴了你。」

## 二十七

我讀完了這許多信之後，亞孟問我道：「你都看過了沒有？」

「朋友，要是我所看過的信全是事實，我便瞭解你的苦衷了。」

「就是從我父親的一封信裏，也可以證明的。」

我們兩人又談了一會關於新近悲哀的命運，然後我回到家裏去休息。

亞孟仍舊是那麼傷心，但他講出了這個故事後，似乎覺得精神上比較輕鬆一些，因而身體也很快地復原了。於是我們便去訪問普尤姐史和俞莉·杜普赫。

普尤姐史是到破產的地步了。她說這是麥格麗脫使她破產的，她又說麥格麗脫在病中曾向她借了許多錢。借據雖立，但錢未還，原來麥格麗脫死了，沒有還給她錢，也沒有給她收據，不然，她也算是債主之一呢。

杜凡妮亞太太把這故事到處傳播，好躲避她債務上許多難關。一方面又從亞孟頭上敲去了一千法郎的竹槓。她的話自然靠不住。可是，她却揚言說，這是亞孟自願送給她的，因為凡是接近麥格麗脫的人，都送錢給她的。

後來我們到了俞莉·杜普赫的家裏，她向我們陳述目擊心傷的事，一般同情麥格麗脫的朋友，都為她灑了悲傷的眼淚。末了，我們又去探望麥格麗脫的墓。初春的暖陽，催放了墓上萌芽的嫩葉。如今，亞孟只有一種應盡的責任了——回到他父親那邊去，同時還希望我們一道伴他去。

我們到G城，當我看見都華拉先生時，正如亞孟向我所述的造像一樣：身材高大，態度嚴肅，性情和藹。他灑着幸福的淚迎接亞孟，並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我頓時感覺到父性的感情可以蓋罩一切的感情。

她的女兒白蘭西，秋波澄澈，姿色雅麗，表現出她的靈魂裏蘊藏着純潔的思想。她的說話的忠實虔誠的，她微笑着歡迎她的哥哥的歸來。這位貞潔的姑娘，却不知道在極遠的地方，有一個妓女，爲了提起她的名字，便犧牲了她本身的幸福。

我在那個快活的家裏，就攔了幾天，一家人都在關注這個心靈受創的男子。

我回到巴黎，根據人家對我所講的話，用筆來敘述這篇動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可取的地方，就在這點真實性。我也不想從這故事裏下一個什麼結論，去希望像麥格麗脫一樣的女子，都該做她所做過的事——決不是，我不過是曉得她們中的一個，平生曾經經驗過一種嚴肅的愛情，結果爲這愛情而受苦，甚至爲這愛情而死。我不過向讀者講了一個我所聽到的故事，盡了我的責任而已。

我並非是個勸人爲善的偽君子，但是，當我聽得這命運向我哭訴的時候，我願意作高尚的悲苦命運的回聲。我反覆地說一遍麥格麗脫的故事是特殊的，要是任何妓女都有這種犧牲的精神，那又何苦我來多費唇舌？